

目 录

中亚与欧亚一体化

- 3 理查德·萨克瓦 / 欧亚一体化的挑战
- 24 李超 曾向红 / 试析文化因素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
- 53 V·多多诺夫 L·穆扎帕罗娃 D·穆罕穆德扎娃 / 中亚：从外围到中心
- 71 张恒龙 谢幸福 /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与挑战——基于二元响应模型的计量分析
- 91 连雪君 / 传统的再发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与实践——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在地区国际合作研究中的探索
- 115 吴大辉 / 后反恐时代阿富汗的重建：关于中亚国家作用的探讨

俄罗斯与中亚

- 130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 / 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内容、前景、制约因素
- 177 宋志芹 / 试论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合作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杨 成

刘 军

本期执编：杨 成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4 年 4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4 年第 2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Ричард Саква

Проблемы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3)

Ли Чао, Цзэн Сянхун

Влияние культурных факторов на интеграцию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24)

В.Додонов, Л.Музапарова, Д.Мухамеджанов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от периферии к центру..... (53)

Чжан Хэнлун Се Чжанфу

Условия и вызовы дл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рамках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 Анализ на основе модели бинарного отклика..... (71)

Лянь Сюецзюнь

Повторное изобретение традиций: понятие и практик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яса Нового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Новый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м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91)

У Дахуэй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в эру после борьбы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 Анализ рол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115)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одержан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держивающие факторы..... (130)

Сун Чжицинь

О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России с Узбекистаном..... (177)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4 年第 2 期 (双月刊)

Contents

Richard Sakwa

Challenges for Eurasian Integration (3)

Li Chao ,Zeng Xianghong

A Study of Influences of Cultural Factors on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24)

Vyacheslav Dodonov, Leyla Muzaparova, Dariya Mukhamedzhanova

Central Asia: from Peripherality to Centrality..... (53)

Zhang Henglong, Xie Zhangfu

Prerequisit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SCO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con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Binary Response Model..... (71)

Lian Xuejun

The Reinvention of Tradition: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for “New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New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Studies (91)

Wu Dahui

The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in the Post-anti-terrorism Era: Debates on the
Role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115)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mmittee in Russia

Russia'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Content, Outlook, Restricting Factors... (130)

Song Zhiqin

On the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Uzbekistan.....(177)

中亚与欧亚一体化

欧亚一体化的挑战*

理查德·萨克瓦**

【内容提要】欧亚一体化是普京第三任期内的重大理念之一。普京坚称，独联体国家的一体化进程，一方面因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而加速，同时也反映了该地区的需要和传统，并否认这是在以任何形式恢复苏联。欧亚一体化进程面临着众多的挑战。首先，欧亚国家间的异质性是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更重要的是，外部世界远没有认同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的特权，特别是来自欧盟的竞争与挑战。欧亚大陆地区的整个国际政治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同时存在着多个相互竞争的一体化方案。近期的乌克兰危机表明，不同的一体化之间，可能会有多么危险的碰撞。只有提出有活力的愿景才能超越冲突的逻辑，这就是“大欧洲”（Greater Europe）和“欧洲同盟”（Union of Europe）。欧亚一体化大可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

【关键词】欧亚一体化 欧亚联盟 东部伙伴计划 一体化模式竞争 乌克兰危机

【中图分类号】D83/8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2-0003-(21)

欧亚大陆的理念回归了！这一概念在苏联时期确实消失了，只存在于某些狭窄的知识圈。苏联一朝崩溃后，它却以惊人的速度卷土重来。起初，人们认为欧亚大陆不过是一个晦涩的概念，其推动者是传统主义知识分子中的边缘群体。现在，欧亚大陆正在成为区域一体化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世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JDJW011）的阶段性成果。

** 理查德·萨科瓦（Richard Sakwa），肯特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界上这一大块地区的核心发展理念。本文将探究这一概念在当代俄罗斯引发的共鸣，并对计划的实施进行制度化评估。总体上，欧亚一体化面临的诸多困境与地区主义相同，但有一些是后苏联空间所独有的。1991年，苏联国家经历了去一体化，试图将它以新形式和新结构重组的行动，势必引发关于新共同体本质的疑问。同样，“欧亚”一词的使用也进入了俄欧关系的历史争论。当代“欧亚主义”试图赋予一个假定的经济政治共同体以制度形式，但也包含着关于发展理念和俄罗斯世界地位的争论，以及对于未来文明认同和文明模式的意识形态式的论断。关键点在于，欧亚一体化的实际尝试被嵌入到了更宏大的话语、计划和叙事中，理清各个部分绝非易事。

欧亚一体化的基础

地区主义（regionalism）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进程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国家正以贸易集团、关税同盟以及其他类型的组织等形式相互接近。^①“新地区主义”（new regionalism）声称，地区这种形式可能是传统民族国家的自然继承者。有的民族国家过小，以至于不能做成大的事情，而有的民族国家过大，以至于不能关注小的事情。有三种区域主义形式主导了今天的世界——微观的（micro-）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层的（meso-）区域政治一体化、宏观的（macro-）的跨大陆安全区域主义。三种形式各有其自身的动力和原理，在彼此互动中创造出多种构想交织的现实。举例来说，欧盟的微观区域一体化，同时与欧洲理事会^②（Council of Europe，包含横跨欧洲、直达亚洲的更广范围内的国家）代表的中层政治一体化，和北约所代表的宏观安全区域主义相重叠。三者都以国际化逻辑为基础，受一定认知的驱动，但最后相互可能发生冲突。像这样，欧洲—大西洋安全共同体和欧盟治理、欧亚经济一体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引发了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目前存在着很

^① Louise Fawcett,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World Order*, Oxford, OUP, 1995.

^② 欧洲理事会（The Council of Europe），不是欧洲联盟机构。它是一个政府间组织，其主要目标是保护人权，促进欧洲文化的多样性，与种族偏见和偏狭这样的社会问题作斗争。成立于1949年，总部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宫。——译者注

多一体化的规范模式（normative models），使得欧盟的经验相对被淡化，而欧盟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一直被当作典范。区域主义有很多形式，每一种形式都有自身的规范逻辑（normative logic），其中包含着政治、安全、经济 and 认同。

这些议题无比尖锐地呈现在后苏联时代的欧亚大陆（post-Soviet Eurasia, PSE）。1991年12月是独联体（CIS）的起点，与欧盟的起点迥然不同。后者寻求在长期敌对的国家间实现联合，而欧亚大陆的国家在历史上曾属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苏联留下的共同遗产得到了很大保留。举例来说，2012年独联体与乌克兰的商品服务贸易额高达555亿美元；再比如，旅行互免签证、劳动力自由流动、整合的天然气运输和电力系统，以及密切的军工合作。在这种情况下，西欧一体化被认为是进步的新生事物，而欧亚大陆的一体化议程难免有向后看的倒退之嫌，试图重造本已消失的东西。当代欧亚一体化的基本挑战之一，是如何把自身从过去的污点中解脱出来，并把自身定位于平等、进步、合理和互惠的深入合作。

独联体集合了15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12个（除了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目标是建立某种继承体来阻止先前苏联时期的联结发生迅速断裂，避免难以估量的损失。独联体的框架为成员国提供了一系列功能性服务，包括运输、社会福利、植物检疫标准，最重要的是免签证旅游和劳动力迁移。1992年部分成员国签署了《塔什干集体安全条约》（CST），在这一安全合作的支持下，独联体国家于1999年5月创建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并于2002年10月7日在基希讷乌（Chisinau）峰会上通过了组织宪章。当时的集安组织成员有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一度加入，后来退出。

在经济方面，独联体国家间长期无法进行更深入的合作。1992年3月14日签订的条约，演变为1999年的关税同盟，许诺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之间实现自由贸易。1999年1月塔吉克斯坦也加入进来。1999年2月26日，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签订条约，旨在建立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Single Economic Space, SES），为货物、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提供框架。

与 1986 年的单一欧洲法案 (Single European Act) 不同, 这个条约既没有制定时间表, 也没有建立推动目标实现的机制。为了克服这些问题, 2000 年 10 月 10 日, 同样的这些国家签署了条约, 以强化现有的关税同盟, 并促进“欧亚经济一体化”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在 2001 年明斯克峰会上, 关税同盟转变成了欧亚经济共同体 (EurAsEc)。该组织的目标是建立自由贸易和统一关税体系, 协调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系。为实现这些目标, 创立了一些机构, 包括最高层级的由成员国总统参加的国家间理事会 (Interstate Council)、一体化委员会、议会、仲裁法院, 以及为组织服务的常设秘书处。根据对共同预算贡献的大小, 建立了比例投票制度。俄罗斯处于主导地位, 拥有 40% 的投票权和金融权, 接下来是哈萨克斯坦, 占 20%。其余的份额由剩下的成员国分配。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于 2002 年获得了观察员资格。

2005 年, 欧亚经济共同体与中亚合作组织 (Central Asian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合并。后者成立于 2002 年, 包含除土库曼斯坦外的所有中亚国家, 是该地区没有俄罗斯在内的少数一体化成果之一。^①此次合并表明了中亚次区域自主一体化的失败。乌兹别克斯坦先后于 2006 年、2008 年加入又退出了欧亚经济共同体, 这是卡里莫夫总统任内飘忽不定的典型做法。欧亚经济共同体的 6 个成员国, 囊括了独联体 94% 的领土、73% 的人口和 88% 的国内生产总值, 其多边贸易额从 2001 年的 290 亿美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940 亿美元。^②

2008 年 1 月 25 日, 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订三边关税同盟协议, 其中包括 9 个贸易协定, 涵盖了关税、反倾销和税务等方面。2009 年夏签署建立欧亚关税同盟 (Eurasian Customs Union, ECU) 的协定, 2010 年 1 月 1 日协定正式生效, 并于同年 7 月清除了大部分贸易壁垒。接下来, 统一经济空间在 2012 年 1 月 1 日成立。预计到 2015 年 1 月 1 日, 二者将合并为欧亚经济联盟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根据协议, 共同经济空间将在关税同盟内建成, 届时欧亚经济委员会 (Eurasian Economic

① Казанцев А. А.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с неизвестными правилами: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Москва, 2008. С.126.

② Известия. 31 Января 2008. С.5.

Commission) 将取代关税同盟委员会 (Customs Union Commission)。该协议已于 2012 年 7 月 1 日生效。这三个国家占后苏联地区面积的四分之三, 人口为 1.65 亿, GDP 约为 2.3 万亿美元 (欧盟为 16.6 万亿美元)。

吉尔吉斯斯坦加入关税同盟的协议已经达成, 亚美尼亚和乌克兰还在谈判阶段。2013 年 10 月, 亚美尼亚开启了加入关税同盟的进程。乌克兰在欧洲和欧亚两种一体化模式之间摇摆并陷入危机。显然, 加入欧亚一体化的举动遭遇到了强大抵抗。最初的预期是, 欧亚经济共同体中的另外三国 (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将作为平等成员加入。它们在 2008 年勉强签署了文件, 但这也预示了后来的问题^①。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和摩尔多瓦同样对加入联盟持强烈保留态度。我们将看到, 即使存在强大的政治和经济驱动因素, 俄罗斯的巨大优势和传统地区主导地位, 也给一体化制造了并不乐观的心理土壤。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文化和经济联系最为密切, 即便如此, 大肆吹嘘的俄白联盟计划也失败了, 因为有人害怕联盟不过是大国吃掉小国的翻版。2001 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联合计划给出的比重是 97% 比 3%, 这会严重削弱后者的发言权。

在真正的关税同盟建成之前, 需要解决一些重要问题, 比如委员会的权限和成员国规范。特别是, 三个创始国并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认为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 因为落后而无力对关税同盟有所贡献。2013 年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 俄罗斯从欧亚关税同盟中获益最大, 因为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被迫接受了俄罗斯较高的进口关税。2013 年底, 位于莫斯科的欧亚委员会 (Eurasian Commission) 的工作人员超过 800 人, 他们受 9 人理事会的管理。委员会采取集体协商原则, 而不是跟俄罗斯政府打交道。它建立在苏联遗产上, 强调商品的自由流动, 在确保劳动力自由流动方面已经领先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虽然委员会是超国家实体, 但其制定的关于某些行业的条文并没有得到实施, 比较明显的是在能源领域。跟欧盟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一样, 它缺少实质性的跨国政治权力。

关于经济的一体化, 即使是最尖锐的批评也承认, “关税同盟给俄罗斯的小伙伴们带来了经济利益。在其诞生后的头六个月里, 三国之间的贸易量增

^① Юрий Симонян. Союз трех//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8 Января 2008.

加了三分之一”^①。2014年发生的关于联盟条约的争论，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因为此文件将决定联盟的未来形态。按照既定路线，预计同盟将发展为一个羽翼丰满的欧亚联盟（Eurasian Union, EaU），将制定涵盖技术、劳动力、移民和其他方面的法律文件，类似欧盟那样，以提升地区经济治理水平。

当前欧亚一体化计划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在欧亚委员会的权重设计上刻意给予各成员国更好的平衡。目前的欧亚一体化计划摆脱了帝国思维，因为它确保了平等代表权，这是俄罗斯对其传统行为极大的、革命性的抛弃。俄罗斯过去一直是该地区所有联盟中的主导力量，就此而言，分享一定程度主权是其史无前例的转变。普京曾反复强调，欧亚一体化是欧盟的补充。这个观点是由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Igor Shuvalov）提出的。他说道：“批评欧亚经济联盟的人声称，它企图恢复苏联，建立地区霸权。事实上，如果用一个范例来刺激欧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它不会是苏联，而是欧盟自身。”他指出了与欧盟相似的路径，“从关税同盟，到共同经济区，再到全面的经济联盟”，虽然其中缺少对货币联盟的探讨，但是“欧亚经济委员会正在与各个国家进行着高效的合作”。最后，他强调，“所有国家都应该参加这种联盟，何况俄罗斯及其伙伴呢？”苏联曾经对早期的欧盟表示怀疑，现在“一部分欧洲人”正面临“重犯苏联错误”的危险。^②

对欧亚联盟通常的指责是，它表明俄罗斯试图以新的形式重建帝国权力，只不过伪装成欧盟式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而已。普京的欧亚一体化特别顾问谢尔盖·格拉季耶夫（Sergei Glaz'ev）认为，“经济利益是欧亚一体化的主导因素，确保了未来欧亚经济联盟的稳定”；这个超国家实体不会扮演政治角色，其功能限于“政府间的决策协调”；“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使欧亚一体化有别于此前的所有范例，包括欧盟、苏联和帝国模式”。^③在许多文章中，格拉季耶夫都指出，欧亚经济一体化不仅代表互利合作，也是“统

① Lilia Shevtsova, “Putin’s Attempt to Recreate the Soviet Empire is Futile”, *Financial Times*, 8 January 2014.

② Igor Shuvalov, “Europe’s Fear of Russia is a Rerun of Soviet Mistakes”, *Financial Times*, 28 January 2014.

③ Sergei Glaz'ev, “Who Stands to W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7 December 2013,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Who-Stands-to-Win-16288>

一体的重建和实现，换言之，是一个新的共同体”。他还引用了自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 (Н.С. Трубецкой) 以来传统欧亚主义者的论著。^①换句话说，欧亚经济一体化也许是对该地区所面临的经济挑战的实用和理性的回应，但它也植根于深刻的意识形态体系，本质上是与西方相对抗的。

欧亚联盟的愿景

与欧盟及其他同类型组织相当，欧亚一体化进程首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关税同盟的步骤正在加快，最终可能成为欧亚联盟 (Eurasian Union)，这是一个极具抱负的行动，试图在后苏联空间实现经济一体化。^②

欧亚一体化是普京第三任期内的重大理念之一。2011年9月24日，普京宣布，打算重返总统职位。此后，他很快发布了一个重要的纲领性的文章，描绘了欧亚联盟计划的轮廓。^③该文件于2011年10月4日发表在《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上，普京在其中强调，2011年7月1日建成的俄、白、哈关税同盟是成功的；另一个成功是即将于2012年1月1日建立的俄、白、哈单一经济区，内容包括标准立法，以及资本、服务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普京描述了该项目的扩充计划，将吸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演化为欧亚经济联盟 (Eurasian Economic Union)，最终成为欧亚联盟。普京坚称，独联体国家的一体化进程，一方面因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而加速，但同时也反映了该地区的需要和传统。设想中的欧亚联盟有其显著的特点，即，建立超国家组织，包括建立关税同盟委员会 (Customs Union Commission)。普京说，欧洲煤钢共同体发展为欧洲联盟用了40年，这一过程对欧亚大陆来说会大大缩短。他否认这是在以任何形式恢复苏联。联盟将对新成员开放，建立在最大限度的自由贸易规则基础之上。他同时称，该计划并非“自我隔离”，而是以“普遍的一体化原理”为基础，“是大欧洲 (Greater Europe) 理念不可分割的

① Сергей Глазьев. Настоящее и будущее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Изборский клуб. Русские стратегии. 2013. No.4. С.11-39.

② Evgeny Vinokurov, Alexander Libman, *Eurasian Integration: Challenges of Transcontinental Regionali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③ Путин В.В.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 Известия. 4 октября 2011; <http://premier.gov.ru/events/news/16622>

一部分，信守自由、民主和市场的共同价值。”

2011年9月24日，在统一俄罗斯党的大会上发布了震惊世人的声明——普京将重回总统宝座，而2008年上任的总统梅德韦杰夫将接替普京出任总理，类似国际象棋中的“王车易位”（castling move 或 рокировка）。上述文章就是在这个声明发布后不久刊发的。然而，提出欧亚联盟理念并不仅仅是一种选举伎俩，它标志着该地区国际关系进入了新阶段。这一理念早在大选前很久就已被提出，并被寄予厚望。俄罗斯提出了一个更为积极的一体化议程，与此前俄罗斯主要关注欧盟、美国或其他双边关系（与白俄罗斯建立联盟）的做法不同。此外，欧亚联盟计划是真正为了解决欧洲后冷战时代发展问题的一次尝试。普京提出的愿景，是一个多极化的欧洲，某种程度上让人联想起传统戴高乐主义的多中心大欧洲设想。在可预见的将来，俄罗斯不太可能加入欧盟。相反，俄欧关系更为令人担忧。现在，俄罗斯寻求在自己提出的一体化计划里成为核心。欧—亚一体化的两个计划发生冲突，引发了2013—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

作为对普京提议的回应，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强调民族团结和后苏联国家一体化之间的联系。他重复了普京此前哀悼苏联分裂的论调——“20世纪最深刻、最悲剧性的错误”。卢卡申科明确指出，“当所有文明国家数十年来商讨联合的方式时，我们却在一瞬间废除了最宝贵的财富——统一、共性和合作”。卢卡申科强调了推动一体化的外部因素，认为“混乱从世界上的一个体系转移到另一个体系，混乱总是不放过最强者”，因此一些其他的强权忙于应对危机，而对普京的提议“毫无热情”。^①卢卡申科以他惯用的含糊方式，宣称一体化是竞争性的地缘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但他强调的重点是与俄罗斯组成联盟国家（Union State）而非欧亚联盟。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对欧亚理念的评论更加微妙，回到了他在1994年3月一次演讲中阐述的某些观点。当时他是第一个称赞欧亚一体化理想的领导人。部分学者认为，纳扎尔巴耶夫在提出欧亚一体化的愿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始终强调一体化的经济和社会层面，并且对推进政治联合作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Лукашенко. О судьбах наше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Известия. 17 октября 2011. С.1.

了明确的保留。在回应普京时，他提到了列夫·古米廖夫（Lev Gumilev, 1912—1992），认为此人“在理论上证实了居住在欧亚大陆北部和中部广袤土地上的民族间，存在着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纽带”。他强调，经济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政治主权的丧失”，一体化进程必须是完全自愿的，“这不是，也不会是苏联的‘恢复’或‘转世’”。^②

本质上，这三位领导人都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组成联盟进行了设想，认为它将会建立在共享的政治、经济、军事、习俗和文化空间内。此后不久，在11月11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普京强调了俄罗斯新的身份，即，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一极。他说，其他地区都在鼓励一体化，但当它发生在后苏联空间时，为何就被贬斥为俄罗斯的新帝国主义（neo-imperialism）？普京话有所指地说，东方正在崛起一个新的大国，它不反对西方，但也不以西方为导向。而俄罗斯将会是身处亚洲的欧洲大国，而不是身处欧洲的欧亚大国（作者个人的记录）。“欧亚终结”（end of Eurasia）的预测被证明是不成熟的^①；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y Trenin）现在承认，“欧亚故事”还会继续。^②但故事的情节，将类似于由东盟等组织在早期推动的亚洲一体化进程，其目标是“控制地区紧张态势”；而不同于欧洲的目标为“巩固国家主权而非取而代之”（consolidate national sovereignty, not to supersede it）的模式。^③

“大欧洲”，以及不同一体化间的冲突

欧亚一体化的计划显示出了冷战结束后的基本分歧所在。将俄罗斯的“转型”，看作是“1989”议程——“回归欧洲”、与欧盟结盟、加入大西洋

② Нурсу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от идеи к истории будущего // Известия. 26 октября 2011. С.1.

① Dmitry Trenin, *The End of Eurasia: Russia on the Border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Moscow and 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1.

② Dmitry Trenin, *Post-Imperium: A Eurasian Story*, 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1.

③ Michael Leifer, “The ASEAN Peace Process: A Category Mistake”, *The Pacific Review*, Vol.12, No.1, 1999, pp.25-38.

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经常犯的范畴错误。相反，俄罗斯奉行的是所谓“1991”计划，即维持自身的大国地位，保持国家统一，寻求自己的民主化道路，联合西方社会（根据自身对西方的定义，而非从属之）。在两个计划之间的所谓“1990”国家，它们的命运各异，被1989和1991两个议程撕裂。这些“夹缝中国家”（lands in between）在历史上与东西方都有交集，无法被归为哪一类，因为种种反方向的牵引同时存在。

2008年8月8—12日的俄格战争刚一结束，梅德韦杰夫总统发布了五点声明。声明最后宣称，后苏联时代的欧亚大陆是俄罗斯的“优先利益”（privileged interests）地区。^①该言论随即引发了巨大争议。一方面，这或许相当于宣布对该地区的监督权（droit de regard）已成为俄罗斯潜在的新帝国政策的核心，并把自身的偏好强加于伙伴国而不顾其意愿；另一方面，可能不过是把外部国家排除在安全领域之外的消极方案。一种比较典型的观点认为，“被冻结”的冲突地区（frozen conflicts）——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德涅斯特地区——的不确定性，反而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使其能利用分歧达成自己的目的。但是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次国家单位为争取主权而斗争，引发了关于法律原则和地缘政治的争论。^②俄罗斯的行为自相矛盾，此前曾有过努力，试图真正解决这些棘手问题，而2008年8月的战争则以最决定性的方式解决了这两块前格鲁吉亚领土的命运。

同样，鉴于俄罗斯具有绝对优势，一体化意味着接受某种形式的俄罗斯的霸权。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有着极强的文化亲缘性，而整个欧亚地区内的国家共享着欧亚政治文化、苏联遗产和哲学取向。欧盟曾宣称，价值观相同的国家倾向于分享共同利益。如果这适用于西欧，那么没有理由怀疑它不能用在欧亚大陆。军事和经济权力也是一个因素，这促使亚美尼亚与俄罗斯联合，也导致俄、白两国深陷根本无法完成的长期的统一进程中。俄罗斯声明要做一个地区大国，其形式是参与维和行动。俄罗斯声称要做和平的守护者，但这本身（就像美国的声明一样）就是一种霸权声明的形式，并将引发和平的

① Интервью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телеканалам «Россия», Первому, НТВ. Сочи. 31 августа 2008, <http://www.kremlin.ru/text/appears/2008/08/205991.shtml>

② Nina Caspersen, *Unrecognized States: The Struggle for Sovereignty in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公正性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霸权影响的问题。虽然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在军事实力上占优，但作为地区唯一的核武器国家，除非在最灾难性的情况下，否则拥核地位（举例来说）难以转化为现实力量。因此，认为欧亚部分国家是俄罗斯的“附庸国”的观念是种误导，原因就是霸权优势很难变为直接控制（美国对此知之甚深）。不管怎么说，俄罗斯的霸权地位意味着，一体化政治将长期在大国权力政治这块棱镜中折射出来，而新现实主义所预言的平衡和抵抗也会伴随左右。

欧亚大陆地区的整个国际政治模式正在发生变化。欧盟不再是以布鲁塞尔为中心发射同心圆式的冲击波来施加制度和规范的影响力为主要行为体；那些曾受欧盟影响的行为体，有了更强大的、把自身作为主要行为体的意识。多极的新欧洲正在形成，欧盟只是众多参与者中的一个。然而，2009年5月提出的东部伙伴计划(Eastern Partnership, EaP)的核心理念却截然相反，认为欧盟对东方将有无尽的影响。由于缺少高屋建瓴的愿景，这些相互竞争的一体化方案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2013年11月在基辅中心“欧洲广场”(Euromaidan)爆发的旷日持久的冲突，导致亚努科维奇在2014年2月下台。这表明，不同的一体化之间，可能会有多么危险的碰撞。当前的欧亚一体化，是对另外两个已经精疲力尽的模式的回应——欧盟霸权模式(EU-hegemonic)和泛欧洲主义(pan-Europeanism)，后者常被西方称为“戴高乐主义邪说”(Gaullist heresy)。不同一体化的模式正在走向冲突。对“邻近地区”、新“中间地带”(Zwischeneuropa)——摩尔多瓦、乌克兰和南高加索三国，甚至是白俄罗斯（尽管是关税同盟的创始国）——的争夺，反映出冷战后的欧洲，没有能够达成让各方都满意的安排。

1989年柏林墙倒塌，象征着整个欧洲分裂线的终结。不久以后，华约解体，经互会(CMEA, Comecon)解体。另一方面，作为冷战在西方的机构，欧盟和北约不仅延续下来，而且宣布自己处于支配地位。东扩进程说明欧洲已变为单极，战无不胜的西方秩序影响力将遍布整个大陆，这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在初期阶段，俄罗斯似乎勉强接受了这样的叙事。与北约扩大相比，在俄罗斯的眼中，欧盟还不那么坏。1994年签订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PCA)在1997年生效，似乎预示着双方的接近，似乎即便俄罗斯不加入欧

盟，最终也会变成密切的战略伙伴。尽管普京曾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亲欧的领袖，所有的这一切也很快变味了。2007年，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正式到期，续约方式是每年进行一次续订，而在多边关系基础上的长期稳定声明并未达成。因此，所谓的后冷战“1989模式”，即以布鲁塞尔为中心的欧洲秩序，已经散落成沙。

第二个主题——泛欧洲统一的愿景——历史上一直伴随着欧盟的发展。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种种大陆一体化计划由来已久。阐述这一抱负的声音很多，比如理查德·康德霍夫—卡利吉（Richard Coudenhove-Kalergi）在大战前持泛欧罗巴（pan-Europa）的观念，戴高乐主义支持跨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欧洲共同空间，戈尔巴乔夫的理想——“共同欧洲的家园”（Common European Home）——在冷战时期缓解了集团政治压力，尼古拉·萨科齐重申了泛欧罗巴理念，而瓦尔代俱乐部则提出了“欧洲同盟”（union of Europe）的概念。2010年11月26日，普京在柏林的一次演讲中，呼吁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所有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统一为“大欧洲”，打造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①。鉴于欧亚一体化的迅速推进，让人相当吃惊的是，在2014年1月28日布鲁塞尔举行的俄欧峰会上，普京重拾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理念。普京认为欧亚联盟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是替代而是补充，暗示着大陆统一的梦想。实际上，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前二十年中，西方领导人没能提出这样的梦想，而在今天出现了替代选项，对大陆中心地带的地缘政治争夺再次上演；与此相伴的是亚洲版的一体化进程，反映出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东移。

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SCE）是最接近覆盖整个地区的组织，却在近几年变为俄罗斯等国的众矢之的。虽然该组织诞生于苏联支持的赫尔辛基进程，并在戈尔巴乔夫泛欧洲主义改革的后期发展迅猛，志在成为整个大陆安全和规范的管理者。然而及至90年代，这一雄心壮志开始衰减。在俄罗斯

^① Wladimir Putin, „Von Lissabon bis Wladiwostok. Handelspakt zwischen Russland und Europa: Moskau will als Lehre aus der größten Krise der Weltwirtschaft seit acht Jahrzehnten wesentlich enger mi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zusammenarbeiten“, Süddeutsche Zeitung, 25 November 2010; www.sueddeutsche.de. 演讲摘要见<http://premier.gov.ru/events/news/13120/>. 演讲于由Süddeutsche Zeitung组织的第四届柏林经济领袖会议，此前一天讲稿发表在报纸上。

等一些国家看来，它逐渐变成了西方霸权的一个附属工具，用来监督后共产主义国家的选举和人权问题，在维护地区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方面却不起作用。

宽欧洲（Wider Europe）和大欧洲这两个模式败给了大陆分裂的逻辑。普世主义（universalist）的观点认为应该克服空间的局限，提倡全球形式的经济治理，明显的例子就是WTO，但与全球化信徒的主张相比，显得动力不足。国际治理机制确实存在，并且缓和着所有参与国对主权的把持，但是并没有像最初所预料的那样，即全球化会消融空间的重要性，并有利于“流动”（flows）和“景观”（scapes），实际上，空间仍然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然而，空间并不是中立的，经常在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存有争议。在这里，意识形态代表着对未来可能性的抽象表达。最重要的是，欧亚大陆是人为的建构，就像欧洲在形成时期被看作是更先基督教世界理念的继承那样，其边界并不固定，管辖范围也互相重叠。换句话说，欧亚大陆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一种叙事。今天的欧洲常被当作欧盟的同义词，是一个正在演化和扩大中的实体。然而，更确切地说，在这种理解之下，欧洲开始达到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某种结局（finalité），而欧亚大陆的理想是欧洲理念在新形势和新环境下的延续。^①

将“大欧洲”之梦实体化、制度化的尝试失败了。西方转而坚持将其经济和安全合作向东扩张，这刺激着在政治领域出现其他替代组织。后冷战时代的格局正在改变，甚至于难以为继，这正好应验了欧亚主义者的忠告。新欧亚主义者受此鼓励，把俄罗斯誉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另一个竞争性的一体化思想已经出现，它带有零和逻辑，并认为，大陆范围的一体化的抱负终将胜出。欧盟还不准备接受欧洲一体化的其他中心出现，因此它反对在从利默里克（Limerick，爱尔兰）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现任何真正一体化的可能。此前我们讨论过，这种竞争逻辑源于跨大陆一体化理念的失败。结果就是，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和欧亚经济联盟的碰撞，培育了新形式的冷战思维，催生

① Elzbieta Stadtmüller, Klaus Bachmann (eds), *The EU's Shifting Borders: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n the New Neighbourhoo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出冷战式的竞争逻辑。^①笔者在其他著作中曾提出，模仿冷战却不公开接受竞争的事实，这产生了冷战式的实际行动。^②这再次残酷地证明，避免欧洲再次分裂的种种泛欧洲愿景的失败。

“一体化困境”（integration dilemma）可以与杰维斯（Jervis）关于安全困境的经典概念相类比，即“一国无意中提高安全保证会威胁他国”。查拉普和特罗伊茨基（Charap and Troitskiy）指出，一国纯粹的防御行为在另一国看来可能是进攻性的。作为类比，他们认为一体化困境出现的情况是，“当一国的邻国加入军事联盟或经济组织等一体化进程时，该国会视此为对其自身安全和繁荣的威胁”。^③关键在于排他性，因为内部和外部行为者的存在，使得原本积极的过程，变为被排除国的零和游戏。虽然欧亚关税同盟的领导人坚持认为，他们与西欧的一体化之间不存在根本的不兼容性问题，欧盟却认为相关国家不得不选边站。这一带有冷战意味的表态说明，欧盟从一个旨在调和冲突逻辑的机构，退化成了一个以新形式维持冲突的组织。

欧亚一体化的困境

欧亚一体化进程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新的“极”（俄罗斯）的身份尚不清晰，在两种定位之间徘徊：一种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一极”，另一种是“欧洲……和亚太地区的连接”。就定义而言，连接线不可能同时为极。同样，欧亚国家间的异质特征是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欧洲一体化在早期取得了成功，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法国和德国在国土面积、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大致平衡，意大利也是工业大国，后来加入的英国也是。德国的统一产生了一个主导国家，其巨大的经济规模，已经造成了不稳定的影响。在欧亚地区，俄罗斯在国土面积、人口、军事和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巨大的主导优势，这与欧盟不同，后者一度包含着大致相当的国家。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四国加入后，联

① Richard Sakwa, “‘New Cold War’ or Twenty Years’ Crisis?: Russia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4, No.2, 2008, pp.241-267.

③ Richard Sakwa, “The Cold Peace: Russo-Western Relations as a Mimetic Cold War”,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6, No.1, 2013, pp.203-224.

② Samuel Charap, Mikhail Troitskiy, “Russia, The West and the Integration Dilemma”, *Survival*, Vol.55, No.6, 2013-2014, pp.49-62.

盟的GDP总量只比俄罗斯高15%。

乌克兰等“中间”国家的角色仍然模糊。若没有乌克兰，这个将来所谓的联盟，能否解决后苏联地区任何根本的经济（甚至政治）一体化问题，还是未知数。例如，联盟作为一个整体，无法共同与中国展开有效的对话。最重要的是，它无助于解决与欧盟之间现存的矛盾。2014年的乌克兰“革命”和克里米亚的分离，意味着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大门提前关闭，至少在近期是如此，除非该国分裂，然后其东南部与俄罗斯联合。

虽然东方出现了一体化的新一极，它仍然缺乏更多有吸引力的特质，无法像欧盟那样能在如此长时期内保持成功。在独联体内由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所遭遇的逆反，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创建白—俄联盟国家的计划一再推迟。过去这些年，两国间发生了数次“能源战争”，以及农产品等问题的争端，其中还有白俄罗斯加入欧盟推动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得到了解决，但俄白两国关系趋于冷淡，难以打消疑虑。俄罗斯与集体安全合作条约组织盟友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乌兹别克斯坦的退出更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没有人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地位，这两个地区也各有自己的议程，与不同的伙伴展开谈判。2014年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将结束在阿富汗的使命，美军撤离玛纳斯空军基地也已经达成协议，但是吉尔吉斯斯坦仍然就此空军基地问题与美国和北约继续展开双边会谈。亚美尼亚始终对俄罗斯与土耳其的亲密关系保持怀疑，并担心阿塞拜疆的能源资源可能会改变俄罗斯在纳—卡冲突问题上的立场。

非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关系愈加多样化。土库曼斯坦在2009年12月开通了一条通往中国的重要的天然气管道，并绕过俄罗斯，继续在南方和东方建设能源出口设施。截至2013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并不算丰富的能源产出中，有60%流向了美国。乌克兰拒绝加入共同经济空间，阿塞拜疆对俄罗斯没能解决纳—卡争端感到失望，而亚美尼亚则寻求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最重要的是，外部国家远没有认同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的“特权”。这源于西方的一些国际组织，长期对后苏联地区的一体化机构采取抵制政策。这是基于对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等类组织的基本判断，认为它们要么无

足轻重，要么缺少对俄罗斯的“独立”地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2012年11月6日的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SCE）都柏林外长会议上，谴责俄罗斯试图将在苏联废墟中诞生的国家“再苏联化”（re-sovietise）。^①她说：“我们知道这一目标为何，我们正试着找到减缓或阻止它实现的方法”。这份声明绝对称得上令人震惊。虽然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资金并不充裕，但它寻求建立一个新的关系网，发挥着一种替代性的霸权极的作用。每当俄罗斯遭遇挫折，美国便抓住机会推进其影响。如美国恢复了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政治合作，并寻求成为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美国支持土库曼斯坦在能源上摆脱俄罗斯，并与塔吉克斯坦开启了对话。欧亚国家利用大国之间的分歧来制衡俄罗斯，扩展经济联系，降低经济上对俄罗斯的依赖。这样的行为表明，一体化的利益与好处，首先需要更加可见，然后一体化才能向纵深发展。

欧亚一体化究竟是否最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换句话说，发展某种超国家实体的强烈举措，能否合理回应该地区面临的挑战？在英国，欧洲怀疑主义（Euroscepticism）历史悠久，源于英国在加入大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遭遇的实际问题。同样，欧亚怀疑主义（Eurasian scepticism），也有着一些真实的理由。欧亚一体化是俄罗斯扩大自身发展选项的一个尝试，这与其独立之初向西方（欧盟）一边倒的做法完全不同。在21世纪之初，在欧洲睦邻政策（ENP）中所阐明的“与欧盟共享除机构之外的所有一切”（everything but the institutions）的理念，实践证明，是不够的。这些广义的观点有多实际？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欧亚联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建立的？西方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今天，欧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如果回答说：欧亚联盟的建立，目的在于回应欧盟在俄罗斯传统利益范围内的扩张和侵犯，这个回答仅仅是答案的一部分，但并不充分。如果不对欧盟东扩的挑战给予回应，那就表明俄罗斯对失去在欧亚的影响力的屈服。在俄格战争时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得到了波兰人、瑞典人、捷克人和英国人的支持，使得欧盟重新思考其东方政策，并正式否定了传统的、源于德国的“俄罗斯优先”（Russia-first）政策。但是，被动反应式的一体化很难成功。如果

^① Hillary Clinton, “Clinton Calls Eurasian Integration an Effort to Re-Sovietize”, RFE/RL, *Russia Report*, 9 December 2012.

一体化要同时赢得不仅是精英，还有大众的心，就需要提出一个实质性的、积极的愿景和目标。

也许，答案是对全球权力平衡发生变化的回应。首先是，权力向亚太地区的转移。^①正如《自由思想》杂志(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编辑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Владислав Иноземцев)指出的，“在过去500年间，俄罗斯从未加入过任何他不能起主导作用的同盟。”但他又提醒说，俄罗斯面临与美国还是中国结盟的选择。美国、欧盟和日本是高科技、后工业经济体，“俄罗斯是理想的投资对象”，特别是俄罗斯有重新工业化的需求。中国当然不希望俄罗斯成为一个产业竞争对手，因此“俄罗斯若与中国搭档，其在亚洲就只能扮演货物供应商的角色”。俄罗斯面临着历史性的选择，在伊诺泽姆采夫看来，“若选择南下，则表明欧亚理念在俄罗斯政治精英中的胜利，这将浪费数百亿美元，来支持南方那些失败的后苏联国家”。

普京以第三任期重返总统职位时，曾遭遇示威反对，反移民标语第一次成为大众政治话语的一部分，这暴露出深刻的社会问题。伊诺泽姆采夫指出，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主要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自乌克兰、摩尔多瓦和白俄罗斯。但是到2013年，来自中亚的劳工超过了60%。他警告说，“向周边国家开放移民的大门，不会恢复帝国，但是会破坏中心城市”。^②大批缺乏管理的中亚劳工涌入大城市，所引发的新问题是：欧亚联盟能否获得民众支持？政府的回应是试图区分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并吸纳前者。然而两者的边界十分模糊。^③按照莫内(Monnet)的理论，一体化总是精英计划，但是当一体化发生变形的时候，它会带来潜在的、强大的溢出效果。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欧亚一体化标志着背离西方，转而更多地关注欧亚大陆，但应该强调这绝不是与西方断绝往来。在2003年的国情演讲中，普京称欧洲一体化为俄罗斯的“历史选择”；而十年后普京的说法完全改变，他谴责欧洲的自由价值是“无性而贫瘠的”(sexless and barren)，俄罗斯反对

① Bobo Lo, “Russia’s Eastern Direction: Distinguishing the Real from Virtual”, *Russie.NEI Reports*, No.17, Paris, IFRI, January, 2014.

② Владислав Иноземцев. Безумие «импер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Ведомости. 12 декабря 2013.

③ Marlene Laruelle, “Anti-Migrant Riots in Russia: The Mobilizing Potential of Xenophobia”,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141, 23 December 2013, pp.2-4.

欧洲的“黑暗与混乱”(dark chaos)。^①在西方，不仅没有一个广泛的基础接受俄罗斯为一个平等的伙伴，相反，激烈地批评其治理和民主缺陷；还有一些被认为是挑衅的行为（例如，北约持续东扩，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在东欧部署防御导弹，无端军事干预以变更政体）。所有这些都改变了地缘政治环境，使双方进入了不信任的循环之中。普京在 2007 年 2 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鲜明地体现了俄罗斯对西方的激烈态度。现在西方以意识形态的批评来作为反击，斥责俄罗斯为陨落颓废的文明，同时，将欧亚联盟视为异己。排他主义(exclusionist)在产生影响，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会阻碍俄罗斯的邻国加入其他联盟体系。^②在失去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又被欧盟拒绝之后，如果欧亚一体化不能起到弥补失败的作用，那它将一无是处。

欧亚一体化可能会潜在地转移俄罗斯的注意力，使其不再关注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根本挑战。^③另一方面，一体化也可能刺激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国家采取激进的制度改革来获得全球竞争力。然而，如果（欧盟）采取防御性的维护现状的措施，所有的相关方都将难逃衰落的命运。有批评认为，如果俄罗斯视自身为欧亚国家，这就代表了一种倒退。能够被（欧盟）接受的是，今天的俄罗斯不是政治化的欧洲的一部分。虽然俄罗斯仍然是一些重要组织的成员，但是俄罗斯没有支配性的位置。尽管如此，俄罗斯是欧洲秩序的一部分，如果要避免一个真正的新冷战的再现，就必须为这一目标寻找合适的政治形式。

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俄罗斯是否具有“地缘中心主义”(geo-centrism)的素质，即地区吸引力。如果欧亚联盟是一个“平等”的联盟的话，那么，俄罗斯的强大实力，将会是一个问题。而事实是，欧亚联盟国家间的权力分布十分不均衡，因此，很难想象这一联盟会是“平等”的。毫无疑问，欧亚一体化的新阶段是一个有很大共识的进程，但当（某个国家）不想融入到一

①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2 декабря 2013. <http://kremlin.ru/news/19825>

② Janusz Bugajski, “Russia as a Pole of Power: Putin’s Regional Integration Agenda”, in Stephen J. Blank (ed.),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Putin’s Russia*, Carlisle Barracks, PA,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4, pp.175-210.

③ Anders Aslund, “Putin’s Eurasian Illusion Will Lead to Isolation”, *Moscow Times*, 21 June 2012.

一体化的时候，仍然会听到（俄罗斯）零星的强迫性口吻，警告其后果的严重。而欧亚关税同盟并非欧亚国家唯一的选择。在西方，“软实力”（Soft power）只是对美国及其盟友霸权形式的另一种描述。约瑟夫·奈最近相当直白地指出，软实力的概念无法用于俄罗斯和中国的情况。^①这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即，如何对逐渐扩大的欧亚共同体之中的政治关系质量进行评估；同时，要承认欧盟和东部国家的关系愈加分裂的危险。“中间国家”和泛欧洲联合的问题，不能在地缘政治争斗和地区主义冲突的背景下得到解决。只有某些有活力的愿景才能超越这种冲突的逻辑，这就是“大欧洲”（greater Europe）和“欧洲同盟”（union of Europe）。欧亚一体化大可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

结 论

欧亚主义有多个互相竞争的分支流派，并在历史上有着长久的哲学争论。最终，空间一体化的理念，是对目前欧亚地区发展的挑战和欧亚国家地缘政治担忧的一个合理回应。然而，欧亚一体化本身面临着诸多的竞争和挑战。首先，是受到来自欧亚大陆西部高度成功的一体化（欧盟）的竞争与挑战。而且，它（欧盟）还在在欧洲—大西洋安全伙伴关系中得到了强化。其次，横跨大陆的“大欧洲”计划没能成形。俄罗斯自身也有许多竞争性的身份认同和规范。虽然实用主义的欧亚一体化，可能会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它也被卷入到了竞争性的叙事之中，并受到其他区域计划的挑战。

（丁端 译）

【Abstract】 Eurasian Integr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cepts during Putin's third term. Putin believe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on one hand is speeding up due to challenges of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on the other hand also reflects the requirements and tradition of this region, denying any kind of returning to the Soviet Union. There are various challenges for the Eurasian integration. The heterogeneity of Eurasian countries

^① Nye Joseph S., "What Russia and China Don't Get About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29 April 2013.

is a main obstacle against the integration. More importantly, the outside does not identify with Russia's privilege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with competition and challenges from the Europe Union in particular. The whol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attern in Eurasia is changing, together with many competing integration plans. The recent Ukraine crisis indicates that there may be quite dangerous clashes among different integration. Only when energetic vision is proposed, can conflicts be surpassed, that is, "greater Europe" and "Union of Europe". The Eurasian integration can play a role in this process.

【Key Words】 Eurasian Integration, Eurasian Union, Eastern Partnership Project, Competition among Integration Patterns, the Ukraine Crisis

【Аннотация】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основных понятий в период треть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го срока Путина. Путин настаивает, что процесс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странах СНГ,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получил ускорение в связи с проблемами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а также отражает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и традиции данн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отрицает то, что э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воссозд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любой форме.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цесс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о многими проблемами.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неоднородность стран Евразии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ным препятствием на пути интеграции; и что является ещё более важным, это то, что внешний мир отнюдь не признал привилегий России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собенно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и вызовов со стороны Е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одель Евразии меняется,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этим существует целый ряд конкурирующих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программ. Недавний кризис в Украине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 что различные интеграции могут привести к опасным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м. Только предложив динамичное видение процесса, можно выйти за рамки логики конфликта, это и есть «Большая Европа» (greater Europe) и «Союз Европы» (union of Europe).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может принять участие и играть большую роль в данных процессах.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Программа Восточного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моделей, кризис в Украине

(责任编辑 常喆)

试析文化因素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

李超 曾向红**

【内容提要】中亚一体化进程经过20年的实践,不仅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中亚国家间的合作逐渐被竞争与防范所代替,呈现出停滞的局面。宏观层面的宗教文化、中观层面的政治文化,以及微观层面的民众区域认同,有助于分析出现这种困境的原因。具体而言:中亚地区宗教文化的区域整合力不高,不能为区域一体化提供政治思想;中亚各国国内的政治文化阻碍了中亚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中亚学者缺乏区域一体化理论研究,民众缺乏“中亚认同”。这些文化因素共同导致了中亚一体化陷入到停滞不前的困境之中。

【关键词】中亚一体化 中亚宗教文化 中亚政治文化 中亚区域认同

【中图分类号】D83/8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2-0024-(29)

苏联解体以后,中亚国家在区域一体化合作方面,尽管有着各类宣言和公报,但在关键领域的实际合作却停滞不前。无论是经济一体化,还是地区水资源分配问题,以及安全领域的合作,都难以令人满意。^①原本被寄予很高期望的中亚五国,虽然在独立初期曾加入或创立过各种区域合作组织,在

* 本文得到了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培育)基地项目与2004年兰州大学重点研究基地团队建设项目的资助。感谢《俄罗斯研究》编辑部与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中肯修改意见。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教授阅读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忱。文章的错漏之处概由笔者承担。

** 李超,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副教授。

① Martin C. Spechle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November/December, 2002, Vol.49, No.6, p.42.

解决区域内共同面临的问题上也进行过合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亚地区的“先天”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恶化。如，由于中亚地区水资源分布不平衡，中亚各国在水资源分配问题上至今矛盾重重。各国间的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差距在不断拉大，区域内大国争夺主导权导致各国外交政策之间产生新的分歧。这些“后天”的矛盾进一步加大了中亚一体化的载荷。在地区内外形势的变化及各种矛盾交织的压力下，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趋势呈现出停滞局面。本文尝试从文化层面对中亚地区一体化面临的停滞局面加以分析。

一、分析中亚一体化困境的主要视角及本文的分析框架

国内对中亚一体化所面临的问题已有相关的研究。2013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亚安全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石泽，指出这种困境已经变成了“逆一体化”的趋势。其核心思想是，目前中亚国家间短暂的合作已被竞争和防范所代替，地区间合作正在向与一体化相反的方向发展^①。笔者认为，尽管“逆一体化”趋势还有待观察，但足以证明，目前中亚地区一体化所面临的矛盾较以前更为突出，并造成中亚一体化进程趋于停滞。中亚一体化的停滞表现在三个层面：（1）政治层面。中亚地区缺乏一个明确的一体化时间表，在区域合作上缺乏硬性的制度规定，更多是声明、宣言的形式。目前中亚各国对于中亚一体化的呼声，较之独立初期明显变弱。（2）经济层面。早在1993年，中亚国家为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协商准备建立多部门的跨国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在中亚地区建立统一的能源体系、交通体系、粮食体系、海关体系、通讯体系、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以及货币可以互通使用等”。^②但2005年，中亚国家主导的中亚合作组织，被由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合并，中亚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中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不仅如此，由于2008年乌兹别克斯坦退出欧亚经济共同体，

① 石泽：“中亚‘逆一体化’给上合带来的挑战”，《环球时报》，2013年5月9日。

② 张宁：“浅析纳扎尔巴耶夫的‘中亚国家联盟’主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4期，第25页。

使欧亚经济共同体不能包含这一中亚人口最多、地缘位置最为重要的国家，从而大大削弱了欧亚经济共同体对中亚经济一体化的促进作用。(3) 军事层面。1995 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组建了中亚维和营。但中亚维和营并没有介入到塔吉克斯坦内战的解决之中，也没有参加对塔利班的行动。在 1999 年和 2000 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侵犯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中亚维和营也没有起到任何维护地区安全的作用。^①可见，中亚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在维护中亚地区安全方面，并没有起到实质作用，中亚维和营也早已名存实亡。

目前国内的大多数研究认为，中亚一体化面临的诸多障碍，可以归结为区域外部因素和区域内部因素。本文认为，这种研究视角在分析中亚一体化的困境问题上存在着局限性，因而非常有必要对文化因素进行分析。

(一) 分析中亚一体化困境的外部视角及其不足

传统研究的外部因素归因，主要分析美、俄两国对中亚一体化的负面作用。这样的研究认为，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亲密关系增加了乌兹别克斯坦的独大心理，削弱了乌兹别克斯坦参与地区一体化的热情；而俄罗斯对中亚地区一体化态度模糊，不愿看到中亚出现地区联盟。^②

首先，就美国而言，美国介入中亚事务时较为侧重双边关系，特别是与乌兹别克斯坦发展紧密的军事和政治合作。其结果是：一方面，导致各国竞相与之发展关系，强化了中亚国家间的相互竞争和猜忌；另一方面，打破了地区权力平衡，增强了个别国家的优势，从而弱化了其参与区域一体化的积极性。尽管美国确实从一定程度上对中亚一体化造成了上述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有限的。(1) 手段的限制。美国主要倚重双边途径而非多边机制来参与中亚事务，这在客观上限制了美国在中亚影响力的扩大。^③同时，在这种双边关系中，中亚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与美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例如，2005 年的“安集延事件”，就暴露出美乌两国在人权与民主方面存在

^① Martin C. Spechle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p.44.

^② 陈柯旭：“中亚地区整合探析”，《东南亚纵横》，2010 年第 3 期，第 119 页。

^③ 曾向红：“美国参与中亚事物的主要途径及其效果研究”，《当代亚太》，2013 年第 4 期，第 58-66 页。

着结构性矛盾,这使得乌兹别克斯坦在与美国发展双边关系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会对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加以防范。此外,由于俄罗斯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在2009年乌兹别克斯坦的对外贸易额中,俄罗斯占22.7%,居首位;美国仅占1.7%)^①,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乌兹别克斯坦在与美国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会在权衡俄乌关系的基础上作出选择。同样,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也因为与俄罗斯的紧密联系,而谨慎地平衡着与美国的关系。(2) 俄罗斯的限制。美俄两国在中亚地区存在着零和思维,从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空军基地美军的撤留问题上,就可以看出双方不断地进行着遏制与反遏制的博弈。(3) 战略利益的限制。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在中亚地区,美国至今没有一个具体的参与战略,也没有足够的利益驱使^②。美国除了对中亚能源和反恐问题比较关心以外,对中亚一体化的进程缺乏热情且无实质性表态。尽管美国曾在2011年制定过整合中亚和南亚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但到目前为止,这项战略依旧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也缺乏相关的执行机制。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受到中亚地区国家的限制(来自乌、哈、吉),也受到区域外大国的限制(俄),同时还受到自身意愿的限制,所以美国不是影响中亚一体化的主要因素。

其次,我们来分析俄罗斯对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影响。中亚一体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1-1994年的“学习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新生的中亚各国参与了由区域外国家主导的区域合作组织,如独联体(CIS),以及由伊朗牵头的经济合作组织(ECO),这些是中亚国家首次以主权国家身份参与到地区合作组织的建设。第二阶段,是1994-2002年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亚各国尝试组建由区域内国家主导的区域合作组织。1994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创建中亚经济联盟,这是中亚首个区域合作组织。1998年塔吉克斯坦加入,该组织随即更名为中亚经济合作组织(CACE)。2002年变更为中亚合作组织(CACO)。在这个阶段的1996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俄罗斯创建了四国关

① 杨建宏:“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关系略论”,《西伯利亚研究》,2012年第2期,第44页。

② Boris Rumer (ed.) *Central Asia At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Armonk-London: M.E. Sharpe, 2005, p.29.

税同盟。2000年，该组织纳入塔吉克斯坦，并更名为欧亚经济共同体。第三阶段，是2005年至今的“低潮阶段”。2005年，中亚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合并，至此，中亚国家失去了由自己主导的区域组织。尽管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议成立一个由中亚国家自己组成的合作组织，即“中亚联盟”，但目前只处于构想阶段，中亚其他国家对此倡议没有积极响应。从中亚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阶段来看，中亚经济同盟早于欧亚经济共同体。俄罗斯之所以对中亚一体化能进行“捆绑式”渗透，主要是因为中亚地区内部整合不力。如果把俄罗斯作为一个外部的“自变量”，只能说明俄罗斯的实力对中亚地区一体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以及中亚国家自身缺少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实力，但并不能全面地解释，为什么中亚合作组织会被欧亚经济共同体合并。因为，目前乌兹别克斯坦已经退出了欧亚经济共同体，而欧亚经济共同体内部又建立了俄白哈新关税联盟，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有被边缘化的趋势。这表明，在中亚一体化进程中，除了俄罗斯或者中亚国家实力不足的因素，还有其他因素起着重要作用。所以，通过以上分析，区域外因素对中亚一体化的负面影响，不是全面和实质性的，也不能完整地分析中亚一体化停滞的原因。

（二）分析中亚一体化困境的内部视角及其不充分之处

关于一体化困境的内部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水资源和领土争端。中亚在水资源分配上存在两类国家的争端，即上游国家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下游国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类国家在水资源分配利用问题上长期不能相互妥协^①。此外，哈乌、吉乌、塔乌以及吉塔、哈吉之间均有领土争端，其中哈乌和吉乌之间尤为紧张。^②（2）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对区域合作的“离心力”。哈、乌同属地区大国，一个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另一个在中亚人口最多，苏联解体后军事实力保存最为完整，而且资源丰富。两国都希望按照自身愿

① 焦一强、刘一凡：“中亚水资源问题：症结、影响与前景”，《新疆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77页。

② 赵常庆：“中亚国家关系现状探析”，《国际观察》，2002年第4期，第17页。

望塑造地区环境，双方的地区一体化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乌兹别克斯坦对中亚地区一体化反应冷漠，随意违反合作协定和退出地区合作组织，更倾向于游离在组织的边缘。^①（3）经济落后。中亚国家普遍存在工业化程度低、经济结构不合理、国内市场狭小、基础设施落后、与国际市场隔离等诸多困难，如果没有区域外大国的推动，仅依靠中亚国家自身难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②（4）身份认同因素。中亚国家目前还处于国家身份的构建阶段，因此，对于国家主权建设的强调也会对区域认同产生不利的影响。^③

本文认为，前三个观点虽然都指出了中亚一体化所面临困境的一个方面，但仍然不能很好地分析中亚一体化的停滞局面。

首先，哈、吉、乌三国在1997年签署了《永久友好条约》。中亚国家在双边关系层面也签订过类似的协定，这为中亚国家之间和平解决争端奠定了基础。事实上，中亚各国在领土争端和水资源纠纷问题上，也确实保持着克制的态度，并未使冲突升级。此外，在全球其他区域集团中，也存在着领土争端和资源争夺，但并未阻碍地区一体化取得进展。如在东南亚地区，马来西亚与印尼之间存在着苏拉威西海域的争端，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之间有沙巴州争端。尽管这些争端都曾使相关国家剑拔弩张，但是并没有影响到东盟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大局。由此可见，中亚各国水资源和领土争端虽是中亚一体化所面临的障碍，但并不能成为中亚地区一体化停滞不前的独特原因。

其次，关于中亚内部的主导权之争，同样无法充分解释中亚经济一体化为何进展缓慢。主导权之争更多地体现在哈、乌两国的外交领域，而两国在经济领域目前的合作势头良好。关于乌兹别克斯坦“自我封闭”，游离于组织之外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亚一体化的负面影响，目前还尚待观察。最新的进展是，乌兹别克斯坦在2013年6月正式加入了独联体自贸区，这是乌兹别克斯坦提高自身经济开放水平的一个新举措。

最后，不可否认的是，中亚国家确实普遍存在经济基础落后、缺少资金

① 赵常庆：“中亚国家关系现状探析”，第17页。

② 王维然、朱延福：“中亚区域一体化进展及大国作用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12年第10期，第54页。

③ 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第148页。

投入、相互间产品结构相似且单一的问题。但是，目前这种状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亚各国经济日趋多样，为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创造出新的领域。以哈乌经济合作为例，哈萨克斯坦已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而乌兹别克斯坦也是哈萨克斯坦在独联体国家范围内的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①

中亚的各种矛盾基本可以归结为各国的利益分歧，但“利益分歧说”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中亚一体化停滞的现象。因为这些因素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有些地区虽然存在利益分歧，但依旧在一体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而在中亚地区却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例如，为了解决欧洲的战后根源问题，1951年，英、法、荷、比、卢签订《巴黎条约》，成立了煤钢共同体。该条约指出：“坚决要求以根本利益的融合来代替世代代的对立竞争”。该共同体要求成员国让渡出部分主权，成立超国家机构以监督各国的煤钢生产。正是由于签订该条约的西欧国家成功地进行了利益融合，所以，欧洲一体化在煤钢共同体之上逐步展开。与之相对比的是中亚水资源分配问题。水资源分配问题作为中亚国家内部和区域范围内的一个关系紧张的根源，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②。早在1992年，独立不久的哈、吉、塔、土、乌就签订了《关于在共同管理与保护跨境水资源领域合作的协议》，即《阿拉木图》协议，成立了国家间水资源协调委员会。此后，各国在双边层面也达成过类似协议，但至今没有实质进展。在中亚内部，以及在欧盟内部，国家间都有着利益分歧。但是，为什么中亚国家间成立的协调委员会，未能像欧洲的相关机制那样将各国的个体利益融合为集体利益，并进一步促进地区一体化呢？

因此，上述分析视角，不能很好地分析中亚一体化所面临的停滞困境。而且，目前对中亚一体化中不利因素的分析，更多地是对以上原因的罗列，在研究方法上缺乏系统性，更多是在梳理史实，而分析深度则有待加强。

第四种分析视角，是从身份认同入手。这种观点谈到了中亚国家民族身份的构建和主权建设对中亚区域认同的影响，强调中亚各国对国家身份的认

① Aitolkyn Kourmanova,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Nurturing from The Ground Up”, *The Central Asia Fellowship Papers*, October, 2013, No.1, pp.2-7.

② Lubin N., “Calming the Ferghana Valley”, *Development and Dialogue in The Heart of Central Asia*, New York: Century Foundation Press, 1999, p.64.

同远强于区域身份的认同。^①与水资源和领土争端、地区领导权的争夺、经济落后这三个因素对中亚一体化造成的影响相比，身份认同的视角，更加有助于分析中亚一体化停滞不前的现象。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看到，中亚各国均奉行民族利己主义，各国之间的利益竞争强于利益融合，国家认同强于区域认同。正是因为中亚地区的“集体身份”在中亚各国尚未被有力地构建起来，这对于中亚一体化的影响是实质性的。然而，如果分析中亚一体化的困境，上述观点还不够全面。如果以身份认同为切入点，中亚各国的主权建设仅是弱化中亚区域身份形成的一个因素，除此以外，还需探讨是否存在其它弱化区域认同的因素。

（三）本文的分析框架

欧洲一体化之父让·莫奈（J.Monnet）曾经说过，如果让他重新开始，他将首先从文化因素入手^②，因为一体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集体认同与规范建构的过程，而且文化代表着经过历史积淀而形成的观念形态。历史经验表明，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会轻易改变。^③国内现有研究对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中亚地区一体化的成果不多，且主要是以国内政治分析为主，如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探讨其特征及对中亚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分析中亚各国独立后国族认同的形成。^④对于中亚地区的文化因素与中

① 目前专门研究中亚区域文化认同问题的论文主要包括，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第93-153页。孙军：“中亚地区的国家主权观与区域一体化——与欧盟为比较”，《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30卷第4期，第16-18页。

② Virgil George Baleanu, *A conflict of Contemporary Europe: Is it the case that before there can be Europeans, there must be Europe?* London: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er, 1994.

③ 王昱：“论当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兼评欧盟的文化政策及其意向”，《国际观察》，2000年第6期，第54页。

④ 包毅的“简析中亚国家政治转型中的部族政治文化因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5期，第6-12页）一文，分析了中亚部族文化对于中亚五国内政治文化的影响。杨恕、曾向红的“中亚各国制度变迁的政治文化动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6期，第16-25页）指出：中亚以脆弱性与易变性、分裂性与断裂性、专制性与对权威的顺从性为特征，其政治文化传统，成为影响各国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变迁的基本因素。有关中亚国族认同的文章是王噶、海力古丽·尼牙孜：“试论中亚地区的国族认同转型”，《新疆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70-75页。

亚地区一体化之间的关系，除了前文提到的以中亚认同为分析重点探讨中亚地区一体化的部分论文外，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并未深入展开。本文希望通过文化分析的框架，将国家认同、国内政治文化、部族文化乃至宗教文化等文化因素综合起来，以区域认同为核心，分析文化因素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因为欧洲是区域一体化做得最成功的地区，且研究欧洲文化认同的文章比较多，所以可以将中亚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进行比较。

首先，笔者参考了张骥所著的《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张骥教授是国内较早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对文化进行分层次研究的学者。张骥教授的这种文化层次分析，为认识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他从文化与国际政治相关性角度出发，把文化划分为五个层次，即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国民心理和宗教文化。^①本文将以此为基础，结合中亚五国共同的文化特征，从中提炼出一个分析框架。

其次，中亚各国共同的文化特性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亚五国有着共同的宗教——伊斯兰教，其中四个国家（塔吉克斯坦除外）宣称继承了突厥文化并使用相似的突厥系语言。在独立之初，大多数中亚国家寻求建立一个“泛突厥”和“泛伊斯兰”共同体。所以，本文将宗教文化层次从张骥的五个层次中提取出来，将其作为本文文化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首要因素。第二，尽管吉尔吉斯斯坦在 2010 年改为议会制，但中亚五国长期的总统集权体制，使独立后的中亚各国均总统独揽大权，且基本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制衡，所以五国的政治文化也成为中亚国家共同的文化因素，因此有必要纳入到本文的分析框架中。第三，前文已经指出，以身份认同为视角，对区域一体化进程可作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因为区域认同与区域一体化有着紧密关系，二者相互促进。一个区域内民众对区域认同感的形成，必然会促进一体化的发展和巩固，成为区域一体化的客观条件。反之，则会成为一体化进程中的障碍。所以，笔者将中亚民众的区域认同纳入到本文的文化分析框架中。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认同”层次，与张骥著作中所说的国民心理层面的认同并不相同，张著指的是一种国民性，是民众受其国内

① 张骥：《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第 20-23 页。

文化熏陶而形成的国民气质和特征。

最后，笔者按照空间层次，把影响中亚一体化的文化因素划分为三个层面，即宏观层面上的中亚宗教文化、中观层面上的中亚各国国内政治文化、以及微观层面上民众的中亚认同。在此基础上，研究框架将进一步以区域认同为核心，围绕文化因素对中亚一体化的阻碍作用，将三个层面进一步细分和扩展为：第一个层次，地区的宗教和文化是否具有同源、同质性；这种文化的内在价值观能否为地区一体化提供政治思想的养分。第二个层次，地区内各国政治文化特征及其结构，是否有助于国家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依赖。第三个层次，中亚本土学者是否创建过中亚一体化的思想理论，从而有助于各国区域认同的形成；民众在国家政治精英的引导下，是否形成了对区域“集体身份”的认同。

综上所述，本文尝试在文化层面上找出其他影响民众区域认同形成的因素，进而对早期以认同为视角分析中亚一体化的研究做一定补充，这些因素包括中亚宗教文化与政治文化。同时本文在这两个层面中又分别讨论了中亚宗教文化能否为区域一体化提供思想价值以及中亚国家的政治文化中直接阻碍区域一体化的因素。通过这些文化因素纳入到区域一体化的研究之中，有助于对中亚一体化陷入停滞的深层原因提供一种更为全面的解释。下面将分别讨论中亚地区的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和民众认同对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影响。

二、宗教文化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

中亚地区的宗教文化是突厥—伊斯兰文化，是一种带有中亚突厥色彩的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从公元七世纪后半期传入中亚西部的呼罗珊地区和腹地河中地区。到公元 14 至 16 世纪帖木儿帝国统治中亚两河流域时，整个中亚地区的宗教信仰基本实现了伊斯兰化。从此以后，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更成为一种行为方式、一种规范制度、一种价值观，并对中亚各族人民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历史上的中亚地区，除了宗教方面的伊斯兰化以外，还包括种族和语言方面的突厥化。这种变迁开始于公元 562 年突厥民

族西进中亚。此后，从公元 10 世纪突厥系喀喇汗王朝灭掉中亚伊朗语土著民族的萨曼王朝起，之后建立的伽色尼、塞尔柱、喀喇契丹、花刺子模王朝、帖木儿帝国、哈萨克汗国以及希瓦、浩罕、布哈拉三个汗国，均是突厥系民族政权。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中亚地区建立的突厥政权在宗教信仰方面都信奉伊斯兰教，并且这些政权与伊斯兰教结合得十分紧密。首先从广度上看，“公元 960 年喀喇汗王朝有 20 万帐突厥人整体改信伊斯兰教”。^①其次，从深度上，突厥各王朝均采取伊斯兰政权模式，并在形式上以伊斯兰教法来治理国家和规范社会秩序。最后，从力度上，突厥统治者以伊斯兰教为工具来指导、压迫、剥削被统治者。所以，中亚伊斯兰文化与突厥文化互动的过程，“实际上是伊斯兰文化与操突厥语诸族文化相互渗透、整合的过程。经过对多元文化的扬弃、纳新、吸收、发展，在中亚地区最终形成的，是一种以操突厥语诸族传统文化为特质、以伊斯兰教为表象的新文化体系”。^②

中亚各国独立后，区域内外各方均把这种突厥—伊斯兰文化视作中亚地区的同质性因素之一，认为相似的文化宗教传统将成为中亚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正是因为宗教文化上的联系，区域外大国如伊朗、沙特、土耳其，在中亚各国独立之后，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渗透力度，还创立了相关的地区合作组织。但区域外国家建立的地区合作组织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本文将集中分析突厥—伊斯兰这种文化复合体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通过参考欧洲的基督教—希腊罗马文化，笔者将其对欧洲一体化的促进作用归纳为两个方面：首先，文化对一体化的区域整合作用；其次，文化所蕴含的思想和价值观对一体化的影响。本文将从上述两个方面，同时，对比基督教—希腊文化，分析宗教文化因素在中亚一体化停滞现象中所起的作用。

第一，突厥—伊斯兰文化的地区整合力度不够。在“中世纪”的欧洲，尽管西欧地区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但各个国王（领主）仍在较大程度上团结在罗马教廷周围，并于公元 1096—1291 年对异教徒发动了十字军东征。这种

① 杨恕：《转型的中亚和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0 页。

② 蓝旗：“论中亚的伊斯兰化”，《西域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5 页。

对异教徒的战争，客观上使得大部分欧洲人在宗教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定的集体身份认同，即“他者”与“自我”的区分。从历史上看，“欧洲诸国信仰的基督教，其主要内容是相同的，只在宗教仪式和隶属的教条等方面有些差别。尽管政教分离，但宗教对于政治还是具有相当的影响力。”^①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更是把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与基督教思想综合概括为人道主义。他们第一次体会到自己是欧洲人，以及人的价值。”^②可以说，在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欧洲是统一于基督教信仰之上的精神世界之中的，而正是这种“精神认同”，使欧洲各民族产生了有别于异族的“欧洲意识”。总之，基督教—希腊罗马文化在欧洲历史上一直发挥着地区“粘合”的作用，塑造着欧洲人的集体身份，最终成为现代欧盟得以形成的重要文化因素。反观中亚突厥—伊斯兰文化，却缺乏这种整合作用。

首先在国家层面，一方面，伊斯兰教自公元7世纪随着倭马亚王朝的“圣战”进入中亚后，尽管在中亚各个汗国被尊为国教，但是并未产生与阿拉伯国家相似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例如，阿拉伯政教合一的特点是，政权与教权合一，两者辖下的机构合一，即宗教领袖就是国家领袖，宗教机构管辖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而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政权模式明显不同。中亚地区王权的继承主要建立在宗族和血缘基础之上，而不是根据其宗教地位。同时，不是宗教领袖而是以“汗”（埃米尔）为代表的部族首领掌握着司法权。另一方面，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受到来自其他宗教的制约，也受到伊斯兰教派之间和各教派内部矛盾的制约。中亚地区自古受到阿拉伯文化、古希腊文化、斯拉夫文化、华夏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响，所以在该地区同时存在着东正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而信奉这些宗教的非穆斯林居民在中亚仍占有一定的比重，这些宗教对伊斯兰教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从教派和教派内部矛盾角度看，“有逊尼派、什叶派、苏菲派之间的争斗，又存在教派内部的矛盾。如，同属逊尼派的哈乃斐支派与瓦哈比支派之间，同属什叶派的十二伊玛姆支派与伊斯玛依勒支派之间，就因教义教理教规的不同而存有纷

① 雷钰：“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文化渊源”，《人文杂志》，2008年第5期，第158页。

② 同上，第159页。

争”^①。这使得伊斯兰教难以成为一支统一的政治主导力量参与到中亚各国的政治生活中。

其次在区域层面，一方面中亚的各个王朝，没有像中世纪欧洲那样实行过残酷的宗教统治，也没有对异教徒发动宗教战争来获得某种“集体身份”。在中亚地区更没有形成独立的伊斯兰或突厥—伊斯兰文明中心，并围绕这一中心建立统一帝国。尽管“据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文献反映，喀喇汗王朝穆萨汗在 960 年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后，从 961 年至 1006 年间，向于阗发动过多次圣战，但从宋朝的历史记载和敦煌发现的于阗文书来看，双方的战争纯粹是政治和军事上的争夺，与宗教无关。”^②另一方面，中亚地区的突厥—伊斯兰文化是不均质的。在中亚地区由于生活方式和传统习惯的不同，逐步形成了不同的部族文化特征。约公元前 2000 年，中亚就形成了“北牧南农”的格局。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代表游牧部落的草原文化，而乌兹别克和塔吉克斯坦代表的是农耕部落的绿洲文化。就伊斯兰文化而言，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强度基本上是由南及北逐步减弱的，在乌、塔两国，伊斯兰文化影响最大，而在哈、吉两国，伊斯兰文化影响最弱，土库曼斯坦居中。有学者注意到：“哈萨克斯坦的多数穆斯林直到 19 世纪初才开始信教，当时，土库曼信教的气氛亦不浓厚，而吉尔吉斯人‘从来不是虔诚的穆斯林’”。^③这种不均质性带来的结果就是，在中亚地区，伊斯兰文化缺少覆盖中亚五国的伊斯兰组织，进而无法在中亚地区形成一个具有一定边界的跨国伊斯兰共同体。^④突厥文化同样如此，其在乌兹别克克斯坦最为浓厚，而在代表中亚古老文明即伊兰文明的塔吉克斯坦，突厥文化的影响很弱。所以中亚地区的突厥—伊斯兰文化所具有的不均质性，很难在宗教文化认同上

① 邓浩：“伊斯兰教与当代中亚政治”，《国际问题研究》，1999 年第 3 期，第 24 页。

② 钱伯泉：“大石国史研究——喀喇汗王朝前期史探微”，《西域研究》，2004 年第 4 期，第 45 页。

③ 见俄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编《独联体的伊斯兰教》(俄文)，莫斯科，1998 年，第 139-148 页。[俄]《独立报》1993 年 1 月 13 日。转引自邓浩：“伊斯兰教与当代中亚政治”，《国际问题研究》，1999 年第 3 期，第 25 页。

④ Muriel Atkin, “Religious, National, and Other Identities in Central Asia”, in Jo-Ann Gross (ed), *Muslims In Central Asia Expressions of Identity and Chang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47-63.

整合整个中亚地区，使中亚各个民族产生有别于地区以外民族的“中亚意识”。

第二，突厥—伊斯兰文化缺乏促进地区一体化的政治思想和理念。欧洲是近代民主法治思想的发源地，这与欧洲文化中的秩序、法制、民主、容忍、共存等思想密不可分。欧洲文化的这一特点，深深地影响了欧洲一体化的法律制度建设，使欧洲一体化从一开始便走向法制化的道路。欧洲一体化的每一步发展都首先体现为相应的法律成果，并通过法律得以巩固。^①例如，《煤钢共同体条约》、《罗马条约》、《布鲁塞尔条约》等等，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具体落实和巩固。与之相反，突厥—伊斯兰文化，并没有为中亚地区一体化的法律制度建设提供思想支撑。虽然伊斯兰文化中含有以“公议”为基础的民主思想，但伊斯兰文化在中亚与突厥政权相融合后，更多的是以专制、封建为特征的。在十九世纪末，中亚地区广泛传播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且不说其理论体系是否完整和科学，究其本质，仍带有封建性。这两种思想虽然反对沙俄的专制统治，但其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仍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思想中体现的政治主张最终能与封建主义相容并能为其服务。^②所以突厥—伊斯兰文化缺乏欧洲文化那种以民主、法治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不能为中亚一体化的法制化、制度化提供政治思想，其发挥的政治功能无法有效地对中亚一体化作出贡献。不仅如此，突厥—伊斯兰文化甚至是当前中亚集权总统制形成的原因之一，这使得中亚一体化进程受到总统个人影响较大，缺乏法制化保障。

总之，从历史发展以及伊斯兰教内部的角度来看，突厥—伊斯兰文化自身对中亚一体化的整合力度不强。在国家层面，它不像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那样，宗教文化对国家有较高的政治整合度；在区域层面，也远不像基督教—希腊罗马文化那样对于欧洲整体意识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历史上，伊斯兰文化在中亚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受到中亚各个国家王权的限制，而当今又受到世俗政权的压制。同时，由于历史上五国曾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所以

① 马凤书、任娜：“欧洲一体化：一种文化的解读”，《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9期，第31页。

② 王智娟、潘志平：“所谓南北夹击下的中亚—宗教、民族及经济因素在中亚政局发展中的作用”，《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4期，第45页。

民众对穆斯林的认同伴随着一种被称为“后苏联”的认同。特别是在精英层面，讲俄语的中亚人认为自己与俄国人，以及来自其他前苏联国家的讲俄语的人，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而并不认同于那些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精英，比如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①所以，由于受到来自自身—外部、国家—区域、历史—当今的双向限制，使得突厥—伊斯兰文化缺乏促进区域整合的力量，中亚民众并没有产生一种基于伊斯兰文化之上的中亚认同，中亚地区伊斯兰教更多的仅仅是作为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渗入到中亚民族的文化之中。而在区域一体化的政治功能上，突厥—伊斯兰文化不仅因为缺少当代的民主法制思想，而成为中亚各国集权主义滋生的文化土壤，而且在文化内涵和价值上，也不能为中亚一体化的组织建设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和理念。

三、政治文化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是政治关系在人们精神领域内的投射形式。它是一个民族在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并对该社会人们的政治行为模式、对政治系统的要求以及对法律的反应发挥着重要作用^②。政治文化包括三个层次，分别是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影响着政治体系的确立、政治行为的表现以及政治发展的趋势。简言之，政治文化就是一种政治行为的取向模式。

第一，中亚地区各国的政治文化，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带有集权和宗法特征的政治文化。形成这种政治文化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来自封建宗法文化的影响。从9-10世纪中亚伊朗语土著民族建立自己三个独立的王朝开始，一直到16世纪突厥语系民族相继建立的三个中亚汗国（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浩罕汗国），中亚地区在历史上长期是多国势力与非中亚本土民族轮番建国的政治舞台。所以中亚虽历史悠久，却未能形成像中国和其他文

① Adrienne L. Edgar, “Identities, Communities, and Nations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resentation from “Central Asia and Russia: Responses to the ‘War on Terrorism’”, a panel discussion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on October 29, 2001.

② 孙关宏、胡雨春、任军锋：《政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0页。

明古国那样的数千年一脉相承的统一的传统文化传统。^①由于长时间没有固定的国家概念和国家边界，中亚地区各民族所受到的约束力并非来自国家的法律，而是来自部族政治中传统的宗法文化。这种宗法文化是一种部族文化，它以家族为基础，以世袭制、臣属意识与家族观念等宗法文化为特质。^②其次，来自历史上各类政权集权统治的影响。在中亚地区建立哈萨克汗国以及希瓦、布哈拉、浩罕汗国等突厥政权后，中亚地区形成了以汗王为首的王权与神权相统一的封建专制政治体系。在此之后的沙俄殖民统治，以及被并入苏联以后，中亚各民族一直处于中央集权的领导之下，其政治模式与中亚历史上传统的汗王集权模式在内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文化传统上具有较高的契合度。中亚地区在历史上所经历的集权统治，使得中亚的部族文化得以保留并成为中亚政治文化的核心。最后，是《古兰经》和圣训对中亚政治文化的影响。“根据伊斯兰教教义，真主是唯一的，他不授予任何权力，‘认主独一无二’。世俗统治者要在承认‘真主主权’绝对性的前提下，可以用真主的名义‘代行主权’，建立具有等级观念的政教合一政体，替真主统治臣民，确立权威地位，让民众‘服从真主和使者，服从主事的人’。久而久之，‘敬主忠君’成为中亚穆斯林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心理倾向。”^③总之，中亚地区的政治文化在历史发展和民族融合过程中，一直带有专制和集权的基因。这种以宗法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内核”，与近、现代的集权统治以及伊斯兰文化相结合，构成了中亚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这种专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臣属意识，以及建立在家庭和部族观念上的利益群体、裙带关系，在中亚各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亚各国独立后，这种带有集权和宗法特征的政治文化，促进了中亚各国总统集权体制的形成。也正是这种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使独立后中亚各国的总统独揽大权，且基本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的制衡；民众对总统操纵议会以及长时间执政，易于认可和接受，并最终为中亚总统集权制的运行提

① 杨恕：《转型的中亚和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12页。

② 包毅：“简析中亚国家政治转型中的部族文化因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5期，第9页。

③ 朱新光、武斌、张深远：“冷战后中亚威权主义政治新探”，《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204页。

供了文化土壤。而这种集权体制对中亚一体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首先，这种集权专政的体制会导致政治腐败。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曾将哈、吉、乌列为全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之首。腐败还影响着地区贸易、运输，也阻碍了地区一体化进程。^①其次，在专制、集权色彩浓厚的中亚，由于各国总统担心“公民社会”会削弱自身的权力，因而对其进行一定的压制。结果是，在哈、塔两国，这种“公民社会”较为虚弱，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种“公民社会”基本不存在。所以中亚地区的一体化，在内部缺乏各国“公民社会”相互联系所带来的“粘合力”。具体来说，就是缺乏各国的非政府组织、私营经济、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独立于政府的社会和商贸网络之间的互动。而在欧洲，正是这种互动成为欧洲一体化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西方新功能主义将其比喻成为一种“溢出效应”，并进一步解释：“利益集团的压力、公民的意愿以及精英社会化促进了地区一体化，最终整个地区成为一个自我支持的网络系统。”^②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利布曼(Aleksandr Libman)曾针对中亚地区指出两种自下而上的一体化模式，一种是正式的跨国公司投资，另一种就是非正式的跨境联系。^③中亚的学者进一步指出，民间的商务联系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因素，但中亚各国官僚系统却是一个巨大障碍。^④由于这种“公民社会”的缺失，一方面，中亚区域内民间经济联系并不紧密，中亚民众区域意识较为淡薄而且中亚一体化缺乏类似欧洲一体化那种内在的和“自下而上”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中亚各国国内各阶层不能广泛地参与到中亚一体化，尤其是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也不能就一体化进程向高层施加某种压力或影响，最终导致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主要是由各国总统或利益集团所主导。而中亚各国总统对一体化可能削弱自身单边活动的的能力又十分敏感。查尔斯·特里普(Charles Tripp)曾对中东地区一体化进行过描述：“统治者们就如同不希望把权力分配给国内反对派一样，对于

① Richard Dion, "The Decline of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The Analyst*, March 29, 2000, p.29.

② Annette Bohr, "Regionalism in Central Asia: New Geopolitics, Old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4, Vol.80, No.3, p.499.

③ Либман А. «Интеграция снизу»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2009. №1. С.14.

④ Saodat Olimova, et al,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A View from Tajikistan", *Problem of Economic Transition*, 2006, Vol.48, No.9, pp.6-86.

向地区组织让渡权力，他们也十分不情愿”。^①因为中东与中亚地区都存在着集权色彩的政治文化，所以他的观点也适用于解释中亚一体化停滞的现象。

第二，中亚各国以地域和种族为核心的政治亚文化结构，诱发了政治上的腐败和裙带关系。政治文化结构有不同的划分种类，其中包括主流政治文化和政治亚文化这样一种划分。从中亚地区的政治生态来看，各国的政治亚文化是以部族和地域为核心的。如，哈萨克斯坦由北部大玉兹，中部和北部的中玉兹以及南部的小玉兹这样三大部族组成。吉尔吉斯斯坦在历史上形成了众多部族和部族联盟，其中奥什—贾拉拉巴德和楚河—塔拉斯部族是分处于南、北部的两大地区性族群。而土库曼斯坦也有吉泽尔—阿尔瓦特、保尔干、马雷、恰尔朱、塔沙乌斯以及阿哈尔等部族。中亚历史学者认为，在中亚地区有三个认同层次，分别是次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和超国家认同。^②但是国家的认同低于次国家认同，当地氏族发挥的作用以及向个人效忠的信仰甚至高于国家的影响。^③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在相关领域为自己部族谋取利益。而建立在农耕文化之上、拥有绿洲文明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以地域为特征的政治亚文化结构更为明显。“这种绿洲文化重视地域边界的划分与邻里关系，带有较为浓郁的农耕文化特征，即具有相对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因此，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形成了势力强大的以地域为核心的地方政治帮派”。^④中亚各国的这种以地域和部族为核心的政治亚文化结构，带来了政治上的腐败和裙带关系，各个部族和区域集团围绕在政治领导人周围谋取自身权利；而政治领导人则会重用和提拔本部族的成员，将其安排到政府核心机构。所以中亚地区历史上存在着一人当官，整个部族获利的文化传统。

这种政治文化结构以地域和血缘为特征，根植于其上的中亚各国既得利

① Annette Bohr, “Regionalism in Central Asia: New Geopolitics, Old Regional Order”, p.498.

② Alexandre Bennigsen, Chantal Lemerrier-Quellejey, *Islam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The Central Asian Research Centre, 1967.

③ Yaacov Ro'i(ed.), *Muslim Eurasia: Conflicting Legacies*, London: Frank Cass, 1995, p.312.

④ Бушков В.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 традицио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постиндустриальном мире// Этно 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95. No.4 转引自包毅：“简析中亚国家政治转型中的部族文化因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5期，第9页。

益集团控制着政府的关键部门，包括警察、边防、海关、税收、进出口部门、货币监管部门以及各种资源开采和出口部门，并且进行寻租行为。由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希望通过控制这些部门来谋取利益，所以对于经济一体化及其带来的市场自由化，有着本能的抗拒心理。以中亚交通运输为例，“据估计，从塔什干到比什凯克的公路上，商人、小贩和外出打工的人们，要经过数十个关卡，被迫去贿赂沿途经过的海关、边防和警察；一些商人也估计，一辆载货卡车从吉尔吉斯斯坦经过哈萨克斯坦到俄罗斯，要花费数千美元！”^①而经济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核心，所以这样一种建立在裙带关系之上的利益集团，对中亚一体化产生了消极影响，成为中亚地区一体化停滞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中亚具有专制、宗法特征的政治文化，以及地域和部落特征的政治亚文化结构，孕育了中亚的总统集权制和既得利益集团。由此带来的后果之一，是总统不愿让渡权力以及需要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和保护。同时，既得利益集团则需要总统分配利益，从自身控制的强力部门汲取利益。中亚国内政治发展状况与中亚一体化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由于伴随着历史上形成的权力集中的统治模式，目前中亚地区的这种政治文化已经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集权政治，政治家们控制着主要资源，出于各种动机将个人利益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②这种集权的政治文化又进一步延伸至政治家的亲属和幕僚，他们当中很多人垄断了权力，控制着关键的进出口行业。由于这种专制政治不鼓励自由的创业精神以及国内外的市场竞争，因而自然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负面作用。^③所以在这种国内政治阻力面前，尽管部分中亚国家为了迎合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期待进行了经济改革，但是在边界自由化、放开贸易限制、控制腐败、以及促进一体化的法律建设方面，缺乏实质性和基础性的步骤。

① Kathle En Collins,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onalism among Patrimonial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Case of Central Asia”, *Europe Asia Studies*, 2009, Vol.61, No.2, p.268.

② Martin C. Spechle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Promises and More Promises”, *The Fletche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0, Vol.XVI, p.8.

③ Martin C. Spechle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November/December, 2002, Vol.49, No.6, pp.42-47.

四、民众区域认同的形成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

相较于宏观层面宗教文化的影响与中观层面政治文化的影响，民众的区域认同属于微观层面。如果说宗教认同只是整个区域认同的一个方面，它对民众区域认同的影响具有“天然”性的话，那么在微观层面，则需要进一步分析国家认同这一“人为”因素对民众区域认同的影响。本文将微观层次的民众划分为两个群体。一类是中亚的学者，分析其是否通过学术研究对中亚一体化提供过智力支持进而促进区域认同的形成；另一类是普通民众，集中分析中亚民众是否在国家的塑造下形成了区域“集体身份”。

第一，中亚本土的学者、智库未能提供完整的中亚一体化思想和理论。欧洲的学者明显不同，欧洲文化不仅包括基督教文化也包括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民主法治思想，以及欧洲各国统一欧洲的“欧洲意识”。这种意识反映在思想层面，就是欧洲各国思想家倡导整合欧洲的思想著作和理论。这些著作形成了以追求和平为目的、建立新国家和国际结构的政治学。^①例如，1713年，法国的圣·彼埃尔在《争取欧洲永远和平方案》中，提出了建立“欧洲邦联”的思想；1795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提出建立“自由国家的联邦”；奥地利的理性主义学者卡内基出版了《欧罗巴》一书，随后又于1923年创建“泛欧联盟”。同年，奥地利学者考登霍夫-卡勒吉伯爵发表“泛欧宣言”，提出在欧洲建立起一个欧洲合众国。二战后，让·莫内建议并设计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因为如此，“前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甚至认为欧共体是思想的结晶。”^②

与欧洲学者为推进欧洲一体化而著书立说甚至大声疾呼不同，中亚地区的学者并未把推进该区域一体化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犹如欧洲各国历史上面临的战争问题一样，中亚五国独立后，同样面临着边境地区划界、水资源分配、宗教极端主义、交通运输不畅、跨国武器走私和贩毒等区域性问题。但是中亚国家的学者和智库，却很少像欧洲同行那样对地区一体化进行

① 胡瑾：《欧洲早期一体化思想与实践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

② 马凤书、任娜：“欧洲一体化：一种文化的解读”，《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9期，第30页。

深入的理论思考和顶层设计。如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战略和区域研究所研究员穆扎法罗夫(D. R. Muzafarov)曾指出：“中亚一体化特别缺少一个科学理论基础的支持”。^①

中亚学术界对于区域一体化缺乏理论贡献体现在，首先，中亚广泛流传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中亚本地区的学者并未有过突出的学术文章或著作出现。“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产生于19世纪末，两种思想相互交织且联系紧密。^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双泛思想”对中亚地区产生过一定影响。为了反抗沙俄的压迫，中亚地区部分知识份子曾经以“双泛思想”为基础推动过一些社会和宗教改革。^③但是中亚学术界只是“被动”接受两种思想并且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以此为指导的社会运动中，但对这两种思想的研究和探索尚不够系统。一个明显的例证是这两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中缺乏中亚本土学者的身影。^④这种情况在90年代中亚国家独立之后“双泛思想”再度兴起时并未改变。所以，中亚学术界不能用“双泛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足以团结广大中亚民众并形成集体身份的理念。

其次，中亚五国独立后建立的中亚地区组织，多数是由中亚国家国家领

① Damir Ramilievici Muzafarov, “Problem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in Patrick Hardouin, Reiner Weichhardt and Peter Sutcliffe (Ed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s in Cooperation Partner Countries: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Publication by NATO, 2001, p.236.

② “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都认识到伊斯兰世界已经落后于西方世界，但认为西方世界在伦理道德上是有缺陷的，所以强调吸收西方的先进制度和技术，但拒绝全面照搬西方世界的理念。同时两者均把对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作为首要任务，希望把全世界的穆斯林（突厥）团结在一种意识形态之下，最终两种思想逐步政治化成为奥斯曼帝国晚期维护帝国统治思想基础。参见 Yelda Demirag, “Pan-Ideologies In The Ottoman Empire Against The West: From pan-Ottomanism To pan-Turkism”, *The Turk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XXXVI, 2005, pp.147-158.

③ Dietrich Jung and Wolfgang Piccoli, “Pan-Turkist Dreams and Post-Soviet Realities: The Turkish Republic and the Turkic States in the 1990s”, in Dietrich Jung (ed), *Modern-Day Turkey in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Kemalism Faced with Its Ottoman Legacy*, London: Zed Books, pp.5-6.

④ “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主要创始人是伊朗人阿富汗尼(Afghanl)。“泛突厥主义”思想萌发于匈牙利学术界，而使其成为思想运动的是以伽思普林斯基(Gasprinsky)为首的一批生活在克里米亚的鞑靼族学者，土耳其学者孜牙·乔加勒甫(Ziya Gökalp)将“泛突厥”思想系统化并著有《突厥主义原理》。

主导建立的。欧亚经济同盟、关税同盟、中亚合作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首次提出或是由其顾问倡议的。^①而中亚本土专家对实现中亚地区的整合，缺乏有影响力的学术贡献。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亚的学者对中亚一体化普遍持悲观态度。他们在学术交流会议上对于中国同行所关注的中亚一体化，普遍持谨慎和保留的观点。例如，在2012年10月19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亚：大国的交汇与合作”国际会议上，“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所长苏尔坦诺夫(B. Sultanov)指出：‘很遗憾的是，尽管中亚五国领导人都一再重申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民族和宗教的共性，但是推出的很多很好的一体化项目，目前都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尽管哈萨克斯坦一直非常努力致力于推动中亚五国之间的集体合作，但问题依然非常复杂，也许在中期内还很难得到解决’。塔吉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中心国内政治分析与预测处的哈吉姆(A.R. Khakim)研究员甚至认为，‘在各种利益争夺进一步激化、中亚内部问题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今后是不是还会存在一个中亚地区完整的政治概念，我们也还是抱有疑问的……如果看一下中期前景，本地区的地缘图景很可能发生深刻的、根本的变化……随着各种各样内外摩擦的进一步升级，我们将很难再把中亚视为一个统一的地区、一个整体。今后中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或者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也许会从国际政治问题中消失’。”^②两位学者的观点在目前中亚本土学者中是具有代表性的，意味着当下中亚学术界对中亚一体化普遍抱有悲观情绪。这是20多年来中亚“一体化”发展曲折、进展不大导致的结果，而学术界的观点也通过各种媒介影响到各国高层和普通民众对于一体化的认同度，成为阻碍中亚一体化的重要因素。

第二，中亚各国民众的区域认同逐渐“碎片”化。涂尔干认为，认同是一种“集体意识”，是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③

① Виталий Мосалёв. Казахстан как теневой лидер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2012-8-29. <http://islam-ca.com/2011-06-12-21-10-31/487-2012-08-29-11-44-0>

② 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第148-149页。

③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第42页。

这种集体意识使得内部成员具有归属感，而与外部产生明显的差异感，进而被外部世界看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个人来说，这种“集体认识”就是对国家的认同。按照前文对认同的划分，这种集体认同可进一步划分为国家认同和超国家认同（以下简称区域认同）。中亚民众是否支持区域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亚民众是否具有这种区域认同和区域的“集体身份”。目前中亚各国面临的认同矛盾，是国家在进行民族化和国家化的同时，进行地区一体化。这种平行发展的趋势，使得中亚民众的国家认同与区域认同的形成具有内在的矛盾。中亚民众在国家强调民族性的背景下，很难形成持续推进地区一体化的区域认同。从而阻碍了中亚认同的形成。尽管中亚国家彼此之间在文化和地理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每个中亚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构建本国的思想意识形态。正因为中亚各国强调本国与他国的差异，整个中亚地区的年轻人被认为地区认同感虚弱以及不支持进行地区合作。^①所以，认同问题成为中亚一体化出现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

客观上，中亚国家在独立后进行国家化和民族化建设是有现实需求的。历史上的中亚地区各民族杂糅共生，而非某一独特民族的聚集地。西方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中亚地区的“族裔”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这种“民族行政单位”的划分是苏联时期人为的产物^②。所以，中亚各国在独立后把构建国家认同作为首要任务，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中亚各国在构建“国家身份”的过程中，也对中亚一体化带来了负面影响。首先，中亚各国在构建“国家身份”的过程中具有一个特点：夸大本民族的历史地位，强调本民族高于区域内其他民族的历史成就，并有意无意地忽视地区多样性。比如“无视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将各民族的成就都当作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毫无保留地接收过来；排斥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贬低其他民族文化的辉煌，从而抬高自己民族文化的地位。”^③这必然对中亚民众“区

① Aitolkyn Kourmanova,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Nurturing From the Ground Up”, *The Central Asia Fellowship Papers*, October, 2013, No.1, p.12.

② 王嘎、海力古丽、尼牙孜：“试论中亚地区的国族认同转型”，《新疆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71-73页。

③ 高永久、徐亚清：“论中亚的民族主义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4期，第46页。

域身份”的构建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一位美国研究者在 1993 年用问卷调查了 2,067 名中亚民众，仅有十分之一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人，感到自己国家的发展有赖于其他中亚国家的发展，大约一半的人“倾向于独自发展”；^①“而更多的人回答，比起俄国人，他们更加不喜欢同其他中亚人一同工作”^②。

其次，中亚各国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塑造本国民众对于中亚共同文化的意识，以突出区域文化的共性。在欧洲则不同。尽管欧洲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也面临着国家认同与区域认同的矛盾，但欧洲一体化却较好地协调了两者的关系。欧洲各国强调彼此之间的文化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强调一体性，通过共同的文化符号和法律条约来引导和培育各国民众的“欧洲意识”。1954 年，欧洲委员会的 14 个成员国签署了《欧洲文化条约》，该条约的意义在于相互之间积极开展文化合作与交流。^③1957 年的《罗马条约》规定：共同体行动应旨在鼓励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增进对欧洲各国人民的文化与历史的了解与传播；维护和保护具有欧洲意义的文化遗产。1992 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共同体将致力于弘扬共同文化遗产，发展各成员国文化，尊重各国各地区的文化多样性。^④在签署上述条约的同时，欧洲各国又共同制定了促进文化一体化的计划。这些计划既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强调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鼓励积极进行文化交流，以加深欧洲的区域认同。反观中亚地区，独立之前，中亚五国曾签署过《经济、科技与文化合作协议》，但各项协议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国家化、民族化对中亚各国民众的区域认同有较大影响以外，中亚五国作为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包括领导人在内的各国民众对任何形式的联盟都很敏感。这主要源自各国均珍视其来之不易的主权，以及中亚各国领导人对主权的强调。有学者指出：“‘一体化’这个词在

① Martin C. Spechle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Promises and More Promises”, p.8.

② Nancy Lubin, *Central Asians Take Stock. Reform, Corruption, Identity*, Washington: U.S. Institute of Peace, 1995, p.21.

③ 贾庆军：《当代欧洲文化认同及其建构——认识欧洲一体化的一个视角》，硕士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学院，2005，第 41 页。

④ 戴炳然：《欧洲共同体条约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47 页。

中亚常常引起怀疑，因为它使人感到是向前苏联的倒退，并使人心怀不快地联想到以莫斯科为核心的权威控制着各国的生产、投资和分配”^①

集体身份的构建通常包括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即空间意识、合作意识和共同体意识。^②1993年1月，中亚五国元首在塔什干举行峰会，并宣布五国作为一个集体应被视为“中亚”。尽管这意味着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新的地区由此而诞生了^③，但中亚各国“区域集体身份”的构建，始终只是处于空间这一认同层次，甚至这个层次的认同也屡经考验。这种考验既来自于当今中亚各国经济发展的不一致对民众地区认同的影响，也来自于各国领导人的刻意塑造。例如2014年2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前往西部石油城阿特劳视察时表示，哈萨克斯坦正在考虑是否应该把国家的名字改为“哈萨克耶烈”。他认为，以“斯坦”为国名没有特色，而如果能够首先在国名上与其他中亚国家相区别，则可更有利于吸引外资。^④中亚各国这种更加强调自身的独特性和国家认同的做法，与欧洲把文化一体化和培养民众的“区域认同”放在战略位置上大相径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亚民众的国家认同远远强过中亚认同是非常自然的结果。这对一体化的影响表现为，一方面，中亚地区民族问题错综复杂，民族众多，一国的“少数”民族可能就是另一国的主体民族。中亚各国这种突出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差异性的行为，很容易在内部引起民族矛盾，促成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甚至造成国家间矛盾，引起地区的不稳定。例如，1990和2010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发生的吉、乌两族的大规模流血冲突，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中亚各国民众如果没有一种中亚认同或者这种认同十分薄弱，那么民众不可能认同一体化的理念，在情感和态度上也不会对区域一体化产生多大热情。有鉴于此，

① Johannes Linn and Oksana Pidufala, *The Experience with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Lessons for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DC: Wolfensohn Center for Development, 2008, p.18.

② 张度：“比较视角下的东北亚区域意识：共同命运对集体认同的关键影响”，《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114-115页。

③ 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第140页。

④ “哈萨克斯坦拟改国名”，2014年2月9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2/09/c_126102709.htm

中亚地区一体化自然难以推进。

总之，到目前为止，中亚地区的学者在理论上未对地区一体化进行大量探索，造成中亚一体化的理论与学说较为匮乏，并使得民众对区域一体化的了解不够全面和深入。而中亚地区的普通民众由于国家独立历史较短，国家政治精英突出强调国族认同，又进一步弱化了民众对于中亚的区域认同。所以从上述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对中亚一体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巨大推动力的中亚认同，在微观层面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五、结语与讨论

文化因素是分析中亚一体化出现停滞局面的一个重要视角。在分析中亚一体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区域外大国形成的外部因素，还是以领土争端、水资源分配为代表的内部因素，都不能全面、深入地分析中亚一体化停滞这一现象。而以文化因素为视角，能对中亚一体化面临的障碍作比较深入的分析，是对以往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具体到地区一体化的各个领域：首先在政治军事方面，中亚各国在“身份”建构上突出本国身份，强调个体利益，以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大化为主，担心区域一体化损害各国主权和“国家身份”。由于在政治层面缺乏互信，中亚各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自然无法深入。其次在经济方面，由于中亚国家普遍存在着集权的政治文化，使得各国领导人对中亚经济一体化对自身权力所造成的影响较为敏感，同时以总统为核心的各国利益集团因为控制着本国的垄断行业，对降低关税、开放市场等一系列促进经济一体化的行为较为警惕，所以中亚各国在经济一体化方面缺乏互让和互融的精神。最后在社会方面，由于地区政治和经济缺乏一体化，以及宗教文化对区域认同的整合乏力，所以中亚民众缺乏足够的区域认同。同时，各国强调文化差异而不是文化互通，则进一步削弱了民众的区域认同。所以在社会层面，民众对中亚一体化缺乏足够热情。总之，文化因素作为上层建筑，对区域一体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就此而言，促进文化一体化是推进中亚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认为，中亚认同是分析中亚一体化困境的核心。在文章的分析框架

中，在宏观层次上讨论了突厥—伊斯兰文化的区域整合能力，分析其能否在中亚地区形成宗教文化的认同。在中观层次上指出，中亚的集权政治文化无助于各国“市民社会”的形成，而各国间市民社会的联系与各国民众之间的认同感又密切相关。微观层次直接分析了中亚民众的区域认同的构建。其中，区域认同是整个分析框架中三个层次间的交叉点和本文的分析核心。在现实中，中亚的一体化进程是需求和矛盾同样突出的地区。作为内陆国家，中亚各国与外界的贸易交往有赖于彼此给予便利，地区水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则需要相互协调，所以中亚国家需要进行广泛的合作和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但中亚国家在这些跨国问题上矛盾重重，地区凝聚力和认同感的丧失是这些问题难以得到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中亚各国区域认同的形成，不仅关系到地区一体化，甚至关系到中亚各国未来的兴衰与前途。

通过分析，本文认为中亚国家可在以下两个方面推进中亚文化一体化和建构民众的区域身份：

(1) 目前中亚各国政治精英应当把促进地区文化“互融”而不是文化“互异”作为首要任务。中亚各国作为主权国家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发现中亚一体化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中亚各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反应。在中亚各国独立的头十年，各国的主要任务是以民族化和国家化为主。而第二个十年，中亚部分国家开始探索政治现代化的途径，而其明显标志则是，2005年左右中亚地区一度面临的“颜色革命”，较大一部分原因是国内社会在追求政治参与民主化和政治制度法制化所产生压力的结果。目前中亚各国民族化和国家化的任务，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中亚各国国内，无论是主体民族还是俄罗斯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对本国的认同度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在构建国家身份和认同方面，中亚国家已经没有独立之初那么紧迫，所以这是一个促进文化一体化的机遇期。中亚各国需要对区域文化一体化作出顶层设计，进行制度化建设，如国家间签订文化交流的条约和计划。在内容上也需要更加具体、更加具有操作性，能够对本国民众的区域认同进行积极构建。如共同挖掘中亚地区的文化遗产，以一个整体形象对外宣传，在此基础上可以尝试共同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互设立国家友好年，以区域形式专门设立青年文化交流基金以推动各国青年交流往来等。

(2) 中亚学者在促进文化一体化的建设中应当起带头作用，更为紧迫地对塑造区域认同作研究。中亚认同有赖于中亚本土学者去寻找各国文化中的交汇点和共同的价值观，以中亚地区面临的迫切问题为切入点，就如何更有效地推进地区一体化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并据此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进而上对政治精英进行学术启发，下对普通民众的集体身份进行塑造。与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研究相比，文化一体化政治敏感度较低，牵扯因素较少，是中亚学者可以大有作为的研究领域。

【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twenty-year practice, the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has not achieved any substantive progress. What's even worse is that the exist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has been replaced by competition and vigilance among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has come into a standstill. Why this occur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fluences of cultural factors of Central Asia on the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and argues that the religious culture in macro-level, the political culture in meso-level, and the regional identity in micro-level together contributed to the stagnation of the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The impacts of these cultural factors on the integration as following: firstly, the religious culture does not have enough regional cohesive force and could not supply the integration with required political thoughts; secondly, the political cultures of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been the impediment of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interdependence, and thirdly, scholars in Central Asia lack necessary and serious academic researches about the integration and the people in Central Asia have not form a kind of reg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the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the predicament of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religious culture; political culture; regional identity

【Аннотация】 За 20 лет практики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е добились сущ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гресса в процесс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ними постепенно уступило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и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и, попав в застой.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рассмотрены причины такого тупика с трёх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макроскопического –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культуры, среднескопическог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микроскопического –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населения. Авторы считают, что уровень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е является высокой и не может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идею для реализац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различные внутрен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культуры препятствуют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взаимозависим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ученые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беднеют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м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и по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и среди населения отсутствует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Эти культурные факторы совместно привели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ую интеграцию в тяжелое застой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тяжел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中亚：从外围到中心^{*}

V·多多诺夫 L·穆扎帕罗娃 D·穆罕穆德扎诺娃^{**}

【内容提要】中亚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处于国际劳动分工和国际经济中不利的“外围”地位。国际经济危机使得外围国家有了一个很好的突破机会。中亚国家超越“外围”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在独联体欧亚一体化空间内的合作，特别是中亚国家间的次区域合作来实现。中亚国家目前面临着严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单个国家无法有效解决。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客观、自然的进程，符合中亚各国的国家利益。中亚经济一体化的优先领域是：水和能源、贸易与经济、交通等。中亚各国的政治意愿以及财政资源能力，是中亚能否从外围到中心、能否在中亚地区一体化上取得成就的关键。

【关键词】中亚一体化 中亚贸易与经济一体化 中亚金融合作 中亚水与资源合作 中亚交通合作

【中图分类号】D81(3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2-0053-(18)

提升中亚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进程，必须植根于该地区各国国民经济中对外贸易和金融两大部门的发展之中。这两大部门决定了中亚国家在世界市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11）的阶段性成果。

^{**} V·多多诺夫（Vyacheslav Dodonov），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研究员；L·穆扎帕罗娃（Leyla Muzaparova），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副所长；D·穆罕穆德扎诺娃（Dariya Mukhamedzhanova），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场中的重要性与其竞争能力。

中亚：外贸与经济一体化

1、根据“中心—外围”的概念，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被认为是中心，发展中国家则被认为是工业化及经济增长的边缘地带。通常，这些发展中国家被认为不具备国内整合能力和独立自主的发展能力。两类国家间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贸易交流是这些经济关系中最显著的具体表现形式。

2、在“中心—外围”的模式下（其中，中亚国家和独联体国家被视为外围—半外围的转型经济体），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

（1）经济依赖：发展中的转型经济体与“中心”国家的合作，并没有带来经济上的平等，因为两者的合作关系，对于转型国家一方，是实现工业化的短期目标，但对于“中心”国家来说，则是为了更方便地获得外围国家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及其国民财富中最具价值的资源。（2）非对等的经济交换：外围国家陷入生产初级产品和不断增加外债的牢笼，这是由于他们要在进口商品和服务时，花钱购买蕴含在其中的知识产权，在出口初级商品和低附加值产品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被贱卖^①。

3、中亚国家在经济上处于外围地位，主要是由于对先进技术和资本的依赖，以及现代化部门的产品与原材料和粮食产品之间不对等的经济交换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外贸易并不是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尽管它反映出了“中心—外围”模式下区域发展的本质，无论是在全球、在地区和次地区层次都是如此。

4、中亚参与全球化，首先是对于贸易流的地理区位有影响。对于世界市场而言，中亚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来自于其自然资源。原油和重油是该地区第一重要的出口品门类（占了中亚国家贸易额的49%，哈萨克斯坦占据了本地区出口份额的99.1%）。按重要性排序，其他门类的出口品有：天然

^① 核心国家出口商品中大约90%的成本是所谓的“知识产权”，而外围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中“自然资源产权”所占有的价值是十分微小的。Glazyev, S.Y., Speaking points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Global Economy: Its Nature, Mechanisms and Prospects”, <http://www.eurasia.com.ru/mgu.html>

气和液化气（占中亚出口贸易额的 9.3%），放射性矿物（占 4%），金属（铜、铁、金，占 7.4%），铁矿石，棉花，小麦等。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亚国家的贸易优先国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原来与独联体国家的密切合作，转向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 1995 到 2000 年间，在中亚国家的出口份额中，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增长了两倍多，面向发达国家的出口增加了 1.3 倍，而面向转型经济体的出口则减少至三分之一。同期，在中亚国家的进口中，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增加了三倍，来源于发达国家的下降额度可以忽略不计（2%），而来源于转型经济体的额度减少至二分之一。2011 年，中亚国家对外贸易额按地理分布的情况是：中国占 26.1%，欧盟占 26%，独联体占 23%（其中俄罗斯占 13%，中亚国家占 5%），美国占 2.7%，其他国家占 22.6%。

5、中亚国家参与欧亚大陆的经济一体化，主要是通过两个项目，俄罗斯和中国分别是其中对于中亚国家有经济上吸引力的核心。这两个项目是：后苏联空间的欧亚一体化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上合组织实现的，这也成为中亚国家与中国进行地区合作的主要模式。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影响力的增长，直接导致了欧盟经济影响力（在中亚经济独立的形成时期，欧盟曾是中亚国家独立之初首要的贸易伙伴）成比例下降。

欧盟经济影响力的下降，不仅反映在与中亚地区的贸易额上，也反映其在全球生产总值、全球贸易额和全球投资总量比重上的下降^①。然而，我们并不认为上合组织有能力去弥补中心和外围国家间的鸿沟，因为在上合组织的理念中，没有表明要提升该地区在欧亚大陆和世界经济中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也缺乏这个经济能力。在我们看来，推动中亚国家超越外围地位唯一可能的方法是，需要弄清楚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本质，即只能在独联体的地区空间内，把经济合作推向更高层次，并逐步扩大中亚国家间的经济合作^②。

① 2000 年至 2010 年间，上合组织和中国占全球 GDP 的份额分别从 5.2%、3.6% 上升至 11.6%、9.3%；占全球贸易额分别从 4.9%、3.7 上升至 12.3%、9.9%。欧盟占全球 GDP 的份额从 33.7% 下降至 27.3%，占全球贸易额从 37.4% 下降至 33.9%。全球投资的流向也发生了改变，在 2005 至 2010 年，来自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量下降了 35%，而同期亚洲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和流出量几乎翻了一倍。在 2007 至 2010 年间，欧盟在中亚国家贸易的份额中下降了 3.3%，出口下降 4.7%，进口下降 2.4%。

② 缩小地区间以及“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的鸿沟，有多个经济发展模式：追赶模式，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模式，地区一体化合作和其他模式。

6、在中亚国家与欧亚一体化的“核心”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分别在地区和次地区层面，也逐渐进入了“中心—外围”模式。俄罗斯是在独联体空间里，对中亚国家有吸引力的经济中心，而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地区扮演了相同角色。我们可以看到，中亚国家参与欧亚一体化项目的主要动机是：

(1) 在欧亚一体化空间中，“中心—外围”模式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外围”；

(2) 他们把欧亚一体化理解为，所有参与国共同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

(3) 保护共同的经济权益与经济安全；

(4) 欧亚认同的理念是制度化的基础；

(5) 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与均衡发展的理念。

7、我们认为，及时医治中亚国家外围性病症（经济结构低效，地区间国家发展不平衡，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层次）的唯一可能的途径是，通过中亚国家间的次区域合作，以及在独联体欧亚一体化空间内的合作。

8、中亚地区经济独特的一方面表现在，由于长期处于经济外围地位，该地区发现自身成为欧亚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中转中心、政治与经济阵线上新的经济增长带、东西之间的交界处。中亚地区在地理上处于“中心地带”，这使得地区乃至全球大国和国际组织（俄罗斯、中国、美国、欧盟，印度等），对中亚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关注度有增无减。中亚也被视为能源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来源地和一个安全的交通要道。总之，中亚处在十字路口。由于地区及全球力量对中亚地区的关注日益增长，改变和固化该地区的经济边缘地位都是可能的。中亚的新前景以及中亚国家与外部关系的改变，取决于以下因素：

(1) 改变“中心—外围”模式中的位置关系。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空间正在发生转变。旧“中心”正在失去其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垄断，而外围国家，由于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的潜力等因素，国内市场在扩大，地区经济联系在加强，其发展更可持续、更有活力。

(2) 欧亚地区在世界经济领域内角色的转变。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经济增长中心的转变。世界经济的中心由过去的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逐渐在后危机时代转向欧亚。这里发展势头良好，主要的地区社会经济体系正在形成。这些体系主要是以欧盟为基础的欧洲体系，其经济、金融和政治能力

依然强大；以中国和印度为经济活动新中心的亚洲体系；以及在后苏联空间，受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经济影响的新兴的欧亚体系。

(3)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角色转变。亚洲开始是生产聚集的中心。随后，成为最具经济活力的中心，成为世界的主要市场。现在，亚洲下一步将成为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发源地。“国际日程将在这里被写就，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在许多其他领域也都将如此。”^①亚洲国家提出“统一亚洲”的理念(*concept of a united Asia*)，能增强亚洲国家的全球影响力。中亚是这个亚洲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 欧亚经济一体化在国际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中亚国家也参与到了欧亚一体化的进程。2010年至2013年间，欧亚一体化的主要成果是出现了一些关键的因素，这些因素决定着欧亚一体化的未来——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些关键因素包括，欧亚经济委员会(*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的创建、对欧亚经济共同体(*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的改革^②、独联体自由贸易区(*CIS Free Trade Zone*)的建立^③，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④等。

9、没有中亚国家的参与，欧亚一体化模式无法实现。由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以及俄罗斯组成的关税同盟，即共同的经济空间(*Common Economic Space*)和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⑤，是欧亚一体化的基础。经济和政治环境的特点，是提升中亚在欧亚一体化中重要性的一个主要因素。从现在至2015年，将是在后苏联空间实现经济安全的关键

① “Nazarbayev: Asia is becoming a crucial source of development ideas and models”, <http://www.newskaz.ru/economy/20130407>

② 2013年5月29日，在阿斯塔纳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会议上，决定在2015年1月1日将EACA体制转换为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③ 八个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议，即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还没有完成所有的签订程序。独联体国家自由贸易协定(*CISFTA*)必须在2013年全部签署完毕。

④ 2012年8月22日，俄罗斯成为关税同盟国家中第一个加入WTO的成员。此后，俄罗斯与WTO之间达成的关税协议包，成为关税同盟法律系统的一部分。

⑤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关税同盟(*CU*)于2010年1月1日正式起效，共同经济空间于2012年1月1日起生效。在2015年建设欧亚经济联盟(*EEU*)的协议，是地区合作的转折点。

时期，并将通过两个重要步骤来完成。中亚国家在其中都将扮演重要角色。第一个步骤是共同经济空间(Common Economic Space)建设，以及将在 2015 年启动的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第二，是 2014 年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地缘经济空间的重新安排。

随着“欧亚中心”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中亚国家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毕竟，只有在扩展“经济增长地带”的背景下，才有可能提升关税同盟的竞争力，这也是我们如何看待包括中亚在内的独联体空间的观点：

首先，对中亚国家而言，关税同盟市场(共同经济空间Common Economic Space)的重要性，大大超出独联体之外的其他主要贸易对象。例如，2011 年，与关税同盟国家的贸易占欧盟外贸额的 9.5%，占中国的 2.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关税同盟的贸易占据了中亚国家贸易额的 22.9%，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超出了 24%，在乌兹别克斯坦是 32% 强。第二，中亚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高了独联体的整体实力和全球竞争力(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从 3.27% 上升至 3.85%，占转型经济体^①总出口的比重从 78% 上升至 92%^②)。第三，关税同盟的全球竞争力，主要是初级产品(石油、天然气、金属、放射性矿物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其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更为便利；关税同盟出口到中亚国家的商品种类更加多样，这为发展国内商品生产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第四，如果中亚和独联体国家远离欧亚经济空间，则意味着欧亚一体化的崩溃。考虑到目前地区经济安全的高风险，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关税同盟国家的“经济增长带”将大幅缩水，这是难以承受之重。第五，随着关税同盟国家的经济逐步适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以及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或者观察员国的中亚国家，在世贸组织内协调立场、保护共同利益，关税同盟的影响力将不断扩大。^③

① 转型经济体，通常指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尤其是指前苏联国家及其在东欧的卫星国。——译者注

② 转型经济体在关税同盟国家的进出口额中的占比逐步下降(欧亚经济空间反应了中亚与其他国家一体化合作趋势的下降)。

③ WTO 在中亚的成员：吉尔吉斯斯坦，1998 年成为第 77 个成员国；塔吉克斯坦，2013 年 3 月成为第 159 个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拥有观察员地位。土库曼斯坦表示了加入 WTO 意愿(2013 年 1 月 24 日，土库曼斯坦共和国总统签署总统令，建立为加入 WTO 做准备的政府委员会)。

10、推进关税同盟国与中亚的欧亚一体化及合作的深化，以及解决“中心-外围”模式中存在的矛盾的先决条件是：

(1) 在全球经济衰退、发达国家没能从危机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关税同盟和中亚国家积极的宏观经济发展态势。

(2) 欧亚大陆的贸易体，大体上分为欧盟国家和亚洲国家这两大类。但是谈到中亚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时，需要明白的是，欧盟份额大幅下降伴随着亚洲国家份额的增加；而关税同盟的进出口贸易额中并未出现如此显著的变化，欧盟份额的减少量并不多。

(3) 关税同盟国家占中亚国家总贸易额的比重高达 23%，表明与地区共同经济空间里的“中心”仍有合作潜力。

11、哈萨克斯坦在地区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哈萨克斯坦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模式，主要建立在哈萨克斯坦的地区经济优势上：

(1)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是中亚最大和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占据了地区生产总值的 68.5%(人口占地区总数的 26%)，以及大部分的地区贸易(67%)。(2011 年)。

(2)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国家主要的贸易伙伴，占土库曼斯坦对外贸易总额的 46%，塔吉克斯坦的 62.5%。

(3) 哈萨克斯坦是非独联体国家与中亚国家贸易的主要伙伴。2010 年它与中国的贸易额占中亚国家与中国贸易额的 67.9%，占中亚与欧盟贸易额的 88%，占中亚与美国贸易额的 85%。

(4) 哈萨克斯坦也是中亚地区的主要投资目的地。2011 年吸引了该地区 71%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对外投资大约等于中亚总体对外投资(2011 年为 45 亿美元)。由此表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政策正驱动着中亚地区的外贸合作，并塑造其国际分工，推动着中亚国家经济一体化，带动着中亚国家加入欧亚一体化的项目。

12、因此，中亚正以“中心-外围”模式中的外围身份，参与从地区内到全球各个层次的经济合作。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趋势、贸易结构和地缘因素等，将固化中亚国家在全球和欧亚大陆的外围地位。中亚经济体正处在发展的转折点上，因为全球和地区性的大国与国际组织，对这个地区的关注兴

趣持续上升，他们决定着中亚地区经济的外围地位是固化下来、还是发生改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想改变中亚国家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唯一的可能是，中亚各国政府来推动工业化、现代化，并在后苏联空间内积极推动经济的一体化。

正是关税同盟（中心）和中亚（外围）在目前的独联体空间内打造了“中心—外围”模式下的经济和一体化的环境。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日益承担着中亚经济带安全问题解决者的角色，抵消外国经济及外部不稳定带来的不利影响。中亚国家参与欧亚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机是：“中心—外围”模式中的“外围”是模式中的重要因素，把一体化视为共同经济决策的过程，在一体化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理念。

中亚在金融方面的合作与一体化

中亚地区金融领域的发展，以及通过金融提升中亚的地位，这样的前景是存在的。然而，我们认为这样的发展机会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在所有中亚五国中，金融部门仍然处于经济改革范围之外。而且，一些国家根本就没有一个完备的金融机制（比如股票市场）。但是，这种薄弱的金融基础也可能是金融部门可能实现加速发展的条件。重要的改革一旦推行，投资吸引力增加，该领域将在一体化中期成为地区经济发展中最迅速的领域。

不过，即使金融领域及其他经济部门迅速发展，也很难设想中亚地区在某种程度能成为一个中心，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因为中亚不仅与周边的大区域（更不必提作为一个整体的欧亚）相比，甚至跟一些邻国（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相比，都显得体量过小。IMF 公布的 2012 年地区 GDP 数据显示，哈萨克斯坦 GDP 为 2027 亿美元，吉尔吉斯斯坦为 65 亿美元，塔吉克斯坦为 77 亿美元，土库曼斯坦为 352 亿美元，乌兹别克斯坦为 511 亿美元。地区总 GDP 为 3030 亿美元。这个数字占全球经济的 0.4%，中国经济的 3.7%，关税同盟国的 13.2%，俄罗斯经济的 14.9%，印度经济的 16.4%。与那些庞大的经济体相比，即使假设中亚的企业能够嵌入周边国家——无论是阿富汗、伊朗或南亚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也很难对中亚经济前景作出乐观预

言，除了在本地区以外，它很难成为一个经济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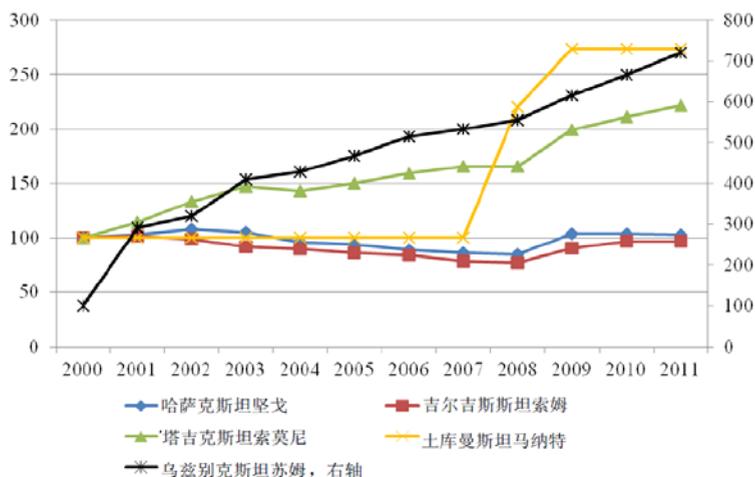


图 1 2000 年中亚国家货币汇率指数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国家账户主要材料数据库 (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 Database) 计算而来。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selbasicFast.as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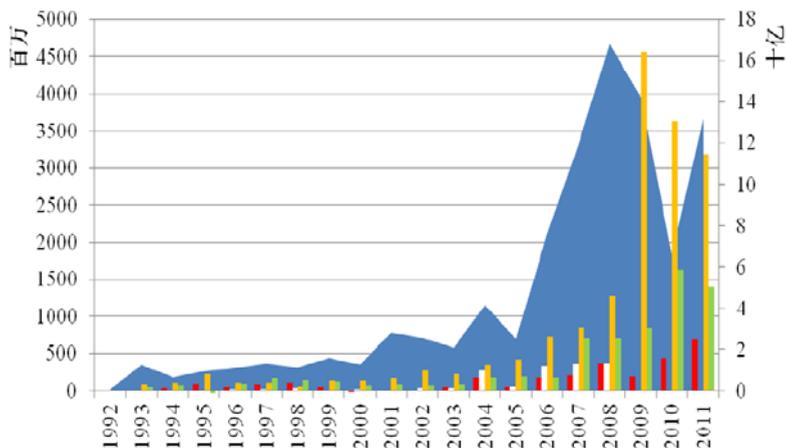


图 2 中亚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趋势图，以美元计价

注：图中柱形数据使用的是左轴单位，柱形从左至右分别代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锯形数据使用的是右轴单位，代表哈萨克斯坦。

数据来源：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t inflows (BoP, current US\$).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orld Bank.

该地区金融部门的发展与整体经济发展的趋势一致，宏观经济稳定则汇率稳定。但在一些国家，易受外部经济影响（参见图 1），有时的波动很大。这些外部影响包括全球金融危机（2008 年至 2009 年土库曼斯坦马纳特（manat）的大幅贬值，及 2009 年其他货币的大幅度贬值）。

由于该地区大部分国家对世界大宗商品市场的依赖，造成了经济发展态势的剧烈波动，包括货币领域，拖累了出口以及整个宏观经济的指标。国际投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如图 2 所示，如同波动的物价一样对经济有实际的影响。

除了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积极上升图景，也必须注意到自 2008 年至 2011 年的危机和后危机时代，外商直接投资这个指标非常不稳定，呈锯齿状，这种情况部分导致了上述的汇率波动。总体而言，因为外商投资占该地区总投资份额比重大，全球金融危机后外商投资大幅减少，影响了整体的投资积极性。在 2007 至 2008 年，中亚地区的整体投资达到顶峰，随后逐渐下降，特别是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参见表 1）。

表 1 2000 年-2012 年中亚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指数（土库曼斯坦数据缺失）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哈萨克斯坦	149	145	111	117	123	134	111	114	115	103	97	103	104
吉尔吉斯斯坦	137	86	90	93	102	106	155	105	106	131	91	97	142
塔吉克斯坦					150	112	170	215	141	82	113	103	76
乌兹别克斯坦	101	104	104	105	105	106	109	126	134	125	109	108	112

数据来源： CIS Statistics Committee, <http://www.cisstat.org/>

这种趋势的出现，可以从中亚国家自身金融系统中找到原因。由于股票市场、银行和投资机构不发达，难以提供支持发展所需的大量资金。无法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特别是无法为现代化所需的高端产业及设备制造业提供资金。中亚国家所有的关键宏观经济指数，在世界经济中只占极小的百分比。例如，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银行贷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一项，中亚国家中表现最好的哈萨克斯坦只排在第 120 位。股票市场的

表现与金融系统毫无二致。哈萨克斯坦（同样是中亚国家中在该领域表现最好的）排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全球 100 强经济体的末尾，2012 年末股票市场资本总量只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1.7%。地区内的其他三国——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没有股票市场或者没有股票市场数据。

甚至，中亚地区的许多国家在反映金融发展的负面指数上却位居前列。在两年中，哈萨克斯坦不良贷款率位居世界银行公布的国家排序的首位：2011 年为 30.8%，2012 年为 31.7%。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排在贷款利率最高国家的前十名。2011 年吉尔吉斯斯坦利率以年贷款利率 40.2% 占据第 4 位，塔吉克斯坦以 24.8% 占据第 9 位，甚至“击败”了问题缠身的经济体，如阿富汗、科索沃、巴基斯坦和伊拉克（利率分别为 15.1%，14.4%，13.9%，13.6%）。

中亚国家在金融领域内存在的问题很多，但也有积极面。在金融体系中，政府债务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例如，2011 年，在世界银行排名中，哈萨克斯坦政府以负债 10% 排第三位）；在中央银行中有相当高水平的外汇储备。至于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方面，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民总储蓄，超出全球平均水平（见表 2）。根据 IMF 的数据，2011 年至 2012 年，它们的国民储蓄率在 24.6% 至 24.8% 之间，而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储蓄率水平，与七国集团和中东欧国家齐平（2012 年分别为 18%，16.5%）。

表 2 中亚国家国民总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估算
哈	21.51	24.34	29.68	28.00	27.03	28.23	30.89	28.04	31.65	26.92	27.28	29.53	27.39	27.26
吉	15.69	18.10	16.32	22.28	25.77	24.43	19.45	14.79	4.691	20.35	17.42	17.52	11.40	17.34
塔	13.39	8.712	10.27	12.31	11.99	13.18	10.90	13.43	10.00	13.46	15.35	15.12	15.40	14.91
乌	21.38	20.12	22.40	26.59	31.66	35.68	38.78	37.32	39.68	33.19	36.81	36.64	31.57	30.95

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13.

而且，中亚国家金融部门得以迅速发展的先决条件都已就位。除了高储蓄率以外，金融机构目前处在不发达的水平（一些国家的金融机构类型尚不

完备), 因此金融机构大有发展的空间; 该地区的一些经济部门极具投资吸引力, 这将会增加对高质量金融服务的需求; 家庭储蓄绝对值增加, 也将创造出新的金融服务需求。这些因素将在短期和中期促进金融部门的快速发展, 以及使那些尚未发展的金融机构取得深度和广度上质的进步。同时, 需要指出, 中亚金融机构迅速而优质的发展, 在总体经济深化改革的框架下, 正在变得现实与可能。这些改革包括, 提高经济透明度、经济自由化、清除外商投资障碍(如利润返还投资国)、扩大私营企业可进入的行业领域等。

下面列出的是中亚地区在提升其国际经济存在的过程中, 金融领域发展的主要内容:

(1) 银行领域的发展, 着重借贷给尖端工业和出口导向型的生产者。

(2) 在没有证券市场的国家建立证券市场; 在已经存在证券市场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引导其完善以适应该国市场的发展水平。

(3) 培育和发展对中亚地区经济而言全新的投资机构, 如投资基金、风险投资机构、再保险公司等。

(4) 建立公私合营体系, 在制造业、金融和外贸领域实现政府资源与私营企业合作, 优势互补。

(5) 创新与现有机制不同的金融工具, 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手段以使实体经济获取固定资本资产, 推动分期付款, 提供货物出口保险、融资操作以及金融风险管理。

(6) 促进中亚国家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以及与主要周边国家金融市场的区域一体化。

中亚区域一体化前景

哈萨克斯坦认为, 全体中亚国家成功发展的保证, 在于活跃的区域内一体化。

中亚国家目前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而且是域内国家无法有效单独解决的。通过互惠的一体化, 中亚国家可以以联合的力量来更有效地解决问题。这些问题是:

第一，中亚国家经济面临严重的结构问题。大多数中亚国家处在生产初级商品阶段，工业不发达，非能源部门投资效率低，这些因素削弱了经济竞争力，应对外部影响的能力十分脆弱。

第二，尽管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发展和成就，中亚国家仍然面临着多重社会问题。例如，近四分之一的中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使得把经济的积极发展转化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上，充满了挑战。

第三，中亚地区和中亚国家的安全问题，如非法移民，日益增多的毒品生产与非法交易，灰色经济等，都极大地影响着中亚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

更进一步，中亚国家的市场改革步调不一致。一些国家的改革进程落后于邻国。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中亚推进一体化的努力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在独立后的 22 年间，中亚国家见证了大量的地区性和国家间合作组织的出现。其中有：中亚经济共同体（Central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CAEC），中亚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of Central Asian Cooperation, OCAC），欧亚经济共同体（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EAEC），上海合作组织（SCO）及许多其他组织。

中亚经济共同体（CAEC）创建于 2001 年，在这些区域组织中拥有特别的地位。它是中亚国家第一个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有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然而，该组织并未有效运行。因此它被解散，并成为中亚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of Central Asian Cooperation）的基础。2002 年 2 月 28 日，各国首脑在阿拉木图签署了建立中亚合作组织的协议。

终止中亚经济共同体（CAEC）的原因很多，包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考虑。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共同体内部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对组织应该如何运转的利益诉求不同。

中亚合作组织（OCAC）是顺应长远及多样化的政治对话的需要而建立的，旨在丰富地区一体化形式，提升机制建设，在政治、经济、科学及技术文化与人文交流领域强化并实现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亚经济共同体（CAEC）签订了 250 多个协议，但只有少数几个协议生效。为此，中亚合作组织（OCAC）取代了中亚经济共同体（CAEC）繁冗的官僚体系。在中亚合作组织（OCAC）中，各国派出的协调员地位很高，都可以直接向本国总统说明情况。

中亚合作组织（OCAC）的主要目标，是在这个拥有五千万人口的地区，创造一个共同经济空间。其使命是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环境、文化、人文，以及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维护区域稳定；互相提供支持，应对威胁成员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的事件；合作打击地区和跨国犯罪，如，毒品非法交易，非法移民和恐怖主义等。

目前，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三个共同体（consortiums），分别应对水及能源、食品供应和通信问题。共同体的首要理念是尊重和增进所有参与国的利益。如果共同体能够得以建立，中亚合作组织将能最有效和积极地发挥地区国家的经济潜力，消除经济、文化和人文领域发展存在的障碍。

中亚合作组织已经在统一关税立法和标准化关税统计方面取得了进展。在中亚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扩展了中亚地区在社会、科学以及安全领域内一体化的机会。

然而，尽管在推动中亚国家社会经济及人文领域合作方面付出了多重努力，但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我们认为，导致中亚国家一体化水平低的首要原因是：

（1）在 1990 年代前半期，经济危机迫使中亚各国加强本国的国民经济，彼此分离，独立发展。

（2）随后，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国家利益分化，抑止了经济一体化。

（3）近些年，地缘政治及国家安全，以及在全球政治大背景下的外部影响，成为地区的前沿问题。这些问题分散了对于地区一体化的关注。

（4）新成立的很多一体化组织效率低下，多个地区组织所带来的冗杂机制，也是中亚国家一体化处于低水平的重要原因。

（5）缺乏财政资源，是一体化水平低的另一个原因。

现在，几乎所有中亚国家都意识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自身被挤压到全球

发展边缘的威胁。解决的方案是，通过强而有效的一体化建设，提高能力，在国际事务中可以独立，不依赖外部力量。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客观、自然的进程，符合中亚各国的国家利益。中亚需要一体化，还由于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中亚各国之间深刻的经济互相依赖及互相补充的需要。甚至，对中亚国家来说，加深一体化进程以确保地区和国家安全，已经变得极端重要。

在几个关键领域可以加深经济合作：（1）开发自然资源，在能源及水资源领域内的合作；（2）交通领域，天然气及石油管道建设；（3）基于国家间的劳动分工，合作经营及合资企业网络建设；（4）环境领域，这是中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我们认为，必须优先着力于能够深化地区一体化进程的经济合作领域，其中有四个方面是最主要的。

第一项是**水及能源资源的共同可持续使用**。因为中亚国家都与两河（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相联系，他们处于同样的生态系统，并共同拥有加兹利—布哈拉—塔什干—奇姆肯特—阿拉木图（Gazli-Bukhara-Tashkent-Shymkent-Almaty）天然气管道。

该地区的水资源管理目前有如下的问题：（1）水资源普遍短缺；（2）缺乏共同的法律框架；（3）经常忽略邻国利益；（4）违反目前已有的跨流域水资源分配原则；（5）缺乏一致的水和能源交易协议（指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开放托克托古尔（Toktogul）水库供水，以换取冬季燃料和其他能源协议）。

这些问题只有在中亚各国政府表达出足够的政治意愿时才能得到解决。所有的议题应该通过建设性协商来解决。在该领域，地区国家间的合作，必须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原则之上，如，对主权的尊重、平等的伙伴关系、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以及善意地承担共同责任。

在该领域，地区国家需要优先做到的是：（1）提出一个可持续使用地区水资源的新战略；（2）制定针对跨界水资源使用的原则。

为了更有效地管理水及能源资源，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必须制定出一套共同战略。希望国家间水和能源集团（Inter-State Water and Energy Consortium）在中亚国家执行水和能源共同政策中发挥主导作用。

促进经济一体化深度发展的第二个优先领域，是**提升贸易和经济合作**。

目前，在中亚国家贸易合作中存在的诸多障碍，导致走私猖獗，造成这些国家直接的经济损失。

一项关于中亚国家近年来的贸易走势分析显示，即便在一些年份内呈现出一定的回升，但双边贸易额总体在下降。

这并不意味着中亚国家之间没有什么可以进行贸易的。恰恰相反，中亚经济的互补性很好，在很多产品上都是如此。因此，中亚国家间贸易额的下降，直接反映了在贸易领域存在着大量未解决的问题。如果各方有意愿，这些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

下面的方案，可能有助于消除贸易与经济合作中的绊脚石：（1）为自由贸易的有效运行，协调关税和税收法律；（2）关税规则和程序标准化；（3）防止单方面限制从中亚国家进口的行动。

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第三个优先领域是交通。

多项通关费用、保险费及其他费用，导致目前重型货运车辆跨界通行成本极其昂贵，难以承受。

基于此，为过境货运和客运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经济 and 物流环境，是极其重要的。这项工作将对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有效运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中亚国家必须完成以下工作：（1）协调交通管理规范；（2）针对所有类型的交通，实施共同的关税和费用政策；（3）最大程度地统一货运和客运税费。

如果中亚国家能在某个时间点，在以上三个经济一体化优先领域内取得一定的成就，在未来就将有可能达到一个更高水平的、投资导向的合作。这意味着，经济一体化的第四个领域，可能是**加强合营工业企业建设，以及推动商业界的直接联系**。

以下机制有助于按此路径实现一体化：（1）协调管理经济活动的国家立法；（2）在区域内为企业经营创造一个良好的物流和经济环境；（3）协调不同产业部门专业化生产的政策；（4）支持中亚区域内符合国家和地区利益的

高效率的生产者；(5) 在科学、技术和工业领域发展合作企业；(6) 在关联区域建设共同投资项目。

总体而言，在中亚地区加深一体化进程和扩大区域合作，不仅会促进地区国家经济地位的提升，为进入世界市场提供便利，也将在区域内建设一个良好的、安全、稳定及可持续发展的秩序和环境。

(赵舒婷 译)

【Abstract】 Due to historic and realistic reasons,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re the periphery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global econom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is provides these peripheral countries a great opportunity. An important approach for these countries is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in the Eurasian integration among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 especially the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among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Currently,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re encountering serious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which could not be effectively solved by a single country.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Central Asia is an objective and natural process, conforming to national interests of each country in this region. The priority of Central Asia economic integration includes fields such as water and energy, trade, economy and transportation. Political willingness and financial abilities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s a key to the prospect whether Central Asia can turn from peripherality to centrality, and achieve success for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Key Words】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Central Asian Trade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Central Asi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Central Asian Cooperation in Water and Energy, Central Asian Transportation Cooperation

【Аннотация】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силу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причин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разделения труд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находятся в неблагоприятном «периферий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предоставил периферийным странам хорошие шансы для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прорыва в своём развитии. Важным способом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периферийного» статуса для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являетс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н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СНГ, в частности суб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талкиваются с серьезным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 проблемами, которые не могут быть эффективно решены усилиями отдельных стран.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является объективным,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процессом,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интересам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иоритетным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являются водные и энергоресурсы, торговля и экономика, транспорт и т.д.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воля и финансовые ресурсы является ключом к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еребраться от периферии к центру и достижению успехов в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Интеграц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торговая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финансов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сфере водных и энергоресурсов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транспорт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与挑战

——基于二元响应模型的计量分析*

张恒龙 谢章福**

【内容提要】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上海合作组织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一直裹足不前。面临挑战,出现了一些所谓逆经济一体化的现象,这主要是指像上海合作组织和欧盟这类国际组织,短期内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出现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情况。需要检验上合组织成员之间是否具备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基础,进而,对目前出现的逆经济一体化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为此,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具有内生性的假定,运用二元响应模型开展研究,回应了学术界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是否需要将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其建设目标继续推进的争论。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 区域经济合作 二元响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2-0071-(20)

引言及文献回顾

本文开展的研究,旨在回应学术界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是否需要将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其建设目标继续推进的争论。为此,我们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11)的阶段性成果。

** 张恒龙,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谢章福,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生。

织具有内生性的假定下，通过二元响应模型，实证检验上合组织成员之间是否具备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基础；同时，有必要对目前出现的逆经济一体化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通过以上工作，为上合组织今后的发展提供理论建议。

目前，世界经济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其组织机构的主要代表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另外一种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机构包括诸多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例如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参加区域经济合作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战略选择。为了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为了缓解我国日益严重的能源短缺问题，中国必须加入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浪潮中去。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经济合作来实现的。区域经济合作从低级到高级可以分为 5 个阶段：优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同盟。优惠贸易协定是指成员国之间通过协定对特定商品或服务提供优惠关税；自由贸易区是成员国取消国家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使商品的自由流动；关税同盟是在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对非成员国采取统一的关税。共同市场是在相互之间取消贸易壁垒并建立统一对外关税的同时，成员国之间的生产要素可以完全自由流动；经济同盟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最高阶段，成员国之间商品和生产要素可以完全自由流动，统一对外关税，并且采取共同的经济政策。

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 1996 年，截至目前共举行了十三次峰会，由一开始的以安全合作为驱动演变为现在以安全和经济合作共同驱动。2003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后，经济合作的机制不断得到完善，并且启动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措施，各国之间开始了以上海合作组织为桥梁的经济和技术合作。但是自 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在总理会晤、经贸部长会晤以及每年一度的峰会上，中国提出了诸多推动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建议都没能通过，甚至前几届峰会上提出的落实经济合作的相关政策也被搁置。导致上海合作组织这几年来在经济合作上面裹足不前，剔除中国经济增长的大环境后，甚至被认为在经济合作上倒退了。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提到的逆经济一体化，主要是指像上海合作组织和欧盟这类国际组织，短期内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情况。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影响因素的分析；上海合作组织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遇到的问题及困境研究；运用二元响应模型解释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问题。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影响因素分析方面，目前国际上主要以鲍德温等人的研究成果为主。他们^①首先总结了1995年以前的研究，主要是比较分析区域内国家建立一体化组织后形成的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两个方面，认为当贸易创造超过贸易转移时，一个国家才会倾向于成立一体化组织。弗罗因德和奥尼拉斯^②则总结了1995年至今的研究成果，包括外部最优关税、国内政治，包括特殊利益集团等一系列的因素，都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重要影响。另外，在某一个自由贸易协定（FTA）对另外一个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影响方面，贝尔等人^③通过一般均衡模型计算了一个FTA对该FTA成员国成立其他FTA的影响，以及该FTA对没有其成员国参与的FTA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都有显著的影响。格罗斯曼等^④认为两个国家在谈判是否成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时，要考虑到两国的政治因素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同时这些影响因素对两国采取何种合作方式都有很大的影响——是最初级的优惠贸易协定还是成立自由贸易区，甚至更高级别的合作形式，如关税同盟等。天然贸易伙伴（Natural Trading Partners）是最近几年讨论区域经济合作中经常涉及的概念。一开始是由旺纳科特和卢茨^⑤提出的，克鲁格曼^⑥、

① Richard Baldwin, Anthony Venable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G. Grossman and K. Rogoff, e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III*, 1995, Amsterdam: North-Holland.

② Caroline Freund, Emanuel Ornelas,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0, pp.139-166.

③ Scott Baier, Jeffrey Bergstrand, Ronald Mariutto,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Revisited: Distinguishing Sources of Interdependence”, 2011, Unpublished.

④ Gene Grossman, Elhanan Helpman, “The Politics of Free-trade Agree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5, No.4, 1995, pp.667-690.

⑤ P. Wonnacott, M. Lutz, “Is there a case for free trade areas?”, In JJ Schott ed., *Free Trade Areas and U.S. Trade Policy*, 1989, pp.59-84.

⑥ P. Krugman, “Is bilateralism bad?”, in E. Helpman, A. Razin ed.,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rade Policy*, 1991,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9-23.

富弗兰克尔等^①的文献当中也都提到过，是指那些拥有共同的边界、相似的文化或者语言等的国家，这些都属于天然贸易伙伴，因为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两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可以推动两国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从而增加经济合作带来的利益。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合作协定的签订与否。维纳布尔斯^②提出，仅仅在成员国之间拥有比较优势，容易导致成员国之间收入分配两极化。因此，相较于南南合作并签订区域经济合作协定，很多发展中国家更喜欢选择与发达国家签订区域经济合作协定，即南北合作；因为发达国家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拥有比较优势，也就是绝对优势，可以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关于上海合作组织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遇到的问题及困境研究，则主要以国内文献研究为主。这些文献以大量的篇幅从理论上分析目前所遇到的困境，但是几乎很少涉及实证方面的数据、量化分析，很少能集中于一点。这就造成文献的研究内容比较宽泛，缺乏实证依据。陈琨^③提出上合组织中既有发展中国家，又有大国，并且与中国共同拥有漫长的边界，不可能不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于俄罗斯来说，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才是其外交的主要优先方向，因为那里集中了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中国作为一个能源消费大国，在作出外交决策的时候一定不会忽视能源的因素。上海合作组织对维护中国与中亚的油气资源贸易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对于俄罗斯来说，中亚各国丰富的油气储量对极力要实现大国复兴的俄罗斯来说是一个诱人的筹码。因此，它在能源领域加紧维修改造旧有管道的同时，积极谋划新的管道建设，以加强对中亚能源外交的控制。李福川^④研究了俄、白、哈关税同盟及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俄、白、哈关税同盟对上海合作组织部分成员国的排他性影响，使成员国双边贸易摩擦变成多国贸易摩擦，由于关税同盟的正式运行，中国与其中一国贸易摩擦的影响会自动扩展至另外两国。

① J.Frankel, E.Stein, S.J.Wei, "Trading blocs and the Americas: the natural, the unnatural, and the super-natur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5, Vol.47, pp.61-95.

② Anthony Venables,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Regional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Economic Journal*, 2003, Vol.113, pp.747-761.

③ 陈琨：“论中俄上海合作组织政策相异的原因”，《改革与开放》，2011年第2期。

④ 李福川：“俄、白、哈关税同盟及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1年第7期。

刘洪洋、胡劼^①分析了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定位不清，定位包括政治定位、功能定位和政治地理定位；其次是成员国之间进一步合作的经济基础不够坚实，由于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都参差不齐，都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经济结构很难互补，造成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在一些领域还形成了竞争；再次是内部凝聚力受到极大挑战，中亚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文明交汇、冲突、融合的地方，这里聚集着俄罗斯文化、突厥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等多种文化。贾俐贞^②提出了上海合作组织的脆弱性，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化、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内部缺乏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李立凡^③总结了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合作中出现的一些主要障碍：首先是金融瓶颈，如银行的信贷风险。近年来，中亚国家银行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对实际经济领域的贷款规模不断扩大，由此也产生了银行面临的系统性信贷风险因素不断增加；其次，上海合作组织中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尚待开发，一些国家对合作的重点还存在分歧；最后是各成员国之间还没有就贸易自由化的具体时间表达成一致，部分成员国对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可能对本国产业带来的竞争压力感到担心。郑雪平、孙莹^④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的次区域、跨区域经济组织大量存在，弱化了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职能。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主要面临来自欧亚经济共同体、亚欧会议、亚洲银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挑战。此外，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且参差不齐，影响了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推进，造成相互投资规模小且贸易量不大。

最后关于二元响应模型，这个模型是贝尔和伯特兰在 2004 年、2007 年、

① 刘洪洋、胡劼：“浅析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应对策略”，《改革与开放》，2010 年第 9 期。

② 贾俐贞：“构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战略思考”，《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 年第 1 期。

③ 李立凡：“论上海合作组织经济与贸易合作——兼论中国对推动上合组织经贸一体化的设想”，《世界经济研究》，2007 年第 4 期。

④ 郑雪平、孙莹：“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发展路径”，《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6 年第 3 期。

2009年和2011年的一系列文章中介绍和使用的。他们^①假设，在一个贸易模型中，产品市场特征为垄断竞争，该产品仅需劳动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且不同大陆上任意两国之间的运输成本已知，运用二元响应模型，样本包括了1996年之前存在的1431对签订了FTA的国家，成功解释了其中1145对国家间拥有的FTA，也就是解释了97%的FTA。在肯定FTA的内生性之后，Baier和Bergstrand（2009）^②通过匹配计量的方法（matching econometrics）得出两国之间的距离和GDP是影响两国签订区域经济合作协议与否的最主要因素，并且在这两个因素有利的情况下，两国实施区域经济合作后，贸易流量趋于稳定的增加。

虽然国际上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因素研究比较多，但是应用这些成果、相关的计量方法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研究，截至目前还较少。本文拟在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遇到挫折的大环境下，通过实证分析，来探求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文章主要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和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引入二元响应模型，以及相应的影响因素的介绍和计算方法；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最后是结论，通过前面的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计量方法、数据测度及样本的选择

本文采用二元响应模型（Binary Response Model）。该模型可以从一个潜在变量模型推理而来：

$$y_i^* = \beta_0 + x\beta_1 + e_i$$

其中 y^* 表示的就是一个潜在变量，是一个观测不到的变量，在我们这里的经济意义就是指一个国家从区域经济合作或者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时带来的效益； β_0 是一个常数； x 是一个包含多个解释变量的向量，例如

① Scott Baier, Jeffrey Bergstr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64, No.1, 2004, pp.29-63.

② Scott Baier, Jeffrey Bergstrand, "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Flows Using Matching Econometr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77, No.1, 2009, pp.63-76.

涉及的一个或多个经济特征； β_1 则是一个包含多个系数的向量；最后的 e 是一个独立于 x 的误差项。

我们将潜在变量定义为：

$$y^* = \min(\Delta U_i, \Delta U_j)$$

其中 ΔU_i 和 ΔU_j 分别表示 i 国和 j 国从区域经济合作中获得的效用。只有当 $y^* > 0$ 时双方才会赞同成立一体化组织或者经济合作的其他形式。

两国从区域经济合作中获得的效用无法直接观测，我们可以将 y^* 定义为一个指示变量，以是否签订区域经济合作协议而定，签订则取值为 1（表示 $y^* > 0$ ），反之则为 0（表示 $y^* \leq 0$ ），那么成立或加入一个区域经济合作协议的概率 P 可以表示为：

$$P(FTA = 1) = P(y^* > 0) = G(\beta_0 + x\beta_1)$$

其中 $G(\bullet)$ 表示的是一个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或 Logistic 分布的方程，从而确保 $P(FTA = 1)$ 取值于 0 到 1 之间。

模型的解释变量 x 是个包含多个变量的向量，这里我们选取了 10 个变量 Natural、Remote、RGDP、DRGDP、DKL、Veto、System、Govlrlc、Frac 和 Checks。以下逐一介绍他们的含义及计算方法：

Natural 是指两国是否属于天然贸易伙伴，若是天然贸易伙伴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天然贸易伙伴是指两国是否接壤，或者具有相似的文化、语言等。例如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两个国家是相邻国家；又例如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虽然这两个国家没有接壤，但是曾经都属于苏联，有着许个相似的文化，因此也是属于天然贸易伙伴。美国和加拿大，这两对国家既有共同的边界，更有相似的文化，也属于天然贸易伙伴。东盟十国之中，有些国家是接壤的，有些国家的领海是有交集的，而且文化也有一定的共同性，所以东盟十国相互之间都是天然贸易伙伴。中国和南非，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没有交集，所以不属于天然贸易伙伴。

Remote 是指两国经济中心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中心之间的平均距离。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对于每个国家的测量起点不是该国的地理中心，也不是该国的行政中心，而是该国的经济中心。虽然很多国家的经济中心和行政中心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使用的是该国的经济中心，例如中国，

我们测量时使用的是上海而不是北京；又例如印度，我们使用的是孟买，而不是新德里。其计算方法如下：

$$Remote_{ij} = DCONT_{ij} * \left\{ \frac{\left[\log \left(\sum_{k=1, k \neq j}^N Dis\ tan\ ce_{ik} / (N-1) \right) + \log \left(\sum_{k=1, k \neq i}^N Dis\ tan\ ce_{jk} / (N-1) \right) \right]}{2} \right\}$$

如果两国在同一个洲则 $DCONT_{ij}$ 取 1，不在同一洲则取 0，因为计算的是 i、j 两国经济中心距离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中心的距离，两国位于不同洲的话 Remote 这个值自然没有意义。 $\sum_{k=1, k \neq j}^N Dis\ tan\ ce_{ik} / (N-1)$ 和 $\sum_{k=1, k \neq i}^N Dis\ tan\ ce_{jk} / (N-1)$ 分别表示 i 国和 j 国距离样本国家的距离的平均值。

RGDP 和 DRGDP 则分别表示两国的 GDP 之和与 GDP 之差，前者表示两国的经济发展规模，而后者表示的是两国的经济发展的相似度。考虑到这 2 个值会相对较大，为计量方便，所以对它们分别取对数值进行计算。

DKL 测量的是两国自然要素禀赋的差异，因为每一个国家的自然要素禀赋很难直接测量和表示，故我们用两国的人均 GDP 来分别代替两国的要素禀赋。

最后 5 个指数 System、Gov1rlc、Frac、Checks 和 Veto。前面 4 个指数是我们从世界银行政治制度数据库（The World Bank's Database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中选出来的。System 显示一个行政首脑的选举制度，取值分别为 0（直接的总统选举制，Presidential）、1（组合选举总统制，Assembly-elected President）、2（议会选举制，Parliamentary）。

Gov1rlc 表示的是一国最大政党的政治倾向，分为右翼（1）、左翼（3）和中性（2）。

Frac 度量一国立法机构的席位在不同政党间的分散程度。

Check 和 Veto 都是表示一国否决者的数量，只是基于不同的计算方法，

其中Veto来源于亨尼兹（2002）^①的 2013 版本。经过测算，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0.3187，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所有变量的含义列于表 1：

表 1 各变量含义

变量	含义
Natural	两国是否接壤，或者具有相似的文化和共同的语言等
Remote	两国经济中心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中心之间的平均距离
RGDP	两国的 GDP 之和，表示两国经济规模
DRGDP	两国的 GDP 之差，表示两国经济相似度
DKL	两国自然要素禀赋的差异
VETO	一国否决者的数量
System	一个行政首脑的选举制度
GovIrlc	一国最大政党的政治倾向
Frac	一国立法机构的席位在不同政党间的分散程度
Checks	一国否决者的数量

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已有研究都将 FTA 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处理，我们认为这有可能会产生误差。因为 FTA 与一国 GDP 等因素的具体关系并不确定，有可能 FTA 的存在推动了一国经济的增长，也可能是一国经济的发展促进该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最终导致参与各种经济合作组织。

二元响应模型可以计算出样本内任意两国之间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的概率。我们对样本的选取，除了目标区域，还必须包括与这些目标区域同一洲的国家以及不同洲的国家，包括同一洲中与他们签订和没有签订经济合作协定的国家。我们这次检测的目标区域是上海合作组织，自然包括上海合作组织的 6 个成员国：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但是乌兹别克斯坦部分数据缺失，因此暂时没有加入。因为其中 3 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互相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除此之外又仅仅与俄罗斯签订了区域经济合作协定，所以在选取与目标区域签订和没有签订经济合作协定的国家时，我们主要是考虑

^① Witold Henisz,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dustrial Corporate Change*, 2002, Vol.11, No.2, pp.355-389.

中国，而与中国签订区域经济协定主要是 FTA，包括东盟十国、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冰岛、瑞士、哥斯达黎加和南非等国，没有签订区域经济合作协定的则选取了同一洲的日本、韩国和蒙古等国，和不同一洲的美国、加拿大等国。

根据上面这些样本选择的要求，最后我们选取了 30 个国家作为样本，分别是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韩国、日本、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蒙古、印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每 2 个国家组成一对，总共 435 对国家。

在数据选择上，有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两种选择，由于样本数量比较大，而且选择的指标也比较多，经过再三考虑以及数据收集，最后我们选取了最新的一年 2012 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也就是使用截面数据，435 对国家，每一对国家包括了 Natural、Remote、RGDP、DRGDP、DKL、Veto、System、Gov1rlc、Frac 和 Checks 总共 10 个指标的 4350 个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实证结果及分析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区域经济合作协定，属于 0-1 变量，是非连续的，故不适合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线性概率模型回归；我们假定残差项服从正态分布或者 Logistic 分布，因此我们采用最大似然估计（MLE）进行 Probit 和 Logit 模型的估计。此外我们用这两种模型同时进行估计，可以比对两种方法回归出来的数据，根据数据差异性的大小，可以知道数据的稳健性。

我们分别用 Logit 方法和 Probit 方法对这 30 个国家 2012 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实证结果如表 2 和表 3 所示：

表 2 Logit 回归结果

Variable	1	2	3	4	5	6
Natural	2.4338*** (0.3149)	2.3516*** (0.3203)	2.5109*** (0.3331)	2.4711*** (0.3340)	2.4421*** (0.3361)	2.4306*** (0.3392)
Remote		-0.5360 (0.4025)	-0.5010 (0.4050)	-0.7297* (0.4220)	-0.7485* (0.4224)	-0.6822 (0.4293)
RGDP			0.1424*** (0.0378)	0.1384*** (0.0379)	0.1366*** (0.0380)	0.1444*** (0.0394)
DRGDP				-0.1526** (0.0640)	-0.1442** (0.0652)	-0.1409** (0.0664)
DKL					-0.0643 (0.0902)	-0.0759 (0.0919)
Veto						0.7013 (0.9487)
System						0.0345 (0.1324)
Gov1rlc						0.0231 (0.0941)
Frac						0.1757 (0.6193)
Checks						-0.0743 (0.1222)
Pseudo R ²	0.1369	0.1399	0.1654	0.1754	0.1763	0.1785
Likelihood	-253.6814	-252.8041	-245.3117	-242.3664	-242.1117	-241.4793
No. of Obs.	435	435	435	435	435	435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标准差。

由表 2 和表 3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Logit 模型的估计值大约是 Probit 模型的 1.6 倍，对比可以发现两种方法的估计值差别并不大，且显著性不受影响，故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可以大胆地应用回归出来的系数进行计算。

从表 2 和表 3 都可以看出，对样本国家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 Natural、RGDP 和 DRGDP；其次是有一定影响的因素：包括 Remote、和 DKL；第三类是影响比较小的因素，包括 Veto、Gov1rlc、Frac 和 Checks。也就是说，两个

国家是否是天然贸易伙伴、两国距离其他国家的平均距离的大小和两国间的 GDP 规模、差距，对两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相对于其他因素，影响要显著得多。

表 3 Probit 回归结果

Variable	1	2	3	4	5	6
Natural	1.4779*** (0.1772)	1.4297*** (0.1812)	1.4811*** (0.1822)	1.4531*** (0.1833)	1.4347*** (0.1848)	1.4235*** (0.1864)
Remote		-0.3073 (0.2393)	-0.2893 (0.2437)	-0.4271* (0.2511)	-0.4389* (0.2512)	-0.4049 (0.2549)
RGDP			0.0823*** (0.0221)	0.0791*** (0.0220)	0.0778*** (0.0221)	0.0815*** (0.0228)
DRGDP				-0.0882** (0.0373)	-0.0834** (0.0379)	-0.0822** (0.0386)
DKL					-0.0393 (0.0538)	-0.0449 (0.0548)
Veto						0.3954 (0.5603)
System						0.0126 (0.0786)
GovIrlc						0.0104 (0.0562)
Frac						0.1023 (0.3688)
Checks						-0.0364 (0.0723)
Pseudo R ²	0.1369	0.1398	0.1639	0.1736	0.1746	0.1764
Likelihood	-253.6814	-252.8544	-245.7516	-242.8941	-242.6267	-242.0727
No. of Obs.	435	435	435	435	435	435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标准差。

要特别说明的是 DKL（两国要素禀赋差异）这个影响因素。一般认为，两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对于两国的经济合作会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我们这里的回归结果表明，其实两国的要素禀赋在这方面的影响并不大。我们可以理解为，随着劳动、资本和技术在国际上的流动性越来越强，要素禀赋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制约相对来说在不断下降，对一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也在下降。

我们再来关注目标区域国家：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1996年3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协议，决定成立四国关税同盟，旨在协调四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加快四国一体化进程。1999年2月，塔吉克斯坦加入这一联盟。2000年10月，俄、白、哈、吉、塔五国签署条约，决定将关税联盟改组为欧亚经济共同体。所以截至2012年，样本目标区域内，除中国外，其他国家之间都相互签订了区域经济合作协议，而且是较高级别的关税同盟。

表4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概率回归结果

国家	Probit 模型	Logit 模型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0.86	0.87
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	0.71	0.72
俄罗斯—塔吉克斯坦	0.71	0.73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0.73	0.74
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0.73	0.75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0.73	0.75

我们再来看根据 Probit 模型和 Logit 模型回归出来的关于目标区域国家之间，存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概率。从表2和表3我们看到十个影响因素里面 Natural、RGDP、DRGDP 和 Remote 的显著影响，其他的影响因素不太显著，所以我们剔除其他6个因素，仅取前面4个因素来估计目标区域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的概率。我们放在表4和表5，分别表示的是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以及中国和其他4个国家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概率。

从表4的数据可以看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几个国家之间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概率很高，均超过了0.7，其中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概率更是达到了0.86，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证明了，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都已经成立了关税同盟这样的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这和我们分析得到的概率数据是吻合的。

表 5 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国家的概率回归结果

国家	Probit 模型	Logit 模型
中国—俄罗斯	0.93	0.93
中国—哈萨克斯坦	0.87	0.87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	0.71	0.73
中国—塔吉克斯坦	0.72	0.73

表 5 中，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概率非常高，达到了 0.93。这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特别是 2001 年签署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备忘录以来，中国始终积极建议进行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甚至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因为对于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来说，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对区域内的所有国家都带来经济利益。

从我们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来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正确的，符合各国的利益。但是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在这方面步履维艰，不得不使我们要从经济因素之外去寻找原因，即在这个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经济利益的问题，而是地缘政治问题，其中大国因素是主要原因。

亚瑟兰提出，政治因素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自从苏联实施计划经济并迅速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采用了计划经济，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非常之深。在国家之间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这个问题上，更是处处显示出政府对各种政治因素的考虑。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刚刚独立，开始走上正道，但是又担心其他大国对它们进行威胁与干预，例如最典型的冷战时期美国的“美元加大棒”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壮大自身力量，不得不和周边国家联合起来，采取共同的措施对付西方国家的经济入侵。^①这其中便酝酿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区域经济合作协定的案例，例如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 of Central African

^① Andrew Axline, “Underdevelopment, Dependence, and Integration: The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77, Vol.31, pp.83-105.

States——ECCAS)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建立的。

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已存在为数不少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包括像欧亚经济共同体、独联体、中亚经济共同体等早已存在的合作组织。其中又以欧亚经济共同体运行最为充分,机制最为完善。截止到2013年,除中国外,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之间都已经加入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经济共同体在一体化程度上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统一了大部分的商品关税,甚至在某些税收和运输费用方面也进行了统一协调。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存在的这些经济合作组织,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成员国之间角色冲突的概率大大增加,导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对该组织的关注度下降。在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内各成员国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而上海合作组织内的其他成员国,在苏联解体以后,国有经济的比例大幅度下降,私有经济已经占据主体地位。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制度当然不可能决定两国间的经济合作,但是不可否认,在意识形态的差异之下,对某些问题可能会持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导致采取不同的措施,这些都会影响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而且,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各成员国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各个国家对于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并从中获得利益的看法不一。最为明显的是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中亚国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目的之一就是确保本国能源出口战略的多元化,而中国则是要确保能源进口的多元化。中亚国家希望通过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共同开发相关能源产品,从而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但是,俄罗斯一直视中亚国家为自己的核心利益区、战略大后方,任何其他国家在该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活动都会招来俄罗斯的极大关注,所以中国和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关系比较复杂微妙。除此之外,在运输方面,中亚国家铺设的东线和西线石油天然气管道,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本国能源出口的多元化,以应对俄罗斯在这方面对本国的掣肘。

表 6 2012 年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国、投资来源国及占比

国家	最大进口国	占比	最大出口国	占比	最大投资来源国	占比
俄罗斯	中国	15.4%	阿富汗	17.8%	塞浦路斯	21.2%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38.4%	阿富汗	17.9%	荷兰 ^a	33%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	33.2%	阿富汗	32.6%	加拿大 ^b	22%
塔吉克斯坦	俄罗斯	25.4%	土耳其	36.3%	俄罗斯 ^c	42.1%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和各国的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其中塔吉克斯坦的最大投资来源国数据为 2009 年数据。

从表 6 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最大进口国都是俄罗斯，其中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从俄罗斯的进口占总进口额的 30% 以上，充分说明了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经济联系的紧密性。而中国既不是中亚国家的最大进口国，也不是最大出口国和投资来源国。因此，以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内各成员国的经济情况来看，非常有潜力提高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的水平。

我们知道，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原来都是苏联的一部分。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成为与中亚国家联系最为紧密的国家。为了让各国经济能够尽快得到恢复，必须恢复之前存在的经济联系。为此，它们成立了独联体，以及后来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中亚国家都非常依赖俄罗斯，俄罗斯甚至将中亚国家默认为本国的核心利益区。对于其他大国插手中亚，俄罗斯向来高度敏感。如果在上海合作组织内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协议，肯定会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经济往来。俄罗斯可能会认为，这无疑会破坏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削弱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所以，对于进一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内的经济合作，俄罗斯始终持消极态度，更不要说建立自由贸易区了。与此同时，则极力借助欧亚经济共同体，加强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增强其对中亚国家的影响。

同时，中亚国家间关系的变化也是造成上合组织逆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苏联解体时，由于经济、文化、血缘、语言和政治心态的高度一致，中亚各国为了求生存，纷纷采取“抱团取暖”的合作态度来共同度过苏联解体

带来的剧烈震荡。在此后的十余年间，中亚各国也多次试图参加伊斯兰国家组织、突厥语国家组织等其他一些地区性组织以获取外援，摆脱俄罗斯的影响，但最终收获不大。于是在这一过程中，中亚国家多次采取了增进本地区经济合作的措施。从 1990 年签订《经济、科技与文化合作协议》开始，经历了 1994 年加入“统一经济空间”、1998 年加入“中亚经济共同体”、2002 年加入“中亚合作组织”。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逐渐扩大，传统的经济联系日渐削弱，同时，在边界划分、跨界民族、交通运输、水资源分享、能源合作等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中亚各国间的经济合作非但没有得到加强，相反还出现了诸多逆一体化的现象。

所以不难理解，虽然在上海合作组织内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对成员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博弈，仍然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上海合作组织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仍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

结论及政策建议

前文开展的实证检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将来成立 FTA，有助于增加各成员国的经济利益。正因为如此，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建立了自由贸易区甚至关税同盟。但是，近年来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各届峰会和其他场合提出的加强经济合作的提议，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仍然裹足不前，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俄罗斯的态度。俄罗斯并非没有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都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其实它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如加入 WTO，组建俄白哈关税同盟等。显然，俄罗斯并不拒绝区域经济一体化，而是希望推进由俄罗斯主导的单向区域经济一体化。毕竟，俄罗斯历来将中亚国家视为自己的利益范围，不愿意看到其他大国在中亚过渡活跃，从而丧失自己在中亚的影响。

中国要想进一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合作上的发展，必须首先取得俄罗斯的谅解，加强中俄之间的政治互信。俄罗斯认为，其他大国在中亚地

区的活跃，一定会影响到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我们应尽力让俄方了解到，我们加强该区域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各方的经济发展，俄罗斯也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且政治影响不会被削弱。同时，也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应有作用，积极促进中亚各国对话，劝说各国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态度，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创造有益的地缘政治环境。

其次，可以按照从点到线再到面的路线开展经济合作。我们从表 5 中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和俄罗斯成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概率很高，也就是说，双方可以从中获得利益是非常确定的。中国可以先和俄罗斯签订区域一体化协议，例如 FTA，开展经济合作，为将来中亚国家加入做好铺垫。

最后就是要夯实基础，不用急着在上海合作组织里面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应先把已经确定的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措施落实到位。例如在能源合作方面，我们现在正在将原先修筑的中哈石油管道，与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石油管道联合起来，这样，在我们可以更方便地获得能源的同时，俄罗斯也可以从中受益。

在上海合作组织内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质性发展，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克服，特别是中俄两国间的沟通与合作。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相信，在上海合作组织内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经济合作，甚至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都是可以推动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的。

当然，俄罗斯加入 WTO 之后，也可能造成对中俄之间经贸合作的影响，进而波及到上合组织的区域经济合作，这些因素都有待进一步的检验。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作为地区大国，经济实力与地缘区位是我们能够拥有的为数不多的优势战略资源，必须充分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坚定不移地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同时造福上合地区。此外，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中亚地区出现的诸多逆经济一体化现象，究其原因，恰恰需要通过一体化手段才能根本解决，从水资源的分配，到交通运输便利化的实现，皆是如此。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都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存在与否视为外生标量，即认为此类协定的形成具有偶然性和随机性。不可否认，中国与远在欧洲的冰岛和瑞士签订 FTA 协定，

而中国和近在咫尺的韩国、日本却没有签订类似的协议，就佐证了这一点。然而，本文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并不完全由偶然性因素决定，因此，尽管还不能够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当作内生变量，但是，至少可以尝试在内生性的假定下展开相应的研究，可以为我们认识客观现象提供不同的视角。

【Abstract】 Since the economic crisis in 2008,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has come to a standstill i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s facing challenges and there appear some so-called phenomena of inverse economic integration. It mainly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re stagnant or even regressive i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over the short period. In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 is endogenous, through the binary response model, it is tested whether members of the SCO have realistic foundation to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ddition, the causes of current inverse economic integration have also been analyzed.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also responds to the current academic debates whether the SCO needs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its goal to push forward.

【Key Words】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Binary Response Model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сл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2008 г. не было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в вопрос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амках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толкнувшись с проблемами, проявились некоторые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е явление обрат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основном это краткосрочное торможение и даже регресс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войственные для таки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как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 В данной работе,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и наличия эндогенных факторов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рамка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модели бинарного отклика,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но, имеют ли члены ШОС реалистичную основу для продвижен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а также проведён анализ причин феномена нынешней обрат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на данной основе даны ответы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спора учёных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продвижен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рамках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качестве цели её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одель бинарного отклика

(责任编辑 姜睿)

传统的再发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与实践——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在地区国际合作研究中的探索*

连雪君**

【内容提要】“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特定的地区发展环境中被提出的。作为一项新的地区发展计划，“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观念需要被广大欧亚大陆国家认可、具备合法性之后，才能起到路线图的作用。中国政府通过发掘“古丝绸之路”的历史遗产，进行传统的再发明，试图建构地区共同体，进而重构地区国家间的社会关系。观念的制度化需要特定的场域，在中亚存在多元地区主义的竞争，基于历史合法性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还需要加以充实。尽管其界定了地区成员国的利益范畴，但并不足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全部动力，观念的发明者还需提供更多的利益诱导来获取合作者的支持。这一过程展现了国家“文本”背后的意图，即如何建构一项合作观念、表达观念潜在的利益和寻求观念的制度化，从而为理解观念、利益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可能维度。

【关键词】“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上合组织交通合作 中国高铁

【中图分类号】D82(512.3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2-0091-(24)

* 本文是上海大学“十二五”内涵建设项目“都市社会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资助的“高铁：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在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上宣读，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杨成副教授对本文给予了批评和建议，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高柏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李友梅教授给予了写作指导意见，匿名审稿人的意见非常中肯，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 连雪君，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与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博士候选人。

引言

以出口导向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30 多年的“蓝海战略”，时刻受到来自世界主要经济体波动带来的巨大压力；此战略也导致了中国产业结构畸形化和东西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①美国介入亚洲的态势日趋增强，对于重点依托“蓝海战略”发展的中国，“和平崛起”的海洋战略空间将面临更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②中国应找到新的筹码，平衡地缘政治和经济失衡带来的诸多挑战。相对而言，美国和俄罗斯无不采取了东西兼顾的地区国际发展战略：美国通过“双洋战略”发挥其在大西洋和环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通过“双头鹰”战略来制衡欧盟和北约东扩对其战略空间的挤压，以及发展东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以提升在亚洲的地位和作用。^③作为 21 世纪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显然，中国依靠传统的“蓝海战略”已不再能够应对日益凸显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和内需不足，以及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等带来的日益复杂的国际和国内问题。对此，中国急需将注意力向西部纵深更为广阔的腹地转移，建立“陆权”来对冲“蓝海战略”带来的压力。^④而在国家内部和地区国际发展战略两个层面遇到的问题，则对中国加强与欧亚大陆的经济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很难判定这些要求是中国提出建设

① “蓝海战略”是指中国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而融入由海洋大国间确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试图与东亚、东南亚建构起地域经济一体化格局，从而导致中国经济重心向沿海地区转移。参见高柏等著：《高铁与中国 21 世纪大战略》，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3-6 页。

② 美国重返亚太的官方声音，参见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t Suntory Hall, Tokyo, Japan, November 14, 2009;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No.189, pp.57-62.

③ 一直以来，俄罗斯由于国家战略以欧洲为重心的历史传统和经济能力相对薄弱等原因，始终无法大规模地对远东地区进行开发。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和俄罗斯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俄对于远东地区开发的决心似乎已经被俄国内部分政界和学界的人士认可。具体参见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俄罗斯与亚洲共同进入太平洋还是俄罗斯作为亚洲的一部分进入太平洋？——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分组俄方报告提纲”，《俄罗斯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17-35 页。

④ 参见高柏等著：《高铁与中国 21 世纪大战略》，第 10-19 页；王湘穗：“倚陆向海：中国战略重心的再平衡”，《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特刊，第 54-64 页。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政治背景^①，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践可以有效缓解这些问题的恶化。

本文试图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范式中抽离出一种分析框架，并结合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对中亚地区的国际合作展开一项新的研究。我们将具体考察中国如何进行传统的再发明，从古“丝绸之路”的地区社会记忆中发掘“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历史合法性，通过建构一种共享的合作观念重构地区国家间的社会关系。我们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议视为一种合作理念或共享观念，它可以起到地区行动路线图的作用。中亚地区存在多元化的经济地区主义，这些多元化的经济地区主义反映了中亚国家寻求多样的地区发展理念（路径），而不同的地区发展理念对于中亚国家的利益实践也有所不同。中亚国家试图在不同的地区主义中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因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要在中亚复杂的地区环境中获得优势，需厘清具体的利益范畴。随后的篇幅将着重分析“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包含的一个基本经济合作要素：中亚交通合作中的问题，探讨中国具备哪些推动中亚交通建设的优势，以加快“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的制度化与实践。总之，我们试图展现国家“文本”背后的意图，即如何建构一项合作观念、表达观念潜在的利益和寻求观念制度化的过程。

一、分析框架

上世纪 70 年代末，政治科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中兴起了一种被

^① 新加坡《海峡时报》则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是基于内需不足和新疆问题以及美国重返亚太的影响，而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的。参见“China President Xi's ambitious new Silk Road”, *Straits Times*, Sep 16, 2013; 英国皇家防务与安全联合咨询所 (RUSI) 高级访问员潘图齐 (R.Pantucci) 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智库中心顾问彼得森 (A.Petersen) 则认为，2009 年新疆发生的“7·5”事件成为一种“偶然”的动力，促使中国加快了向西开放和与中亚的经济合作的步伐，参见 R.Pantucci, A.Petersen, “China's Inadvertent Empire”,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24, 2012.

称为新制度主义 (New Institutionalism) 的研究范式。^①新制度主义是对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盛行的行为主义的反动, 强调制度在决定社会和政治后果中所起的作用。^②其中,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 确切地说,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主要是一种组织理论分析。不同于社会学的老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对个体行为的规范作用 (即个体在特定的制度下内化了与角色相关联的制度规范),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受到建构主义的影响, 从制度的角色规范作用转向制度为个体或组织提供必不可少的认知模式, 具有浓厚的文化分析色彩。

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看来, 制度是一套关于权威法则、共同知识、规范以及意义等类别化的观念系统, 可以说制度是一种客观实在的共享观念,^③这种共享观念与组织结构趋同, 与国家政策安排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组织场域是其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在特定的组织场域中, 观念作为共同知识、规则、程序和具体的结构模式而被赋予合法性, 能够为组织以及国家部门决策提供一种韦伯意义上的行动路线图, 也可以是涂尔干意义上的强制性共享观念或建构它们关于社会事实的认知框架, 还可以是一种认知心理学的价值评判的意义系统, 或经过编码的图式和脚本。^④因而, 对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核心逻辑的解释, 存在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诠释, 这些后续的阐释呈现了现象社

① 有人认为最早提出“新制度主义”的概念源于 James G. March, Johan P.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8, No.3, 1984, pp.734-749.

② Peter A. Hall, Rosemary C.R.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XLIV, 1996, pp.936-57.

③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④ 该领域的主要评述,参见沃尔特·鲍威尔、保罗·迪马奇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导论,2008年,第1-43页;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Peter A. Hall, Rosemary C.R.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p.936-57;盖伊·彼得斯:“社会学制度主义”,载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5-257页。

会学、常人方法学^①、符号互动论、涂尔干主义与韦伯主义等社会学的不同理论内涵。约翰·霍尔（John Hall）对此总结道，观念对于组织行为或政策安排的作用，既可以是决定行动路线的“扳道工”，也可以是负责建造的“铺路工”的角色。^②简言之，特定的观念建构了行动者的认知模式，行动者被制度化了。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解释路径，是建立在特定的组织场域下，假定观念具有“神话”功能^③，或由国家权威、专业知识协会的价值评判和成功组织的魅力建构起来的强制制度合法性^④，以及斯科特所强调的足够的社会化或“沉淀”时间^⑤。观念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才能将信息、意义与目的“植入”组织的认知模式中。同样，对于国际关系观念主义来说^⑥，他们寻求解释破解多种合作博弈困境的历史时刻，也是以被选择的观念相比其他观念更具有决定性（合法性）为基础的。

从个体的利益与选择来看，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所描述的理性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行动者的利益偏好不是先验的，而是在组织场域中被特定观念所

① 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由哈罗德·加芬克尔（Harrold Garfinkel）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常人方法学”一词与文化人类学的用法相应，指由特定场合中的行动者形成和获得关于在该场合中如何运行的“常人知识”。常人（Ethno-）强调意义的本土性和地方性生产，方法学（-methodolog）意指常人实施和开展日常工作所必需的特定知识和规则。常人方法学所要阐释的问题是行动者如何理解他们所处的情景的意义，如何集体地建构使他们能够处理日常要求的规则和程序。常人方法学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中被视为一种可被应用的理论基础，强调组织环境的背景知识对于组织行为的影响过程。常人方法学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联系，参见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 48-49 页。

② 约翰·霍尔：“观念与社会科学”，载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1-75 页。

③ 倪志伟（Victor Nee）：“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来源”，载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第 228 页，注释 2。

④ P. DiMaggio, W. Powell, “The Iron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3, No.2, 1983, pp.147-160.

⑤ 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 222 页。

⑥ 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强调观念第一位，新现实主义注重物质利益的本体地位，新自由制度主义介于二者之间，强调国际制度的规范作用。但在不断的争论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本体论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应该探讨观念是在什么程度或通过什么机制发挥作用的。为了方便论述，我们暂时将具有这样观点的研究称为观念主义，以区别上述三个主要的国际关系学流派，当然这样的命名并不妥当。

界定的利益范畴，个体在互动过程中逐步地将其概念化，并视其为天经地义的日常知识或正确的规定。简言之，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利益观是“自上而下”、从宏观层面推理出个体利益范畴的整体主义，而非理性选择理论的“自下而上”的个体主义。然而，人们对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过分强调制度的观念力量而忽视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提出了批评。^①该学派自身也对观念约束下的行动者对利益追求的自由空间，进行了反思。^②虽然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极力地否认理性的自主性，强调利益偏好是一种文化认知范畴，但是在他们的实证文章中，明确表明了正式组织采纳那些无效率的组织结构，本就是为组织更好地生存；组织决策会对制度环境所具有的价值进行评估，因而包含有一种潜在的功能主义逻辑。美国学者周雪光按照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制度是如何思维的》一书中提出的“制度通过人在思维”的功能主义解释逻辑，认为作为共享观念之所以能够维持，其动力源于制度环境中的行动者追求私利的政治过程；在一个民主化的社会中，利益争夺往往需要借用共享观念作为象征符号，来强化行动的合法性；如果对观念认知功能追问下去，会发现他们的许多解释实际上是一种效率机制。^③对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关于理性观的认识，还有一种建立在社会学广义的选择理论基础上的解释，试图在观念与利益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行关系。这种观点认为，行动者的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观，行动者并非是机械地服从制度环境，理性行为只是受到了背景条件的约束，目的是在观念与利益之间保持适当性与一致性，以减少外部环境对组织运行的干扰。^④

综上所述，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持有这样一种制度观：制度是一套观念系统，在特定的场域中经过制度化的观念为个体或组织提供了行为标准和活动范畴，如果该项观念无法获得足够的合法性，需要该项观念明确相应的利益

① 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张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9-200页。

② 保罗·迪马奇奥(P. DiMaggio)：“制度理论中的利益与行动者”，载张永宏主编：《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67页。

③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第134-135、154页。

④ 倪志伟通过梳理古典社会学理论资源，从广义的选择理论视角，给出了另外一种解读社会学新制度主义逻辑的路径，参见倪志伟(Victor Nee)：《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来源》，第227-244页。

范畴，并通过集体的努力促使该项观念制度化，从而成为指导集体行动的一种动力。

由上我们认为，个体（经济、社会组织或国家部门）所处的具体场域特征和受到的问题压力程度，是观念对行动者作用大小的条件；而这些行动者是否天然地接纳观念所界定的利益，与这种条件密切相关。

由此可试着提出如下推论：

（1）观念是协调参与者共同行动预期的规范体系或认知模式，观念只有与环境吻合，才能促进彼此的互动而实现集体目标，即观念的创造需与历史或具体环境相一致。第一部分主要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与其被提出的具体环境的关系出发，探索“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合法性的来源。

（2）如果观念没有被其所处的场域赋予足够的合法性，或在具体的场域中存在多种观念间的强有力竞争，该观念对行动的作用就会显得“力不从心”。此时，观念界定集体参与的利益范畴是重要的，因为这可以明确参与者可能从合作中获得收益。第二部分具体评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所处的中亚地区环境中的特征，分析该项观念界定的利益范畴，我们主要探讨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中所包含的最重要的一个利益要素——交通合作作为地区国家可能带来的利益。

（3）观念的创导者还需具有一套将观念界定的预期收益转化为具体利益的规则制度。将观念制度化，可以控制其他成员的背叛风险。^①第三部分则着重从地区交通合作探索“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制度化的可能路径。

我们试图通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范式分析“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的提出过程、遇到的问题和制度化的可能路径。就全文来看，限于建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合法性的地区场域约束，本文所呈现的，是观念与政策安排具有一种相关性与可能性，而并非是一种因果关系。

^① 在此我们借鉴了：杰弗里·加勒特、巴里·R·魏因格斯特：“观念、利益与制度：构建欧洲共同体内部市场”，载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第197-199页。

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的建构过程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具体包含的范围是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以上海合作组织地区为基础，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直到欧洲的交通运输网络。“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旨在扩大经济合作区域，形成新的欧亚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和促进地区社会的交流与融合。地区交通网络不仅是经济与社会要素流动的载体，而且承担着更多的历史意义。从欧亚大陆地区发展的历史来看，能够在真正意义上贯通欧亚大陆进行经济交流的渠道，要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丝绸之路”。这段历史记忆为广大欧亚大陆国家所认可，从历史记忆中攫取当代欧亚大陆经济合作的意义成为可被接受的共享观念。当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传统被发明或向社会群体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时，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就需要利用象征实践和交流的旧材料，如语言、复古的仪式等要素来为之所用。^①习近平主席在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演讲中，作为铺垫，使用了诸多各国所能认可的话语来表述。比如提到张骞开辟“古丝绸之路”的故事，“我的家乡陕西，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哈萨克斯坦这片土地，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也使用了如“驼铃声”、“大漠”、“袅袅孤烟”等具有历史韵味的词语，来唤起听众的记忆。^②习近平主席在随后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将本地区的国家称为命运与利益的地区共同体。虽然不同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建构方式，但他提出的顺序，是以对文化密切交流的历史的共同想象开始的，这种历史记忆能够让人产生共鸣。正如安德森所指出的：所有比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的共同体，都是通过想象的方式被建构起来的。^③

“古丝绸之路”不仅代表着商贾和使节等地区社会群体在贸易和文化等

① 霍布斯鲍姆、T·兰杰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导论，第2、6、7页。

② 具体内容参见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新华网，2013年9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9/08/c_117273079.htm

③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叻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关于地区可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陈述，参见Marie-Claude Smouts, “The Region as the New Imagined Community”, in Patrick Le Gales and Christian Lequesne, editors, *Regions i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8.

领域的密切交流，也表达了欧亚大陆交通网络畅通的意思。随后，在比什凯克，习近平主席又将其称为“丝绸之路精神”，从而将“古丝绸之路”的贸易自由与道路畅通的历史，移植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观念之中，为后者赋予了历史的合法性。这种具有历史传统的合作观念的功能，在于其通过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它的存在是为了使得当下的行动能够从过去存在的模式中获得更直接的意义，从而简化了对行动意义重新界定的复杂性。^①换言之，“古丝绸之路”不仅表征着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地区社会群体的互动过往，更是一种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象征。巧妙的是，它与全球化时代对文化多元化共存的渴求具有一种“亲和性”。中国以国家的名义进行传统的再发明，使“古丝绸之路”所代表的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情境“嵌植”到“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覆盖的多元文化的欧亚大陆腹地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地区层面的历史将为地区多元化空间的发展提供帮助^②，共同的历史可成为整合多元文化并存的欧亚大陆的一种选择方式，东盟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一个例证。^③

虽然“新丝绸之路”的概念并不是第一次被提出，美国也曾经借用其历史意义提出过“新丝绸之路”计划^④，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和会议也曾提出过沿“古丝绸之路”国家的发展合作计划。^⑤但中国政府的提议也许会更具有影响力。这与中国在古代与现代在“丝绸之路”的地位和经济

① 霍布斯鲍姆、T·兰杰，《传统的发明》，导论，第2-3页。

② 赫特、索德伯姆：“地区主义崛起的理论阐释”，《世界经济与政治》，袁正清译，2000年第1期，第66-71页。

③ 东盟共同体的形成有着诸多原因，比如亚洲金融危机、安全考虑、美国的介入等因素，但有一点是重要的，即共同的被殖民史。Mark Beeson, “Re-thinking Regionalism: Europe and 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resented at the Oceanic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anberra July 14-16, 2004.

④ 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更多的是在帮助阿富汗建立自身的“造血功能”，和旨在维护美国撤离阿富汗后重建美国在南亚与中亚的影响力。具体参见吴兆礼：“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7期，第17-35页。

⑤ 比如，约翰霍金斯大学的中亚高加索和丝绸之路研究项目中心（The centre: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www.silkroadstudies.org），以“丝绸之路”为名撰写了许多该地区发展的研究报告。

影响力有关，观念或许仅仅因为发明者的利益和实力而变得重要^①。当然，中国也无法通过一次会议即可让本地区的国家完全采纳“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提议，还需做更多“务虚”与“务实”的地区政治动员来达成共识。“务虚”过程是组织成员对某一共享观念达成共识的政治仪式，“务实”则是通过具体的行动来强化这一共享观念，认知框架需要组织成员与实践相结合。^②具体来看，“务虚”是通过媒介、会议和国家首脑对话等仪式，不断强化地区国家与社会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的认知。仪式本身构成了一种集体行动的政治结构，使政治舞台上的“演员”群体的团结成为可能，或者更确切地说，仪式是各种群体得以形成和动员起来的团结机制。^③比如中国政府在2006年提出的建设上海合作组织“和谐地区”的观点，在经过不断的会议和媒介宣传，以及政府首脑对话等形式对“和谐地区”观点的认知建构，最终被各成员国所接纳，并写入了2012年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的《上合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划》中。^④不同于“和谐地区”的观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更强的实践旨趣，“务实”需要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的利益范畴作出具体的界定。

① 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分析框架”，载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第13页。

② 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150页。

③ 兰德尔·柯林斯：“冲突社会学中的迪尔凯姆传统”，载亚历山大编：《迪尔凯姆社会学》，戴聪腾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1、162页。

④ 对此解释或许有所争议，是否存在中国用经济援助或支持俄罗斯的一些提议（如成立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等，来换取成员国对具有中国政府意识形态的“和谐地区”观的认同，抑或该观点本身不会对其他国家的利益造成损害，都不得而知。不管怎样解释，不容置疑的是，没有其他渠道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成员国在经过7年以后才真正接受这一观点，并通过具有一定法理效用的文本，来刻画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印记。显然每年一次的会议和媒体的宣传，以及政府首脑的对话等仪式，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营销”作用，这种成功的“营销”，是建立在中亚国家对于中国经济的日益依赖和中国利用物质资源对会议“舞台表演”的外交技巧的基础上的。

三、“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的利益基础：交通网络的建设

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范式中，场域是组织制度化的空间或地方性秩序，被称为组织场域。组织场域是指“包括关键的供应商、原料与产品购买商、规制机构以及其他提供类似服务与产品的组织等聚合在一起所构成的一种被认可的制度生活领域。”^①组织场域只有实现结构化或出现制度轮廓后，才能产生一种强大的使组织成员结构趋同的“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实质上是一种共享观念，为行动者参与经济、社会活动提供一种文化认知框架或理解图式。^②但是组织场域结构化或形成一种集体行动的共享观念，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建构组织场域的实体来自权威性的大型组织、国家、专业机构或专家系统等组织场域制度供给者，它们具备合法的实施权威而受到认可；二是在组织场域中，制度扩散必须达到一个阈值或极限，共享观念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即组织或集体采纳某项制度是出于合法性而不是为了增进经济绩效。^③

在中亚地区，以地区经济发展为名存在着多个地区组织和地区发展计划，其中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和美国主导的“大中亚”计划（GCAP）和“新丝绸之路”战略（NSRS）最为强势^④。俄罗斯和美国都试图引导中亚地区经济合作模式或路径朝着有利于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当我们以上述组织场域来界定或描述可能存在着的地区组织场域时会发现，中亚地区组织场域并不具备结构化的条件，也即是说，中亚不具备唯一的地

① P. DiMaggio, W. Powell, “The Iron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 pp.147-160.

② 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197页。

③ P. DiMaggio, W. Powell, “The Iron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 pp.147-160.

④ 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大中亚”计划是一种地区间整合的政治构想，而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更像是为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大中亚”战略披上经济发展的“伦理外衣”，从而为美国在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后加强对中亚地区的治理提供行动上的合法性。美国的“大中亚”计划和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的详细介绍分别参见 S. Frederick Starr, “A ‘Greater Central Asia Partnership’ for Afghanistan and Its Neighbors”,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March 2005; O.Blake, et al, “Central Asia, Afghanistan and the New Silk Road: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The University Club of Washington. DC, November 14, 2011.

区经济发展的制度模式，从而也无法形成一种可以被认可的经济发展的“共享观念”。

虽然鲍威尔和迪马奇奥（Powell and DiMaggio）对组织场域的认识受到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场域观点的影响，^①都强调了场域秩序的重要性，但二者对于场域的理解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笼统地说，布尔迪厄的场域观点更多的是强调个体与群体行为的冲突特征，鲍威尔和迪马奇奥则注重场域所具备的协调或同化不同组织形式的的能力。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是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的领域”。有价值的资源包括符号资源与物质资源，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场域是争夺合法性的斗争领域，即争夺实施“符号暴力”的垄断性权力的领域。^②我们可以用布尔迪厄的场域观点来分析“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计划在中亚地区遇到的问题。“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计划可视为一项地区经济发展观念，其具备了一定的合法性，为各成员国提供了一个行动路线图。但中亚存在多种经济地区主义的发展观念，这些不同的观念界定了不同国家的利益结构，观念之争在大国和地区组织建构起的地区社会中尤为突出。因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并不能够成为该地区经济合作唯一正确的或必然的选择，因为通过历史建构起来的合法性，在地区合作观念竞争中是比较脆弱的。

在韦伯看来，观念作为“扳道工”，为行动提供了路线图，而精神与物质利益则是行动的直接推动力。^③因而，我们必须厘清它的利益范畴，不仅是物质利益，也有社会意义。这也是约翰·霍尔在《观念与社会科学》一文中一再提醒应注意的问题。据此，我们需要理解“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推动本地区国家实践的范畴，这是集体参与的最基本条件和社会基础。换言之，如果该项合作观念所界定的利益范畴与地区一些国家的实际利益相冲突，那么这就是一个无效的或失去合法性的观念。

当下对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暂时还没有一个明

① 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191页。

② 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2页。

③ 马克斯·韦伯：“比较宗教学”，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77页。

确的地区发展规划。当谈到地区商品与劳动力自由流动、投资和金融（汇率协调机制、货币结算业务）便利化、海关壁垒等区域贸易制度问题时，由于中国经济力量借此发展规划可能大规模进入中亚地区，从而影响地区国家间的利益分配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未来走势，所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地区主义的实践可能因政治议程而搁浅。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地区主义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民族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大国地缘战略的政治考虑。就目前来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制度化唯一具备可协调性的地区要素，是交通网的建设。因而，在现有的地区政治环境中，“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的核心，应是通过交通网络将本地区的经济与社会有效地联系起来。^①

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以中亚地理空间为中心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国土面积达到 3017 万平方公里，占欧亚大陆总面积的 3/5。如此辽阔的地理空间将会使各国间的经济交往变得十分困难，只能将经贸往来的重点局限在相邻的边境地区。比如中国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贸易往来，占到了中国对中亚地区外贸的 80% 以上，而中国内陆和沿海地区与中亚地区的直接经贸往来则较为有限。地理空间之间缺乏一定的联系，将会增加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空间的制约会延缓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②而且，边疆政治的历史告诉我们，交通是否便利和可到达的边疆范围与一国政治势力的延伸和对边疆社会的控制能力以及治理成本存在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近几年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内合作的进程在不断加快，但这并不等于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社会对于中国的身份的认同。区域组织

^① 在上海大学 2013 年 10 月 31 日的一次关于中亚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圆桌会议上，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张德广和来自几所高校的学者们对此表示了基本的认同。在此，我们有必要作一个说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交通网络建设会给有关各国带来利益，包括能源、贸易、投资、劳动力、文化等其他要素，也会为沿线国家带来益处。这些问题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被提出之前已经被广泛讨论过。限于文章篇幅和为了文章结构清晰化，本文主要阐述“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包含的基本要素——交通建设可能带来的利益，因而最后一部分也主要是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交通领域的制度化展开的论述，对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整体的制度设计和分析并不是本文所能承担的。

^② 杨洁勉等著：《大整合：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趋势》，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第 269 页。

的凝聚力，不仅包括政治和经济的融合度，也包括身份的认同。中国对中亚地区贸易的总体情况，不仅表现为贸易顺差，而且呈现出一种中亚地区是中国轻工产品的出口地和原材料供应地的贸易结构特质。尽管这是国家间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但很容易使中亚国家将中国视为“霸权主义”和引起被“中国化”的担忧。^①在中亚甚至俄罗斯的媒体和民众中，一直存在着“中国威胁论”和中亚地区会成为中国的“附庸国”的舆论。一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民调显示，69%的哈萨克斯坦居民认为中国是对哈经济安全威胁最大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对吉最友好的国家”中，中国排名第七（1.36%）^②，而中国在2012年已经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由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中亚的“软实力”竞争中，拥有经济互动优势和与中亚有着友好交往历史的中国，在中亚民众中认知程度较低。在没有共同文化属性和彼此市场高度“嵌入”的情况下，如果再没有交通的直接联系，中国与中亚的贸易联系与中国同南美洲、非洲等远距离地区的联系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从交通对地区社会整合的意义来看，大陆交通与海洋交通的不同之处在于：海洋交通穿越的是没有人烟的浩瀚海洋，而大陆交通通过的是不同的地域、文明和社会。^③克里斯托弗·韦的研究表明，在世界多数地区，贸易往来密切会降低冲突的次数。^④社会学家柯林斯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一种社会学的最基本“规律”，即互动结构密度与群体间的“道德密度”相关，它会导致不同种类群体的象征意识和感情意识的增加。^⑤简言之，交通能够促进地区经济活动的社会化，使“贸易密度”体现为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互

① Clifton W. Pannell, “China Gazes West: ‘Xinjiang’s Growing Rendezvous with Central Asia”,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52, No.1, 2011, pp.105-118.

② 孙壮志：“中亚新形势与上海合作组织的战略定位”，载《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21-122页。

③ 汪辉：“大陆-海洋与亚洲的区域化”，《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3月21日。

④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6页，转引自王湘穗：《倚陆向海：中国战略重心的再平衡》，第63页。

⑤ 兰德尔·柯林斯：《冲突社会学中的迪尔凯姆传统》，第153页。

动密度”，或增进新地区主义所称的那种“地区性”。^①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够为中亚国家带来畅通的道路联系，从而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中亚地区的重要性，不仅是由于其所拥有的丰富的能源储备，以及对地区甚至世界稳定产生威胁的极端势力，更重要的是其在欧亚大陆中心的地理位置。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亚洲整合的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这个地区，中亚再次成为了一个具有战略性的经济整合空间。而当谈到本地区“整合”的时候，本质上是指向地区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包括贸易往来、投资、劳动力流动和基础设施等经济要素发展的便利化，这意味着道路、电力线路、通信等的重要性。^②对于中亚地区的长期发展而言，发展基础设施以促进地区间和与他们的大国邻居之间的贸易，是非常重要的。在发展中国家，一般而言，运输费和保险费用占货物和劳务出口总额的 3.7%，而中亚国家的平均运输费比这个指标高出 4 到 8 倍；“中亚地区各国进口货物的运输费用要比这些货物本身的价值高出 60%-65%。没有出海口的国家必须把出口收人的 40%用来补偿运输服务费和保险服务费。”^③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估计，中亚地区如果具备了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相比从主要的海港出口货物，陆路交通的运输成本和时间将会减半，本地区的GDP也将增加两倍。^④因此，解决中亚国家的交通运输的困局，已成为中亚各国

① 新地区主义 (New Regionalism) 是在冷战后由于地区发展出现了新的内容而被提出的相对旧地区主义的一种理论范式。旧地区主义主要强调在地区内地区组织和地区国家在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方面的作用，呈现的是一种封闭式的地区整合进程。新地区主义则强调地区整合和地区化过程中地区发展主体的多元化、内容的综合化（包括文化、社会、环境、人口等）、地区的开放性和区域间性等。“新地区主义”内容的详细介绍具体参见郑先武：“‘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特征”，《国际观察》，2007年第5期，第58-64页。新地区主义代表人赫特和索德伯姆用“地区性”概念来描述和比较在地区一体化中的融合程度和凝聚力。地区性可以被理解为类似国家性 (stateness) 或民族性 (nationness)，主要包含的概念要素有文化亲和性、政治安排、安全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融合度。具体参见赫特、索德伯姆，《地区主义崛起的理论阐释》，第66-71页。

② Evan A. Feigenbaum, “Central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Remarks to 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February 6, 2007.

③ 阿卜杜拉·哈希莫夫：“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亚交通运输”，《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4年第11期，第2页。

④ Johannes F. Linn, “Central Asia: A New Hub of Global Integration”, November 29, 2007, http://www.brookings.edu/articles/2007/1129_central_asia_linn.aspx, 2013-5-7

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的贯通，能将沿线各国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在各国制造出新的需求和吸引新的投资，可为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奠定基础。^①中亚民族国家明白一个基本事理，即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过程中，由于地处欧亚大陆深处、缺乏海洋口岸而形成的内敛型经济发展模式（insurgency-driven economy），不仅隔绝了与外部的有效联系，也是滋生恐怖主义的重要原因。因此，中亚必须与外部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②未来，中亚地区整体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本地区的交通能否把本地区有效地沟通起来。^③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赋予了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经济整合中新的合作范式，强化该本组织在欧亚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合法性。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制度，不仅是一项旨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整合的组织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具备了一种“解释”功能，可以化解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俄“军事联盟”（如称其为“东方北约”）性质的质疑。这或许是对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制度被广泛提及、又无法被有效实践的一种解释，特别是对于俄罗斯对本组织经济活动不太积极的态度而言。对于类似的组织现象，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奠基者迈耶和罗恩（Meyer and Rowan）认为，正式组织有时会采纳一些无效率的组织结构，而在正式组织内部实践中又将这些组织结构束之高阁，目的是应对组织生存环境的压力。^④在某种程度上，市场是地区社会秩序化的一种有效工具。地区组织以市场为名，也可在非经济区域来推进制度化权威的实施。因此，地区主义有时也可被视为与经济相关的话语，如增长、活力和繁荣，甚至有时也可看作是共同体的身份和地区意识的代名词。^⑤“经济合作”、“经济发展”、“地区繁荣”等话语，已经成为各

① 高柏等著：《高铁与中国 21 世纪大战略》，第 7 页。

② Robert D. Hormats, “The United States’ ‘New Silk Road’ Strategy: What is it? Where is it Headed?”, Address to the SAIS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CSIS Forum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9, 2011.

③ Gulnara Karimova, “Potential and prospects of development of central asian transport corridor”, From the report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ral Asia as Transcontinental Transportation Bridge: Potential and Prospects of Development, Tashkent, November 19, 2007.

④ Meyer, J. W. and Rowan, B.,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3, No.2, 1977, pp.340-363.

⑤ Wendy Larner, William Walters, “The Political Rationality of ‘New Regionalism’: Toward a Genealogy of the Region”, *Theory and Society*, Vol.31, No.3, 2002, pp.391-432.

地区共同的追求。这些话语与实践，在全球化时代似乎已获得了全球社会更普遍的意义，鲜有国家公开反对。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具有建构和维持上海合作组织在国际社会和本地区的合法性的功能。

四、观念的制度化：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交通合作

在一定程度上，上文所描述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界定的地区利益是一种相对利益，而非绝对利益，因为中亚地区还存在另外一些强势的经济地区主义，比如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俄白哈关税同盟”。因此，我们不能排除“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合作观念被地区成员国认同，是基于压力或诱导而在外交上的暂时妥协，甚至有可能表现为在会议上的共识与在实践中的消极抵制的台前与台后的“双面人”。中亚国家将达成的协议束之高阁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源于中亚国家平衡大国主导的多元地区主义之争的策略传统。简言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界定的利益范畴，并不是其要义被付诸实践的条件，而只是合作的社会基础。在中亚地区，国家利益的斗争是复杂的，因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的实践，需要制度来规范国家的行为，将观念“嵌入”到地区经济合作的框架之中，通过观念制度化，为地区各国的行为制定一个机会约束结构。观念一旦被制度化，可以制约公共政策，也可能进一步强化组织结构和规范结构，从而对政治倡导者的激情产生长远影响。^①一言以蔽之，基于权力与利益的原因而被制度化的观念，才具有最终的决定性影响。^②

观念制度化是观念与实践之间有效的沟通桥梁。而区分观念的利益结构，对观念制度化的过程是重要的，即存在长期预期收益与短期利益，只有当二者成为一个有机体时，“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作为“扳道工”的角色，才有可能对地区交通合作政策的实践产生实质性的作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界定的利益范畴，既是相对利益，也是一种长期的预期收益，

① 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分析框架》，第13页。

② 斯蒂芬·D·克拉斯纳：“威斯特伐利亚及诸如此类”，载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第224-253页。

即在被实践后才可能实现的利益。因而，还需要一种保证长期预期收益实现的制度约束，也可视为短期利益的制度化，将长期利益实现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通过制度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上海合作组织远不像欧盟那样具有一定的法理约束和强制执行的能力，因而必须通过观念的指导和利益的制度化来约束。

（一）中亚地区对交通网的需求

在整个“新丝绸之路”中，中亚地区的地理位置，对于欧亚大陆公路网的贯通起着关键的作用。中亚地区现在主要的对外交通联系，是前苏联时期留下的通往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铁路和高速公路。预计未来中亚地区的交通运输网将在短期内快速发展，铁路年增率预计为5—6%，公路则将达到6—8%；而公路的发展还将以中亚各国国内为主。^①贯通欧亚大陆的主要公路，是由国际道路联盟（IRF）发起的“新丝绸之路”项目。该线路从中国沿海延伸到欧洲，跨越中国、中亚、俄罗斯、中东和整个阿拉伯海地区。截至2007年，已恢复了20,000公里的路线；预计到2020年，货物流量将达到1,200—1,500万标准箱（TEU），比2004年增加三倍到四倍。^②中国与中亚国家已开通了87条公路客货运输线路：中哈间64条（客运33条、货运31条），中吉间21条（客运10条、货运11条），中塔间2条（客运1条、货运1条）。^③其中，中国连接欧洲大陆的最重要公路，是中国的连云港经西安至霍尔果斯的国家高速公路，与穿越中亚的欧洲E40号公路相连。然而由于中亚地区复杂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在这一地区铁路运输（而非公路）是更为便利、经济的基本运输方式。中亚的铁路网连接着东亚、哈萨克斯坦北部工业中心、俄罗斯南部、南亚和欧洲；而公路则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南部和欧洲之间扮演着主要的角

① Manmohan Parkash, “Connecting Central Asia: A Road Map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sian Development Bank Report, 2006.

② “Financing Developing Road Infrastructure”, October 28, 2008, <http://www.roadtraffic-technology.com/features/feature44493/>

③ 秦放鸣、毕燕茹：“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区域交通运输合作”，《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65页。

色。从整体上看，在地区内的贸易运输方面，更多的是依靠卡车，而铁路主要是地区间进出口贸易的主要运输工具。^①中亚铁路网（哈、吉、乌、塔）总长为 19,600 公里，但四国之间拥有的规模各不相同。哈萨克斯坦的铁路网在中亚地区是国际合作水平最高的，而其他国家则规模较小，能够沟通整个中亚地区的铁路网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

中亚交通运输的不畅通，大体有三个原因：一是中亚国家经济基础薄弱，限制了对于交通建设的投入力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交通设施，在前苏联时期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建设，现在基本上是“白手起家”，而经济发展的落后更加限制了这两国的铁路建设。二是地区国家间彼此的不信任，导致互相增加额外的过境运输费用。比如对于连接费尔干纳盆地的别卡巴德—卡尼巴达姆的塔吉克线，乌塔之间在铁路运价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议；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炼油厂出口的石油要经过乌、塔、哈，过境费用占到出口价格的 27%—30%，整体运输成本达到 50%。由于过境难等问题，中亚部分国家更多地是投资公路来发展区域贸易。比如作为中亚地理交通枢纽的乌兹别克斯坦，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是汽车。在乌兹别克斯坦，对公路的投资，在 2009 年大约占了整个交通运输投资的 80%。^②三是边境贸易官僚主义盛行和运输体系的容量有限，增加了运输的车次，提高了运输成本，货物还往往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加大了供货商的成本与风险。虽然各国签署了大量的国际和地区交通合作协议，但是由于内部法律制度不健全和行政管理水平低下，不能完全执行已签署的这些交通合作协议，如这些国家都参与的两个重要的交通协议：国际铁路关税协定（MTT）和统一运输关税协定（UTT）。这两个运输关税协定起着协调铁路运输经过其他国家的关税等的作用，但中亚国家在铁路改革中，在获取商业利益的铁路管理权限、有效率的激励制度以及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之间，缺乏明确的界限，这使得中亚地区内部的交通运输始终无法有效落实有关国际和地区交通协议的内容和要求。^③整体来看，

① Manmohan Parkash, “Connecting Central Asia: A Road Map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② Asia Development Bank, “Second 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rridor 2 Road Investment Program---Tranche 1: Uzbekistan”, Number 2772, Project Number 44483-02, 2011.

③ Manmohan Parkash, “Connecting Central Asia: A Road Map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中亚地区缺乏资金、国家间彼此的不信任和地区间交通运输网络缺乏整体规划，是整个中亚地区交通合作水平低的主要原因。

（二）制度供给：上海合作组织交通合作制度与中国的高铁技术

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交通整合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工具。中国政府在 2012 年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上表示，“交通运输是成员国合作的优先方向之一。目前，成员国正就签署《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进行协商。这一协定的签署将促进覆盖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公路网络的形成，有助于充分发挥本地区过境运输方面的巨大潜力，为商品、货物高效便捷流动和人民往来创造条件。”^①2013 年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中国政府再次表示希望各成员国尽快签署该项协议。上海合作组织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组织制度框架，并就贸易、能源、电信、农业和交通等领域达成了合作的协议，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具备了协调各成员国就多边项目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表 1 上海合作组织交通运输多边合作协议

签署的地点	时间	上合组织交通运输合作文件
比什凯克	2002 年 11 月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交通部长第一次会议纪要》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交通部长第一次会议联合声明》
圣彼得堡	2003 年 09 月	各成员国加入《欧洲综合运输重要干线协定》
杜尚别	2004 年 11 月	落实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理事会 2004 年 4 月 26 日在上海签订的《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议》的国内批准手续，呼吁各有关国家采取措施完成有关程序，并保障在各成员国领土内执行该协定，各成员国一致同意在 2005 年上半年制订完成《为国际公路运输创造有利条件政府间协议》草案，其中包括 8 个议定书
北京	2009—2013 年	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的制定

上海合作组织交通部长会议，是该组织内交通协调与磋商的主要机制，共举行了四次会议，起草了数个交通领域的合作协议（见上表）。这为上海

^① “胡锦涛主席接受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联合书面采访”，新华网，2012 年 6 月 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6/06/c_112127792.htm

合作组织协调有关国家间利益分歧、提高贸易流量、完善过境能力和协调非关税壁垒等问题，奠定了指导性框架。上海合作组织也应积极地与欧亚大陆、特别是中亚地区现有的主要组织进行协商，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中亚地区的交通整合。“新渝欧线路”就是欧亚大陆国家协商成功的一个典型案例。^①

关于中亚地区国家间交通运输合作的困难，除了国家间的利益分歧和海关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低效率等制度问题外，还有两个因素是最重要的：铁路技术和资金。中亚国家的铁路技术，基本上还停留在前苏联时期。现有的铁路基础设施和运输设备已经非常落后和老化，且缺乏电气化的铁路设备。而近几年中国铁路技术，特别是高铁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已经达到国际水平。^②中亚地区乃至整个欧亚地区铁路网的快速发展和巨大的地理空间，潜在地增加了对电气化铁路设备的需求。^③就目前来看，中国对中亚以及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出口铁路设备的规模还比较小（见下表）。

表 2 中国向中亚、西亚^④地区国家出口铁路设备
（铁轨、电车车头和电气装备）的贸易状况

指标	2001	2008	2009	2010	2011
出口份额（%）	0.01	0.54	3.26	1.47	2.49
出口增长率（%）	-98.13	-59.77	69.80	40.89	171.56
出口总贸易额（百万美元）	0.19	56.22	94.15	131.37	356.68

数据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Center (ARIC) database, <http://aric.adb.org/indicator.php>

中国可以首先在上合组织的范围内，推进高铁技术的出口，鼓励中亚地

① 具体参见“‘渝新欧’打通欧亚经脉”，《时代周报》，第 150 期，2011 年 10 月 13 日。

② 参见甄志宏等：“中国铁路体制一无是处？——从比较的视野看高铁”，载高柏等著：《高铁与中国 21 世纪大战略》，第 50-76 页；Keith Bradsher, “High-speed train system is a huge success for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0, 2013; “李克强‘高铁外交’，推动地区经贸合作”，中国新闻网，2013 年 10 月 14 日，<http://finance.China news.com/cj/2013/10-14/5378602.shtml>

③ 参见“中国的高铁外交”，《金融时报（英国）》，2011 年 2 月 24 日，FT 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7106>

④ 该数据库所指的中、西亚是由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亚五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等国家构成的地域范围。

区的国家使用中国的高铁技术。中亚国家和其他欧亚大陆的国家，在铁路建设和铁路维修等方面都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中国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解决该地区在交通建设中资金匮乏的瓶颈。^①上海合作组织推动中亚地区的交通建设，还将为中国和上海合作组织赢得中亚国家更多的信任。中国通过加强在铁路技术和资金上的投入，推动中亚地区乃至欧亚大陆交通运输网的整合，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协调作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才有可能被制度化，也才能有效地防止中亚国家因外部因素的介入和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虚化该合作观念。

结 语

观念与制度实践的因果关系需要特定的场域，在这种场域中，观念具有建构行动者认知模式的能力，从而保持观念与行动的一致性。当一项观念无法具备这样的条件时，那么观念与制度的实践关系就存在着潜在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观念的创导者必须提供足够的利益诱导，才能使这项观念获得更多的支持。本文试图提供一种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解释路径，来理解观念、利益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理解地区国家间的合作展现一种新的视角。我们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发明为例，展示国家“文本”背后的意图，即如何建构一项合作观念、表达观念潜在的利益和推进观念的制度化过程。中国政府通过发掘古“丝绸之路”的历史遗产，建构起一种经济合作的“共享观念”，进而试图重构地区国家间的社会关系。虽然它的合法性源自对历史记忆的重构，但在中亚地区，其与另外一些地区主义的竞争中，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势；观念之间的竞争使得“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显得还不够充实。虽然它也界定了可供地区国家选择的利益范畴，但这些利益并不能成为足够的行动动力。我们介绍了中亚对交通网的需求，以及中国在这个领域的优势，或许是一种可能推进地区交通合作制度化的途径，但这也并不能成为足够的理由。观念对于制度的作用，除了需要强大的合法性来源和实践的历史，会议、媒介、政府首脑的会议等政治仪式以及国家间友谊的训

^① 高柏等著：《高铁与中国 21 世纪大战略》，第 17 页。

练，也会不断强化地区国家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的认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制度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以多元化的方式来增进其合法性，使该项合作观念能够在诸多的中亚地区主义竞争中获得优势。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New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s presented against certain regional background. Only when the concept, as a new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 is approved and has certain legitimacy, can it be a road-map. Through exploring heritages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and reinvention of tradition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regional community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new social relations among countries in this regio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ncept requires a specific social context. There exists competition of multiple regionalisms in Central Asia, where the “New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oncept based on historic legitimacy needs to be enriched. Although it is defined in the concept the domains of regional interests for members, yet it is not enough to become all motives for collective actions. The inventor of the concept needs to provide more benefits to get support from partners. This process demonstrates the intent of national “text”, namely, how to construct a concept of cooperation, how to express potential benefits of the concept and to seek to institutionalize the concept, so as to provide a new possible dimension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ncept, institution and interests.

【Key Words】 “New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the SCO Transportation Cooperation, Chinese High-speed Train System

【Аннотац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яс Нового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был предложен в условиях развития определённого региона. Являясь новой программой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онцепц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яса Нового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должна получить признание на обширном евразий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и только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она будет обладать легитимностью, она сможет играть роль «дорожной карты». Китай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изуч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древнего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повторно изобретае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е, пытается построить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этого реконструировать соци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в регион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концепции требует определённых условий, существует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между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ми формами регионализа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снованна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легитимности концепц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яса Нового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должна быть ещё больше обогащена.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данн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определяет объём интересов стран-членов региона, она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сильна, чтобы стать двигателем коллект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изобретателям концепц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ещё больш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 дан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чтобы заручиться поддержкой партнёров. Данный процесс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намер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крывающиеся за «текстом», а именно, как построить концепцию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ыразить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е выгоды концепции, достичь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новое измерение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взаимосвязи между идеями, интересами и институтам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яс Нового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транспорт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ШОС, китайская высокоскоростн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后反恐时代阿富汗的重建： 关于中亚国家作用的探讨*

吴大辉**

【内容提要】阿富汗开始进入后反恐时代，其国家重建的最艰巨任务是在国内各种安全威胁并未彻底根除、社会族群关系依旧紧张对立的形势下，完成由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型。直接的边界接壤、相同的宗教信仰、跨境民族的存在、特殊的历史联系以及紧密的安全联动，将中亚国家与后反恐时代的阿富汗捆绑在一起。在阿富汗的重建进程中，中亚国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的角色。

【关键词】后反恐时代 阿富汗 战后重建 中亚五国 合作伙伴

【中图分类号】D73/77(3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2-0115-(15)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就任当年推出了阿富汗新战略，宣布自2011年7月起逐步自阿富汗撤军，撤军行动将在2014年结束，完成向阿富汗方面的防务移交。2011年7月，奥巴马正式开始实施分“三步走”的从阿富汗撤离美军的计划，并于当年7月撤回1万名士兵。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各参与国也在美国之后开始实施各自的撤军计划。阿富汗政府军逐步开始接手阿富汗的防务。至此，在经历了10年残酷的反恐战争之后，阿富汗开始进

* 本文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秩序重构中俄罗斯转型的作用与影响”（项目批准号：12JJD810022）的阶段性成果。

** 吴大辉，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俄全面战略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入后反恐时代，即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不再担负阿富汗安全与稳定的主要责任，而由阿富汗人自己承担国家安保重任，并主导战后国家重建的时代。在后反恐时代的阿富汗，国家重建的最艰巨任务是在国内各种安全威胁并未彻底根除、社会族群关系依旧紧张对立的形势下，完成由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型。

到目前为止，美国已花费 1030 亿美元用于阿富汗重建，超过二战后英国和德国的重建费用。美国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驻扎之后，将不会再对阿富汗的重建进行如此规模的投入，其重建援助规模可能保持在每年 60 至 100 亿美元之间。^①在后反恐时代，阿富汗的重建进程更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援助，美国也希望其他国家分担责任，在阿富汗的稳定与重建进程中发挥更多的作用。直接的边界接壤、相同的宗教信仰、跨境民族的存在、特殊的历史联系以及紧密的安全联动，将中亚国家与后反恐时代的阿富汗捆绑在一起。

一、“北方运输线”的意义

从2001年美国开启阿富汗反恐战争到2011年11月，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阿富汗所需物资总量的70%以上，经由“南方运输线”即过境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2011年11月，巴基斯坦政府因美军在越境空袭中误杀24名巴军士兵而报复性地关闭了“南方运输线”。阿巴边境关闭前，每月大约有5000辆卡车艰难地穿行于这条交通运输线上。该线从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出发，穿过烟尘蔽天的俾路支省，绕过到处都是塔利班的曲折的开伯尔山口，直至巴格拉姆、坎大哈和其他北约在阿富汗的后勤中心。后虽经双方谈判，巴基斯坦再次开放运输通道，但是近年来北约和美军越境袭击事件依然时有发生，美巴关系时好时坏，导致巴基斯坦多次通过封锁北约补给线实施报复。在这种情况下，北约开始扩展经中亚国家的“北方运输线”的过货量，以降低对巴基斯坦补给线的依赖，同时防止巴基斯坦任意抬高过境费

^① “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Quarterly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April 30, 2014, <http://www.sigar.mil/pdf/quarterlyreports/2014-04-30-qr-intro-section1.pdf>, accessed on May 9, 2014.

用。

2012年6月，北约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个中亚国家达成协议，北约获准经过这些国家将物资和军事装备运出阿富汗。此前运输线只能将物资运进阿富汗，而无法运出。该协议的签署，使得北约通过中亚国家的单向运输变为双向。每辆通过这些国家领土的车辆的费用为1,250美元，是巴基斯坦要价的五倍。此外，由于要使用乌兹别克斯坦连接阿富汗的主要铁路，乌兹别克斯坦还另外收取50%的费用。^①有人说，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运出设备的费用比制造新装备的成本还要高，但是美国对后反恐时代的阿富汗安全力量缺乏信心，担心将这些物资留在阿富汗，有一天会落入塔利班及其他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手中。这被认为是借鉴美军当年撤离越南的经验“创造性的撤军”。^②

美国和北约的装备可以空运回国，例如通过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机场“物资中转站”转运物资，但其花销是途经巴基斯坦陆运的10倍，是取道北方路线的3倍。在可供选择的陆上运输线路只有两条，且经由巴基斯坦的“南方运输线”时而开放时而关闭的情况下，“北方运输线”一直承担着撤出美国和北约军用物资的最重要任务。据统计，从2012年7月到2014年底撤军完毕，北约需要从阿富汗运走大约十万只满载装备的标准集装箱和五万台车辆；未用完的燃油将留在当地。北约官员指出，为了让所有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军事装备按时运出阿富汗，每七分钟就有一辆集装箱车离开该国，每天24小时，每周七天，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那些集装箱和车辆大多走北方路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需要通过中亚至少运走三分之一在阿富汗的物资。美国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还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就运输协议重新进行谈判，允许非有害物资（非装甲车辆和枪械）在三国的双向运输，并准许载有北约士兵的运输机进入其领空。^③

美国当前对中亚地区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核心是阿富汗问题，即如何确保

① Stephen Hadley, John Podesta, “The Right Way Out of Afghanista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2.

② Leslie Gelb, “The Way Out of Afghanistan”, August 01, 2010,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0/08/01/gelb-pentagon-papers-and-wikileaks.html#>, accessed on April 9, 2014.

③ Stephen Hadley, John Podesta, “The Right Way Out of Afghanistan”.

美军在2014年之前顺利撤出阿富汗，以及如何确保在美军撤出后维持阿富汗的相对稳定。确保中亚稳定，是美国及其他参战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关键。简言之，美国的中亚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一切皆为反恐。用美国阿富汗问题特使戈罗曼的话说，“美国中亚外交的核心就是要保证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机场‘物资中转站’那几英亩土地的存在和‘北方运输线’的畅通。”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期望维持中亚地区的稳定。在撤军完成之前，奥巴马政府暂时没有在中亚地区“拓展民主”的计划，也不希望该地区再现北非式的政治乱局。^①

纵观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不难发现，从阿富汗撤军不过是奥巴马对10年反恐战争进行战略纠错，进而完成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关键环节。美军撤出阿富汗并不意味着美国影响力的离开，美国依然是后反恐时代对阿富汗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2014年年底前完成向阿富汗政府移交全部防务工作后，美军和北约部队仍将长期驻扎阿富汗，包括：（1）美国和北约将在阿富汗的核心军事基地永久留驻精锐部队；（2）美国和北约将考虑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扩大无人机部队的部署；（3）美国和北约将向阿富汗政权的军队派驻军事顾问团；（4）美国和北约将继续强化在阿富汗的反恐情报工作。目前美国正在争取与阿富汗政府谈判签署《双边安全协定》，力图以法律形式保障美在阿驻军的权利和既得利益。尽管已经启动撤军路线图，但是美国仍在加强在阿军事基地的建设投入，以巴格拉姆、坎大哈等基地为核心，编织地区军事基地网，部分工程项目的合同建设周期早已超出2014年底的移交日期。美国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新建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跑道，并新建医院以及可容纳1,000名官兵的生活设施，朝着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的方向迈进。根据美阿签订的《巴格拉姆机场土地设施租赁协议》，美国可征用附近土地用于军事目的。显然，这与美国在日、韩等国建立的永久性军事基地性质相同。^②只要有美军在阿富汗长期存在，就意味着对“北方运输线”的长期借重。

^① Fouad Ajami, “The Arab Spring at One”, *Foreign Affairs*, Mar/Apr 2012.

^② 孙力主编：《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第235页。

二、经济发展的北向依赖

10年反恐战争期间的阿富汗经济具有战时经济的典型特征。这一时期阿富汗经济获得较快增长，主要是由于接受了国际社会大量的经济援助以及庞大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当地的开支，并不是阿富汗自身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体系逐步恢复的结果。随着美国和北约逐步关闭其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将导致大量本地雇员失业。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撤出，对阿富汗就业、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影响将格外突出。由于撤军带来的安全不确定性，也导致资本逃离、外国投资意愿降低，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也考虑撤出阿富汗。

进入后反恐时代，阿富汗经济摆脱战时特征的现实路径是开发矿产资源，并将其销往国际市场。2009-2011年间，美国地质勘测部门对阿富汗的矿产资源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宣布阿富汗矿产资源储量价值超过3万亿美元，其中包括储量丰富的铜、铁矿石、黄金、锂、石油、煤炭、天然气，甚至还有铀矿。美国和阿富汗政府都认为，丰富的矿产资源是阿富汗战后重建的基础。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作为内陆国家的阿富汗，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寻找外联通道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①

在阿富汗的6个邻国当中，北方三个邻国为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另外三个邻国分别是伊朗、巴基斯坦和中国。由于中国—阿富汗边界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且一年大部时间为冰雪覆盖，难以成为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2400多公里长的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上的山口与关隘历史上曾经是阿富汗对外联系的重要通道，但是由于边界跨越实际上处于割据状态的部落地区，加上巴基斯坦与美国和阿富汗关系中龃龉不断，且经常利用关闭边界报复阿富汗和美国，因此阿巴边界难以成为阿富汗可以借助的稳定的外联通道。伊朗原本是阿富汗向西开放、进入海湾地区的捷径，但是该国处于西方的制裁之中，阿富汗政府不可能与其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只有北部的中亚三国才是阿富汗最合适的过境国。

和俄罗斯一样，中亚国家并不希望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安全形势并未完

^① J. Edward Conway, "How Afghanistan Can Escape the Resource Curse", February 29, 2012,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7306/j-edward-conway/how-afghanistan-can-escape-the-resource-curse>, accessed on April 4, 2014.

全稳定的情况下就仓促撤出战斗部队。因为阿富汗的安全形势未得到根本改观，对中亚国家的恐怖主义威胁依然存在（首先是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①在后反恐时代阿富汗重建进程中，欧美国家将对喀布尔的支持更多地集中在了军事安全领域，即提升其军事安全的自卫能力，而对阿富汗经济的直接支持并不多，且缺乏持续性。美国没有足够的财力既帮助阿富汗提升安保能力，又助其在后反恐时代的经济重建，因而希望盟国和阿富汗周边国家能够为后反恐时代的阿富汗战后重建“输血”。^②事实上，近十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已经成为阿富汗最重要的周边合作方向。

表1 2010年阿富汗与中亚五国进出口贸易情况（单位：百万欧元）

	进口	排名	出口	排名	双边贸易额	排名
哈萨克斯坦	0.5(0.0%)	<50	14 (0.4%)	16	145.5(0.2%)	18
吉尔吉斯斯坦	0.5 (0.0%)	36	38.7(4.6%)	6	39.2(0.6%)	12
塔吉克斯坦	30.1 (1.5%)	14	39.5(4.4%)	5	69.6(2.4%)	9
土库曼斯坦	0.5 (0.0%)	37	162.6(6.4%)	5	163.1(2.4%)	9
乌兹别克斯坦	0.1	—	854	—	854.1	—

数据来源：Торговая статистика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2011. <http://ec.europa.eu/trade/creating-opportunities/bilateral-relations/countries-and-regions/>; Б. Андерсон, И. Климов, “Uzbekistan: Trade Regime and Recent Trade Developments”, институт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и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Рабочий доклад. No.4, 2012, Цент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доступ: [http://cso.gov.af/Content/files/importsbycountry\(1\).pdf](http://cso.gov.af/Content/files/importsbycountry(1).pdf)

如表1所示，虽然乌兹别克斯坦与阿富汗的边界只有137公里，但是它一直是阿富汗最重要的中亚贸易伙伴。两国在苏联时期就建立起基础设施的联系。乌兹别克斯坦在阿富汗经济的两个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交通与电力供应。从2009年开始，借助在亚行“中亚与南亚区域电力市场发展项目”框架下修建的输电线路，乌兹别克斯坦国有能源公司每年向阿富汗提供12亿度

① Андрей Казанцев.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против выхода США из Афганистана? 31 март 2014. <http://www.mgimo.ru/news/experts/document250030.phtml>

② Ronald Neumann, Stephen Hadley, John Podesta, “Afghan Endgame: How to Help Kabul Stand on Its Own”,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2.

电，保障了喀布尔的全天供电，而每度电的价格只有6美分。^①乌兹别克斯坦还参与修复从阿富汗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至喀布尔的铁路及其沿线11座桥梁的工程项目。乌国家铁路公司于2011年修通了从阿富汗边境城市海拉通到马扎里沙里夫的75公里长的铁路线，每月过货量3-4万吨。该铁路成为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从阿富汗运出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成为“北方运输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兹别克斯坦还准备参加两个铁路项目的招标：一个是从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托尔哈姆连接马扎里沙里夫和喀布尔的铁路项目，另一条是马扎里沙里夫到赫拉特的铁路建设项目。

与阿富汗拥有1300公里长边界线的塔吉克斯坦是阿第二重要的中亚贸易伙伴。电力合作是双方优先合作方向。目前，阿富汗是进口塔吉克斯坦电力的主要国家，对阿出口电力可解决塔吉克斯坦夏季发电能力过剩的问题。2011年，连接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电力系统的220千伏输变电线路投入使用。2013年塔吉克斯坦电力公司将对阿富汗电力出口提高到19亿度电，同比增长一倍。塔吉克斯坦还希望借助世界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倡议的CASA-1000（中亚—南亚电力合作）项目，将本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剩余电力输送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该项目将融资修建连接塔吉克斯坦“桑格图”水电站和阿富汗的昆都士以及巴格兰的输电线路，并最终与喀布尔输电网接通。该项目修通后，塔吉克斯坦可以在夏季将剩余的电力以便宜的价格输往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形成竞争关系，并最终保障阿富汗全国24小时的电力供应。目前该项目遇到的问题，是难以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建立起顺畅的合作关系，以及电站水坝工程建设的一再延后。^②已经开通的塔阿跨界河大桥目前每天过往的货车只有10-20辆，过关人员只有40-50人，远未达到设计能力。随着阿富汗重建的全面铺开以及邻近的昆都士省治安形势的好转，该大桥超前的过货设计能力将会被充分地利用起来。^③

① “Uzbekistan exports 1.2bn kilowatt-hours electricity to Afghanistan a year”, *Uzdaily*, January 20, 2012.

② Всемирный банк. Проект по развитию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рынк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Южной Азии (CASA 1000). 16 март 2014. <http://www.worldbank.org/projects/P110729/central-asia-south-asia-electricity-transmission-trade-project-casa-1000?lang=en>

③ Jos Boonstra, “The quiet frontier”, *The FRIDE Blog*, May 21, 2012, <http://fride.org/blog/the-quiet-frontier/>, accessed on April 13, 2014.

与阿富汗拥有750公里共同边界的土库曼斯坦也是该国的重要电力供应方。两国的电力贸易始于2002年。双方新建了从土库曼斯坦马雷电厂至阿北部边境城市的500千伏高压输变电路项目。根据协议，土库曼斯坦每年以每度电2美分的优惠价格向阿北部省份供电。每年供电量2-4亿度。2007年，土库曼斯坦政府重新修复并开通了苏联时期就已存在的连接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地区居民点的铁路支线。土方还帮助阿富汗恢复了部分农田灌溉系统。土方还在财政与技术上向阿富汗境内的土库曼族提供医疗和培训方面的援助。阿境内的土库曼族人可以过境到土库曼斯坦的医院就医，土政府为此提供了专项资金。^①

哈萨克斯坦与阿富汗并不接壤，但哈是唯一制定了“阿富汗重建援助纲要”的中亚国家。在这个纲要的框架下启动了对阿供水、基础设施建设、建筑材料的生产与供应的具体项目。例如，出资200万美元专门用于修复昆都士—塔卢坎公路以及建设医院和学校。哈萨克斯坦从2002年起增加了对阿富汗的小麦出口量，尤其在巴基斯坦中断对阿富汗的粮食出口、喀布尔粮价飞涨的时期，哈萨克斯坦成为阿重要的小麦供应商，帮助阿富汗政府抑制住了粮价的上扬。哈萨克斯坦现已占据阿富汗面粉进口市场20%的份额。^②

虽然中亚各国与阿富汗的贸易额不及伊朗和巴基斯坦与阿的贸易额，但中亚国家却是阿富汗事关国计民生的电力、交通运输和粮食的最重要的供应方，并且时常扮演阿富汗能源“救急者”的角色。例如，2007年底，喀布尔市场上油气价格暴涨，汽油由过去的每升30阿尼上涨至58阿尼，液化气价格从每公斤30阿尼涨至65阿尼。为平抑价格，保持形势的稳定，中亚国家向阿富汗紧急提供了20万吨石油和液化气，并从2008年开始，每当冬天来临之前，帮助阿富汗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基本的油气储备。

除经济合作外，中亚国家还对阿富汗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援助。2012年，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红新月组织签署《关于在阿富汗巴达赫尚省和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达赫尚地区灾难联合管控协定》。在国际社会的帮助

① Марлен Ляруэль, Себастьян Пейруз, Вера Аксенова. Отношения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какую роль может сыграть ЕС? Рабочий доклад EUCAM No. 13, Март 2013. С.8-9.

② Там же. С.12.

下，塔吉克斯坦的数百名工程师和医护人员在阿富汗的塔吉克语地区开始了相关工作。^①

三、缉毒伙伴关系

今天的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和供应国。非法的毒品种植与贩运收入一度占到阿富汗合法经济的三分之一。2007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已经占到全球产量的93%，供应着欧洲市场95%以上的鸦片需求。^②笔者认为，在后反恐时代的阿富汗，毒品威胁或有可能从原来位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之后的“第三类”威胁，上升为“第一类”威胁。毒品问题已经成为影响阿富汗及周边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关键性因素。它不仅滋生了毒品经济，冲击着正常的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更具危害性的是，毒品经济成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重要的财政来源。

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调查，2013年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高达20.9万公顷（图1），较2012年上升了36%，再创历史新高。全年鸦片产量上升至5,500吨，较2012年高出49%。考虑到当年阿富汗的天气状况恶劣，不利于罂粟生长，特别是在西部南部这些鸦片主产区更为突出，对产量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阿富汗鸦片的实际总产量仍然具有增长潜力。^③2010年之后，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④。阿富汗北部、南部、西部以及中部各省的鸦片产量持续上升，而在2012年，部分已停止种植鸦片的区域，农民们又开始复种罂粟。^⑤2013年的铲除量仅占阿富汗罂粟种植总面积的

① Садовская Е. и др. Труд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и Пакистане. Алматы: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МОМ, 2005.

② Vanda Felbab-Brown, “The Drug-Conflict Nexus in South Asia: Beyond Taliban Profits and Afghanistan”, 20, May 2010,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0/5/regional%20counternarcotics%20felbabbrown/05_regional_counternarcotics_felbabrown, accessed on April 11, 2014.

③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Afghanistan Opium Survey 2013”, November 2013, p.4.

④ 2010年阿富汗罂粟受国内旱情影响出现大范围死亡，鸦片产量大幅度下滑。

⑤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Ministry of Counter Narcotics of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Afghanistan Opium Risk Assessment 2013”, April 2013, pp.2-5.

3.5%。^①阿富汗政府估计，2011年，约有191,500家农户的生计依赖于种植毒品作物，主要是罂粟。然而，在接受调查的村庄中，仅有30%上一年曾经得到过某种形式的农业援助（例如种子、化肥和灌溉）。对于目前从事毒品作物非法种植和麻醉品生产的家庭来说，如果没有可持续的替代生计，也就难以实现区域安全、治理、发展和禁毒的目的。^②美军和国际援助部队还在阿富汗履行着反恐与缉毒的职责，毒品种植面积与产量尚且不断走高，可以想见，在2014年底撤军之后，阿富汗的毒品问题将面临着更复杂的局面。俄罗斯方面认为，阿富汗国内除了每年几千吨的鸦片产量外，至少还囤积着1.5万吨的鸦片“库存”。^③一旦美军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国境线守卫能力下降，这些毒品将给周边地区带来更大的隐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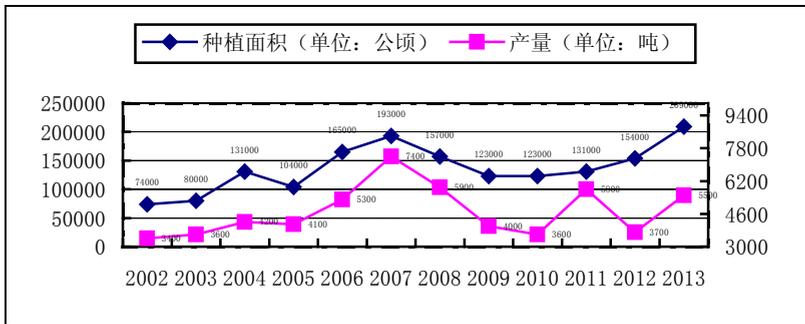


图1 反恐战争以来阿富汗罂粟种植面积及产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Afghanistan opium survey 2013', November, 2013.

自塔利班政权垮台以来，中亚国家一直是阿富汗政府铲除毒品经济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不仅因为中亚国家深知不铲除毒品，阿富汗这个南部邻居就没有稳定可言，更因为中亚国家本身就是阿富汗毒品流出的过境国、消费国，也是最直接的受害国家。1992-1997年塔吉克斯坦内战期间，作为战争伴生物的毒品贩运活动迅速从南部邻国阿富汗涌向塔吉克斯坦，在中亚国家沉渣

①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2013年报告》（中文版），2014年3月4日，第18页。
 ②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2012年报告》（中文版），2013年3月5日，第70页。
 ③ Виктор Иванов.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незаконному обороту наркотиков в акватории Каспийского моря. 13 октября 2010 года. http://www.narkotiki.ru/5_6842.htm

泛起，并从中亚地区向北一直延伸到俄罗斯和欧洲。根据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数据，目前从阿富汗贩运出来的海洛因，有40%途经巴基斯坦（所谓南方路线），有35%途经伊朗（巴尔干路线），有四分之一途经中亚各国（北方路线）。^①仅2009年便有约90吨的阿富汗海洛因被贩入中亚，其中约75-80吨运往俄罗斯，约11吨在中亚地区消费，3.4吨被查获。^②

经过多年的经营，中亚贩毒集团已建立起完备的“护送体系”，拥有现代化的通讯和交通工具，并配备精良的武器装备。他们甚至在一些国家的缉毒部门和国家机关有自己的保护网。源自阿富汗的毒品流通不仅对中亚各国和俄罗斯的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威胁，而且还为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在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骚乱、2010年“乌伊运”越过喷赤河对塔吉克斯坦发动恐怖袭击以及2012年塔吉克斯坦霍罗格冲突事件中，都有毒品武装集团参与的背景。^③这迫使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将毒品犯罪列为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同等重要的防范和打击对象。

表2 阿富汗毒品流出的“北方路线”

起点	途经	目的地
坎大哈	（塔吉克斯坦）杜尚别-（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俄罗斯	欧洲
坎大哈	（塔吉克斯坦）杜尚别-（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阿塞拜疆）巴库-（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欧洲
巴达赫尚	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欧洲
坎大哈	扎乌兹赞-乌兹别克斯坦	欧洲

数据来源: UNODC *Afghanistan Opium Survey 2012*,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May 2013.

早在苏联时期，中亚与阿富汗的情报机关就在打击毒品犯罪问题上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围绕阿富汗毒品问题，中亚国家与阿政府以及国际社会重新开始了深度的缉毒合作。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土库

①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2012年报告》（中文版），第73页。

② *The Global Afghan Opium Trade: A Threat Assessment*,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July 2011, p.28.

③ Марлен Ляруэль, Себастьян Пейруз, Вера Аксенова. Отношения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какую роль может сыграть ЕС?С.11.

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是最早与阿富汗开展双边禁毒情报交流和执法合作的国家。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于2003年启动的代号为“渠道”的长期缉毒行动计划，是中亚国家参与打击阿富汗制毒贩毒最重要的多边缉毒项目。在该行动框架内，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与阿富汗和周边相关国家，通过海关、边防、警察和金融部门的跨国协调行动，尤其是深度的情报交换，在查证出毒品流通的渠道后，迅速启动缉毒力量予以清除。通过金融部门对可疑资金流向的跨国监管来识别贩毒集团，是该行动的一大创新举措。“渠道”行动计划成效显著，仅在2008年11月17-24日的行动期间，就查获毒品3.6吨，其中海洛因261公斤、可卡因43公斤；逮捕了12,782名涉毒犯罪人员，其中1,032人来自有组织犯罪团伙；缴获武器1,657件、弹药59,162发。^①

由于有三个国家与阿富汗接壤，加上是毒品贩运向北流通的重要通道，这就使得中亚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打击阿富汗毒品流通的最前沿。2006年2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创建“中亚地区禁毒信息协调中心”，旨在为各国护法机关联手打击源自阿富汗的毒品流通与犯罪活动，提供全面的情报支持。该中心运转八年来，已经成为中亚国家协调打击阿富汗毒品犯罪的指挥中心。2011年，美国发起“中亚缉毒倡议”(Central Asia Counter-narcotics Initiative，简称CACI)，通过建立工作组，推动中亚各国缉毒部门加强敏感信息的共享和联合行动中的协调，并对各国缉毒能力的提升给予资金和装备上的支持。2012年，美国向中亚国家的缉毒部门提供42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并承诺将继续提供更多资助。除此之外，在禁毒领域，中亚国家还与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驻中亚办事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阿富汗禁毒小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建立起缉毒伙伴关系。

分析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中亚各国当局缉获的海洛因的数量呈现

^① “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Mr. N. Bordyuzha”, The 16th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of OSCE, Helsinki, 4-5 December, 2008, http://www.dkb.gov.ru/start/index_bzznengl.htm, accessed on April 9, 2014.

出稳步下降的趋势。^①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亚国家十年间的缉毒行动整体上收到了遏阻毒品流通的效果。但这也意味着阿富汗更多的外流毒品可能转向了其他贩运线路。若想从根本上消除毒品问题带来的威胁，打击行动远远不够，必须通过投资、替代种植等经济手段，帮助阿富汗恢复正常的国民经济，从而逐步使其摆脱毒品经济的恶性循环。除了积极参加打击阿富汗毒品的国际合作之外，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还共同参加了阿富汗北方省份毒品作物替代种植的工作，并积极参与阿富汗战后的经济重建。

四、跨境族群联系

在与中亚国家接壤的阿富汗北部边境地区，生活着为数众多的塔吉克族、土库曼族和乌兹别克族民众。阿富汗北部地区的非普什图族群常常结成一个政治集团——“北方联盟”。塔吉克族是位列普什图族之后的阿富汗第二大民族，人口大约有800万。在2001年开始的推翻塔利班政权的斗争中，塔吉克族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因此在阿富汗政府内获得了几个关键职务。这也使塔吉克族成为普什图族的直接竞争者。阿富汗政府内的政治斗争首先在塔吉克族和普什图族之间展开。乌兹别克族大约有150万-300万人，土库曼族约有20万-50万人。^②阿富汗的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和土库曼族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土库曼族从来没有成为阿富汗决策进程的一部分。在塔利班统治时期，他们保持中立，塔利班和普什图族也没有将其视为威胁。乌兹别克族在经济上具有强大和独立的影响力，不同于土库曼族，他们在阿富汗的各个时期都能够进入政府，并获得高级别的职务任命。他们被认为是具有强烈政治诉求的族裔。他们积极推动建立乌兹别克自治共和国、赋予乌兹别克语地区语言地位，还希望参与经济决策。尽管如此，乌兹别克族并未像

①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2013年报告》（中文版），第74页。

② 由于阿富汗近年来未进行过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因此缺乏统一的官方数据。本文关于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和土库曼族的人口数据是对已有的各种数据的折中结果。

塔吉克族那样被视为普什图族统治的威胁。^①

上述跨境民族的存在,使得中亚国家可以对阿富汗国内局势产生一定的影响。乌兹别克斯坦同阿富汗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对马扎里沙里夫^②地区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代表乌兹别克族群利益的阿富汗伊斯兰民族运动领导人杜斯塔姆将军与乌兹别克斯坦保持着特殊的关系。此人曾拥有阿富汗北部最大的地方武装。阿富汗反恐战争开始后,是他带领北方联盟打下了喀布尔。2004年阿大选,杜斯塔姆曾经获得10%的选票。后来在阿富汗政府中被任命为最具实权的总参谋长一职。2008年,杜斯塔姆因武力威胁对手,被解除总长职务,但他依然是阿富汗伊斯兰民族运动的领导人。控制赫拉特地区的前野战指挥官伊斯马尔·汗也是乌兹别克斯坦支持的阿富汗实权人物。

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认为,“如果没有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政府的扶助,喀布尔政权将受到来自阿富汗境内塔族和乌族的强力挑战”。另外,美国在阿富汗战后政治安排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限制普什图族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以平衡其他各民族的利益。在此背景下,阿富汗境内的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无疑将从美国的安排中受益。作为对乌兹别克斯坦支持美国阿富汗反恐战争的回报,美国设计的阿富汗战后政治安排中,乌兹别克族在强力部门占有重要地位。这也意味着作为其母国的乌兹别克斯坦不得不卷入阿富汗的战后安排与重建。据悉,美国正在考虑,在确保乌兹别克斯坦对华盛顿保持友好关系的前提下,将把从阿富汗撤出的美军部分军事装备无偿或低价移交给乌兹别克斯坦政府。^③

综上所述,在后反恐时代阿富汗的重建进程中,中亚国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的角色。其一,中亚国家是美国与北约撤军行动的关键方。若不借助过境中亚国家的“北方运输线”,美军与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将很难完成从阿富汗的撤军行动。其二,中亚是阿富汗重建进程中最重要的周边合作

① Марлен Ляруэль, Себастьян Пейруз и Вера Аксенова, Отношения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какую роль может сыграть ЕС? С.9.

② 马扎里沙里夫被认为是阿富汗乌兹别克族实际上的首都,该城市与乌兹别克斯坦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③ 孙力主编:《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2)》,第237页。

方。中亚国家已经成为阿富汗事关国计民生的电力、能源和粮食的最重要供应者。其三，中亚国家是阿富汗毒品流出的过境国、消费国，也是最直接的受害国。中亚国家正在成为打击阿富汗毒品流通的第一道防线。其四，跨境民族的存在使得中亚国家可以对阿富汗国内局势产生经常性的影响。

【Abstract】 Afghanistan has begun to enter a post-anti-terrorism era. The toughest task for its rebuilding is to achieve economic transition from wartime to peacetime under various domestic security threats and still seriously tense social ethnic relations.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Afghanistan in the post-anti-terrorism era are closely bound through direct boundary bordering, the same religious beliefs, cross-border ethnicities, special historical ties and close interaction in security. Dur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as partner.

【Key Words】 Post-anti-terrorism Era,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War,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Partner

【Аннотация】 С вхождением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в эру после борьбы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 наиболее сложной задачей п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ю страны в условиях неполного искоренения различных угроз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охранения напряженн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в сфере социально-этн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является переход от военной к мир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Наличие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х границ, одинаковой религии,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ое этническ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особ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и тес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является связующим звеном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Афганистаном эры после ант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ы.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грают незаменимую роль партнёров в процессе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Эра после борьбы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 Афганистан,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ять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артнёры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俄罗斯与中亚

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内容、前景、制约因素*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

【内容提要】俄罗斯与中亚各国相互高度依赖。目前俄罗斯与中亚关系建构面临机遇与挑战。俄罗斯有12个联邦主体与中亚地区接壤，沿中亚边界地区集中了俄罗斯相当大的工业发展潜力，中亚是俄罗斯商品的销售市场之一。中亚地区还是俄罗斯重要的能源产地。俄罗斯努力稳固自己在中亚的地位，但面临各种挑战，包括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毒品走私、跨国犯罪和非法移民，以及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俄罗斯应在教育、安全、经济、移民等领域采取措施，加强与中亚各国合作。

【关键词】俄罗斯 中亚 关系建构 经济利益

【中图分类号】D83/8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2-0130(47)

导 言

尽管俄罗斯一直致力于在双边和多边基础上建构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制定出对这一地区完整而又长远的政策。在俄罗斯的中亚政策实践中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是老生常谈，肯定中亚在俄联邦对外政策中（无论是作为独联体的一个部分，还是作为具有自身价值的一个地区）对俄罗斯的利益具有非同一般的权重；另一方面又未能详细拟定出一套比较稳定的、不取决于个别部门和团体利益、能够从长计议构建俄罗斯对中

* 这是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РСМД）组织撰写的有关联军撤出阿富汗后，俄罗斯与中亚各国关系的问题与未来趋势的研究报告。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纳乌姆金（Наумкин В.В）主管，伊万诺夫（Иванов И.С）主编。莫斯科 Спецкнига 出版，2013年第10期。

亚地区战略的全方位策略。

《俄联邦的对外政策构想》中有这样的表述：“俄罗斯与独联体的每个成员国在平等、互惠、相互尊重、照顾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力争实现独联体范围内一体化进程的集约化。俄罗斯将与有这种愿望的国家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或者结盟”^①。这里也包括中亚国家。由于中亚各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发展潜力、资源和政治现代化程度不同，要求俄罗斯不断地跟踪研究，从新的、有创意的视角去看待当地文化和民族心理特点。中亚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始终保持着穆斯林世界的传统，同时也在发展与西方的关系。在中亚国家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对外政策领域中，俄罗斯占有一定优先地位，且基本上没有竞争对手。

不过要看到，俄罗斯的中亚政策实际上是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而制定的，与其说是为了应对在地缘政治上企图控制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而制定的政策，不如说是一种自我保护政策。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商业投资活动，或出于客观原因，或出于主观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俄罗斯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角逐中亚，与西方国家展开竞争。某些俄罗斯专家不愿意承认中亚地区外交与经济关系的多样化已经是既成事实，还分析说，中亚国家与西方国家发展相互关系，几乎等同于自动走上反俄之路。同时，也确实有一些当地的强调民族主义主张的政治家，反对俄罗斯影响的扩大，并扬言要把俄罗斯从中亚地区赶出去。

事实上，俄罗斯与中亚各国相互高度依赖。相互间有 7000 多公里长的边界线。俄罗斯有 12 个联邦主体与中亚地区接壤，其中包括工业发达的萨马拉州、伏尔加格勒州、车里亚宾斯克州和鄂木斯克州等。也就是说，沿中亚边界地区集中了俄罗斯相当大的工业发展潜力，有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最大的城市，以及连接俄联邦中央区与西伯利亚以及远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交通干线，它们或分布在紧邻中亚国家的边界上，或是部分穿过哈萨克斯坦境内。

中亚是俄罗斯商品的一个销售市场，在俄罗斯粮食、机器、运输设备以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февраля 2013 г.). <http://www.garant.ru/products/ipo/prime/doc/70218094/#review>

及近年来的纺织品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而中亚对俄罗斯主要是劳务输出。中亚地区还是重要的能源产地，这些资源被运往俄罗斯全境和欧盟市场。俄罗斯努力在中亚地区占据更牢固的位置，强调双方在能源乃至国防领域要加强合作。

俄罗斯对中亚地区所持的官方立场，不仅应考虑到中亚自身对俄联邦所具有的价值（如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经济和贸易潜能，拥有保持俄罗斯文化传统的、讲俄语的侨民与本地居民群体），也应考虑到可能的风险和挑战，这就要求俄罗斯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俄罗斯将加强与独联体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协同应对共同的挑战与威胁，首先是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毒品走私、跨国犯罪和非法移民。其中的首要任务是，消除来自阿富汗境内的上述威胁，防止其破坏中亚和俄罗斯及外高加索地区的稳定。

在《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也谈到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如民族主义情绪、排外主义、分离主义以及在暴力极端主义口号下宗教激进主义的泛滥。因此必须加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ОДКБ）、上合组织（ШОС）和其他组织的作用，发展俄罗斯与相关国家在军事政治领域的合作。^①

在目前阶段，要把俄罗斯在中亚的经济利益与更宽泛意义上的地缘政治意图区分开来，有足够的准备从事不能马上见到收益的、很高的投入。作出这一决策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尽管在一些官样文件中经常提到该地区，但无论是当前还是过去，都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论据来证明，应把中亚纳入俄罗斯优先的利益范围。俄联邦必须制订一个独立的中亚战略。另外，俄罗斯除了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并对落实这些措施所必要的资源作出评估外，还必须全方位地做中亚的一个可靠的伙伴，成为其投资与技术的来源。很显然，这些任务已远远超出了俄罗斯的中亚政策范围，但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实现独联体空间的一体化，以及俄罗斯在中亚地区起主导作用的一些宏伟计划。

世界形势与中亚的发展状况将会急剧变化——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在中亚的作用越来越大，有时还会造成与俄罗斯抗衡的局面。但同时，俄罗斯也

^① Стратег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2020 г. <http://www.scrf.gov.ru/documents/1/99.html>

可能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比如，在阿富汗问题上与美国的合作，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与中国的合作等）。

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也开始成为俄罗斯在中亚的竞争者，他们经常提供俄罗斯提供不了的商品和服务。在此情况下，一些民族宗教派别的紧密联系（在其存在的地方），使得某些国家间更加信任，有时会使中亚当地的政治精英担心，文化接近的伙伴国家对本国居民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在中亚，旧的问题仍然存在，新的地区安全挑战也在不断出现。中亚的内部不稳定因素依旧令人担忧，这主要是指缺乏透明的领导继任与更换制度。另外一组风险则与联军撤出阿富汗后，争夺阿富汗政权与资源的斗争不断激化有关。这对中亚的安全构成威胁，同时也给中亚各国与俄罗斯在独联体现有军事政治及一体化结构的框架内相互合作带来一系列问题。

写作这篇分析报告的目的是力图确定中亚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实际地位，评估俄罗斯的机遇和局限条件，为将来巩固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制定措施，并明确其相互关联性。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和报告的作者希望所提供的材料能够对在各种评估机构、政府和商界代表围绕该问题的讨论起到新的推动作用，并成为俄罗斯研究制定中亚政策的素材。

第一部分 俄罗斯与中亚各国关系建构的问题：内部政策观点

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利益，首先以保障地区安全为宗旨。俄罗斯在主导那些或是直接为保障地区安全而建立的组织（集安组织），或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作用的组织（如上合组织）的同时，也在双边基础上积极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俄罗斯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其与中亚各国的双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地区各国相对而言具有同质性有关。不过，在中亚地区，共同的历史命运和在某些方面接近的文化传统，并未能使各国的政治决策走向一致，也未能使相互间对抗的程度降低。有一种观点就主张，只能把中亚地区说成是民族国家的混合体，其中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

利益和对外政策范围，而实际上并不存在共同的中亚地区的利益。^①

然而，近年来有一种趋向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在中亚最无防卫能力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更希望依靠俄罗斯，而实力较强的国家则试图与俄罗斯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俄罗斯顺应了这种趋势，同时重点发展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当然，也不能低估（偶尔会估计不足）其他中亚国家的政治作用。下文中将分析中亚每个国家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并揭示俄罗斯与这些国家构建相互关系的利益所在。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是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最亲近的盟友。不过，尽管双方的利益在客观上具有一致性，但双边关系的发展还是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这直接取决于执政集团的稳定、执政精英相互妥协的能力、以及必要时保证政权平稳过渡的能力。

自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成立以来，以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为标志的总统权力无疑十分强大，而且最近 5 年呈现出总统代理人圈子逐渐缩小的趋势。由于在选拔单个继承人时出现了很多客观和主观上的困难，从 2011 年起，在哈萨克斯坦出现了必须“集体继任”的主张。

不少哈萨克斯坦的专家和政治家已经证实，该共和国比较适用总统议会制政体。对于哈萨克斯坦精英来说，“集体继任”方案最近一段时间变得愈加引人关注，其原因是纳扎尔巴耶夫身边的人极不和睦。不同执政派别之间的公开争论和相互指责，有可能打破建立多年的政治平衡，并彻底破坏哈萨克斯坦已经形成的管理体系。

最终，哪种路线会在最高领导层获胜，将对很多事情起到决定性作用：从国内最高权力过渡的具体方式，到未来几年的对外政策方针。

俄罗斯的直接利益在于，不能让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的政策选择成为两个国家经济一体化道路上难以克服的障碍。扩大互利互惠的经济联系，成功推动俄哈之间的各种一体化方案，应当能够提升俄罗斯的地位，并有利于保

^① Малащенко 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на что рассчитывает Россия? М.: РОССПЭН, 2012. С.16.

持那种使俄哈双边关系更有成效、更加信任的政治氛围。

进一步发展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关系，主动接受哈萨克斯坦总统提出的最高权力转换的可能模式（包括将来的某位继任者或集体继任者候选人），从整体上看起来是符合俄罗斯利益的。在该国反对派中占优势的亲美主张和近年来重新露头的民族主义“势头”也说明这很必要。

最近几个月的俄哈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哈萨克斯坦政府开始实行相当强硬的政策，限制“质子”火箭的发射数量，并指责俄罗斯破坏合作项目“白杰列克”的发射^①，这使得俄罗斯在租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时遇到一些困难。哈萨克斯坦在航天方面的这种立场，与其抵制俄罗斯倡议组建“欧亚议会”^②而采取的重大行动是相符的。这一倡议被认为是侵犯中亚国家主权的，这是一个对中亚所有国家都十分敏感的问题。当然，突出的矛盾正在被克服，不过，估计还会产生新的摩擦。阿斯塔纳对于构建哈俄关系的态度发生变化，总体看，这与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的野心膨胀有关，他们开始感到处于俄罗斯“小伙伴”的地位不舒服。很明显，这种趋势将是持续性的，将来还可能因形势变化而加强。

乌兹别克斯坦

和哈萨克斯坦一样，乌兹别克斯坦也是中亚国家中经济和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在传统上是把自己放在中央国家的位置上，并十分努力地争取实现这一愿望。

在内政方面，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一样，也面临保持政权继承性的问题。伊斯兰姆·卡里莫夫从1989年起就担任该国领袖。国家的整个政治体制是这样构建的：总统是国家最主要体系的构成者。如果说在哈萨克斯坦为了保障政权平稳交接，还允许专家们讨论政体是否能向议会总统制转型的话，在乌兹别克斯坦就不可能有类似的言论。所有的决定都由总统及其亲信作出。由于没有明确的继任者选举机制，精英之间现有的平衡就可

① Ячменникова Н. Судьба «Байконура» будет зависеть от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4.01.2013. <http://m.rg.ru/2013/01/24/baikonur-site.html>

②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скептически оценивают создание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парламента// РБК. 20.09.2012. <http://www.rbc.ru/rbcfreeneews/20120920095944.shtml>

能轻易地被打破，而精英分裂可能带来的后果在中亚各国都很清楚。外部的操控者很有可能利用该国内部潜在的不稳定性。

乌兹别克斯坦努力提升自己对于外部伙伴的价值，利用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同时也尽力避免对方过于密切的参与，担心回旋余地受限。有时候，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外交政策缺乏连贯性，但乌兹别克斯坦在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灵活应对，事实上正反映出它有一条始终不渝的方针，那就是要保证自己采取行动和作出决定的最大自由。对于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希望建立能明确相互之间的义务和约束的双边关系。在俄罗斯起主导作用的多边组织中，当自身利益与其他成员国的利益和观点有分歧时，乌兹别克斯坦所看到的只是在那些问题上妥协和合作可能对自身所构成的威胁。乌兹别克斯坦退出欧亚经济共同体，多次退出或回到集体安全组织，拒绝参加快速反应部队的集体协作，这一切都反映出乌兹别克斯坦政权对俄罗斯主导的中亚一体化采取的是消极态度。总体看，对乌兹别克斯坦而言，国家主权具有绝对化的特点，这使得它从一开始就拒绝出现任何一个，哪怕是来自遥远的地方的，以真正构成一体化为条件的超国家机构。而且，当中亚国家出现危机时，乌兹别克斯坦似乎永远都把“权衡自身利益”放到集体行动的前景中，从不破例。

在俄罗斯的影响力与中国持平的上合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保留了成员国地位，但即使在这个组织框架内，它也拒绝参加联合军演，包括 2010 年 9 月的大规模演习。^①

乌兹别克斯坦在对外政策中突然的重新选择，正符合它所提出并奉行的、未必适用于哈萨克斯坦及其他合作伙伴的于己有利的方针。这是因为，不仅乌兹别克斯坦需要世界强国有保障的支持，对于世界强国来说，不加强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要制定中亚政策并巩固自己在中亚地区的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在选择合作伙伴时，执政精英的转向通常不会付出重大代价。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也发展与欧盟、美国和北约的关系，尽管他们对安集

^① Узбекистан отказался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учениях ШОС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Мирная миссия-2010»// ЦентрАзия. 10.09.2010. <http://www.centrasia.ru/newsA/php?st=1284064560>

延事件^①的反应曾让它觉得不愉快。当然，这些力量中心本身也早已“原谅”了乌兹别克斯坦为镇压暴乱而使用武力、并拒绝国际调查的做法。还在2009年10月27日，欧盟就已经取消了2005年实行的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最终制裁，其中包括禁运常规武器。欧盟在早前就已取消了禁止向乌兹别克斯坦高级官员发放签证的指令^②。

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对中亚地区的政策中明显降低，这使得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不再提起那些有关其不民主和不尊重人权的批评，那些批评曾经令他们感到不快。对乌兹别克斯坦，开始出现了“有一些积极进展”的评论，并广泛传播。不过，在这个传统社会中得到独裁统治支持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无论对“阿拉伯觉醒”（它导致了不得人心的、腐败的世俗制度的崩溃）背景下的美国还是欧盟来说，都变得越来越显眼了。

乌兹别克斯坦本身也把依靠西方视为保障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因素——2014年联军从阿富汗撤军后，这一问题将会变得非常现实。

乌兹别克斯坦当局依靠实行急转弯和降低对主要合作伙伴的依赖程度（这种做派有时会惹俄罗斯不高兴）来保障自己在中亚地区的特殊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政治上的投机，而是现任领导深思熟虑后的战略方针，没有理由指望它会被修正。

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依托自己的自然潜力、在里海地区有利的地缘战略位置和可理解的独特的中立政策，直到最近仍拒绝参与地区一体化进程。

该共和国的权力在总统手中集中的程度比它的邻国更高。由首任总统创建的东方式专制制度，在古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继任后不得不有所改变，但变化没有预期的那样显著。2007年他当选后，在文化教育领域实

① 2005年5月12-13日，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东部的安集延市发生骚乱事件，乌兹别克内政部和国家安全局部队对抗议民众开枪射击，死亡人数说法不一，有说一百多人，还有说数百人至上千人。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就这一事件指责乌政府压制民主和人权，并要求对事件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遭到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拒绝。随后，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宣布对乌兹别克斯坦实施制裁。

② ЕС снимет эмбарго на поставки оружия в Узбекистан// Новости-Казахстан. 27.10.2009. <http://www.zakon.kz/151400-es-snimaet-jembargo-na-postavki.html>

行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去除了十分令人反感的、对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式的表述，但很多东西仍然保留了下来。^①

20世纪90年代这个国家所选择的中立政策，为它在世界与地区外交舞台上创造了灵活发挥的机会。这项战略在世界主要国家为入驻天然气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土库曼斯坦而展开竞争时，效果尤其明显。

而且，对土库曼斯坦资源的关注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那就是无论美国还是欧洲的政治家们都不再批评土库曼斯坦政府的人权状况。俄罗斯也实行类似的政策，尽管在那里操俄语居民的权利被侵犯，但在双边对话时，都尽力回避这一问题，不把它作为议程的主要内容。如，2001年，无论是土库曼斯坦政府规定所有的俄语学校都转为混合语学校，并实行从土耳其引进的九年教育制，还是土库曼斯坦政府决定取消双重国籍时^②，都是这样。避而不谈土库曼斯坦对讲俄语居民权利的侵犯问题，削弱了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威信，反映出俄罗斯为了经济利益宁愿牺牲人道主义的问题。对生活在中亚其他国家的同胞的权利，俄罗斯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但是，中立状态和疏远俄罗斯及独联体其他国家，并没有让阿什哈巴德倒向其他大国。这个国家实行的是极其独立的外交政策，同时在认为对自己有利的领域里还保持与邻国的合作。比如，土库曼斯坦利用俄罗斯的经验和技术建设自己的海军（2010年1月25日，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批准了建立国家海军的法令），并请俄罗斯培训技术人员。

尽管土库曼斯坦保持中立，但它也参加国际打击毒品走私的行动，在反恐行动中允许非军用物资过境至阿富汗边境。

2009年“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爆炸，俄罗斯中止了按长期采购合同的量购买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土方认为，俄罗斯此举反映出其作为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伙伴是不可靠的^③。这个因素的负面影响已导致其他俄罗斯公司在土库曼斯坦面临严重的问题。而且，土库曼斯坦领导人已开始积极寻

① 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古尔班古力：土库曼斯坦总统。http://lenta.ru/lib/14175002/

② Путин и Ниязов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об отмене двойного гражданства. http://lenta.ru/russia/2003/04/10/citizenship/

③ МИД Туркмении настаивает на виновности РФ в аварии на газопроводе// РИА Новости. 10.04.2009. http://ria.ru/incidents/20090410/167730531/html#ixzz2MqloOgWE

找新的能源领域合作伙伴，扩大了向伊朗的出口机会，推出了通往中国的生产能力达每年 65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管道^①。土库曼斯坦还掌握着通往欧盟、经过阿富汗通往印度，以及通向巴基斯坦等其他所有可能的通道。

在一段时间内，土库曼斯坦仍将致力于继续走自己的依靠开采和出售天然气来发展的道路，不会更多地考虑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吉尔吉斯斯坦

对吉尔吉斯斯坦涣散的领导精英产生影响的能力十分有限，一直是俄罗斯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执政机构的领导人总体上是忠于俄罗斯的（包括俄罗斯领导下的一体化方案），但绝大多数吉尔吉斯斯坦精英（尤其是地方的）不接受与俄罗斯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系。目前吉尔吉斯国内政治局势的特点是，民族主义情绪在增长，其代表人物原则上否定俄罗斯对于这个国家的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文化贡献，因此也对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的政策持十分消极的反对态度。在吉尔吉斯斯坦领土与民族处于分裂的形势下，总统考虑到自己的地位不稳定，不得不非常小心地行事。这一因素无疑将影响到吉尔吉斯斯坦加入关税同盟的速度。

看起来，俄罗斯对吉尔吉斯斯坦起到影响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能源。2010 年，俄罗斯提高了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燃油的关税。当地观察家认为，这成了对总统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不满的因素之一。这位总统说服莫斯科降低了关税^②，但不排除，如果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在一段时间内有不友好举动，关税问题还会重新提上俄吉关系的议程。但是，如果比什凯克在行事时照顾俄方利益，俄罗斯还是可能增加对其财政援助的数额，或提供更优惠的能源价格。

“多向”的外交没能使独立的吉尔吉斯斯坦统治政权免于崩溃。眼下也没有理由期望新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能依靠各种外力控制住目前不稳定的局势。国家衰弱了，这就要求那些已经取代巴基耶夫“小圈子”的人们必须

①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 ежегодно будет поставлять в Китай 65 млрд кубометров газа// Фергана.news. 07.06.2012.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18836>

② Киргизия получила бесплатный бензин от Росс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новости. 21.01.2011. <http://economic-ua.com/runok/27959/>

竭尽全力，以防止吉尔吉斯斯坦变成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

塔吉克斯坦

尽管塔吉克斯坦的政治体制和其他中亚国家有些共同特点，但它还是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作用才形成并得到巩固的，其中主要是受到内战的影响。这个体制保证了一批新的、首先是伊斯兰教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它打破了塔吉克斯坦政权在后苏联时代的继承性，改变了地区力量的平衡，保障了执政精英的更替，并使一些与苏联权贵阶层没有关系或者只是间接有关的领袖人物的登台。他们采取政治妥协的方式摆脱了内战，这就保证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不同党派能够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其中包括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的合法化，这个党因此成为原苏联领土上唯一的伊斯兰教的议会党。随着该体制的不断巩固，反对党参与政治进程的机会减少了。尽管塔吉克斯坦对于外资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仍然相对开放，新闻媒介更多样化，这些做法都值得称道，但政治体制的极权特征还是增强了。

国内的社会经济问题解决得极其缓慢。并且，过去在塔吉克斯坦流行的有关内战后果的一些说法已经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尽管内战冲突的确使国家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经济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打击。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不知道内战的恐怖，对暴力有较高的容忍度。当那些具有快速高效动员能力、心怀不满的精英（多半是站在穆斯林立场上的人）发生新的分裂时，因高层腐败而日益深化的不平等、失业、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能源价格暴跌、经济转型为“毒品经济”等等，种种威胁都能使情况变得更糟。与阿富汗为邻，有着 1400 公里的漫长边界线，又使这种状况加剧^①。

塔吉克斯坦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俄罗斯，首先是向俄罗斯的劳务输出。通常，在俄罗斯的塔吉克斯坦侨民流动最积极，他们寄回或带回资金，为保持国家稳定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这既包括可能的抗议者“数量上”的减少，也包括减缓了从 2008 年秋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俄罗斯为维护该国

^① Руссо Р. Проблемы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усугубляют угроз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егиона// Global Asia. 14.06.2012. <http://www.centrasia.ru/newsA/php?st=1339654020>

安全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俄罗斯的驻军成了遏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重要因素。不过，2004年俄罗斯边防军被迫离开塔吉克斯坦，这可能会在外围军队撤出阿富汗后给中亚国家安全带来真正严重的影响。

塔吉克斯坦领导人以多种方式建立对外关系，积极发展与中国、美国、伊朗、欧盟和北约的关系。很明显，它认为，各方力量总体上的平衡对自己十分有利，但这常常导致与俄罗斯的关系紧张。“多向”的外交对这个国家可能会有好处，但就此指望迅速解决其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美国与北约对塔吉克斯坦表现出来的军事政治兴趣与阿富汗有关，包括在那里安置从阿富汗撤出的北约军队，这也使塔吉克斯坦认为有很大希望提升自己的地缘政治地位。

塔吉克斯坦对新的合作伙伴充满期望，但它的领导人对俄罗斯与独联体的一体化潜力心存疑虑，这表现在它努力回避承担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和集体安全组织中的各项义务。

塔吉克斯坦在政治外交层面对俄罗斯无疑是一个友好的国家，但俄罗斯领导人也非常希望该国领导人对一些问题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比如俄语在该国的地位，在塔吉克斯坦保留俄军事基地以及军事项目的条件，解决与俄罗斯贸易中遇到的困难（当然，也有俄罗斯自身的过错）等。其中，“俄罗斯铝业”公司（компания «Русал»）经过多年谈判也没能与该国政府在建设水电站和铝加工厂的具体份额上达成一致^①。双方的分歧日益公开化，这对杜尚别和莫斯科都不会有好处。

出于本能努力与每个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期望从各种外部力量中得到好处，塔吉克斯坦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有时看来太简单了。他们显然认为，发展与其他伙伴的关系将会遏制俄罗斯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的确，俄罗斯领导人应当多考虑自己的中亚伙伴的利益，但它们也必须用行动回应一下，尤其是现存的相互依赖关系具有不对称性的时候。

^① Кто достроит Рогун?//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05.03.2013. <http://www.ng.ru/forum/ forum3 /topic31690/>

第二部分 俄罗斯在中亚的经济利益

俄罗斯在中亚的经济利益与地缘政治利益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但在分析过程中可以尽力区分出在中亚地区适宜从事商业活动的、可以相互合作的纯经济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

1. 丰富多样的矿产，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和铀；
2. 剩余劳动力，既可以吸引其到俄罗斯进行劳务输出，又可以在中亚国家建设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俄罗斯提供商品。比如，吉尔吉斯斯坦主要面向俄罗斯消费者的服装业就有巨大的潜力；
3. 增长潜力巨大而又广阔的内部市场，这为俄罗斯的出口、俄罗斯企业和银行的扩张提供了大量机会。目前这是竞争力较弱、对生产技术水平要求相对较低的市场，这给很难进入其他国家市场的俄罗斯制成品出口提供了机会；
4. 保持着旧的合作关系并具有发展新关系的客观前提（与其他某些积极渗透到该地区的国家相比，中亚各国对俄罗斯的信任度相对较高，以及俄罗斯企业机构透明的商业环境、共同的交流语言、亲属关系等）；
5. 从中亚及其毗邻的亚洲国家过境俄罗斯出口到欧洲获利的经营活动在增加。俄罗斯对已有的绕过其领土的跨境石油及天然气管道不感兴趣，但它随时准备参与在中亚的管道建设与运营。

上述所有领域的活动都涉及当前俄罗斯的首要任务——为扩大对外经济联系，以及俄罗斯在中亚国家的商业活动创造有利条件。为了实现在经济领域的利益，除建立一些政治组织机构外，俄罗斯还牵头成立了一系列经济组织，如关税同盟、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发展银行、欧亚经济共同体反危机基金会和独联体自由贸易区协议等。欧亚经济联盟已经宣布成立，它将从2015年起按照欧盟的规则开始运作^①。

还有一些严重障碍同俄罗斯与中亚国家深化经济互动的客观条件并存：

^① В 2015 году Таможенный союз будет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 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 ЕЭК// Tazabek. 06.03.2013. [http:// Tazabek.kg/news:346994/](http://Tazabek.kg/news:346994/)

1. 中亚新的角逐者表现积极，使面临残酷竞争的俄罗斯企业活动困难。中亚国家有了选择的机会，在此条件下，他们更愿意与可靠的伙伴合作；

2. 地方管理机构利用行政资源保护自身的商业利益。这项政策形式上貌似国家保护主义。它有其用处，但整体来说，这种政策会鼓励腐败，因为它给管理者更大的选择余地并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突如其来地收回营业执照，没完没了地折磨人的检查，取消投标授权，这些都是对俄罗斯公司采用的打压措施。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这些公司要维护自己的权益非常困难；

3. 与俄罗斯自身经营活动特点有关的一些制约因素。一些公司代表在原则上对去高风险地带从事经营活动很担心，他们毫无根据地提出高要求，以期快速拿到最优惠的项目，在经营中不遵守期限，不正当地构建自己与当地政府和商业代表的关系。在东方社会，私下协议的因素起着很大作用，但俄罗斯企业的声誉并不是总能推动建立这样的关系。最后，尽管在进行必要的谈判时依旧还可以使用俄语，但通晓当地语言却特别能反映出对当地文化和习俗的尊重。忽视当地社会的文化因素和心理特点，将对俄罗斯的商业机会产生越来越负面的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第一波过后，俄罗斯在中亚的地位明显削弱。尽管它还保持着中亚各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但从 2009 年开始贸易额急剧缩减：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额减到 34.8%，与吉尔吉斯斯坦降到 28.7%，与塔吉克斯坦降到 22%，与乌兹别克斯坦降到 28.4%，这多半是全球经济危机及其影响下工业生产下滑的后果。因此，可以举出一个例子：2009 年，在哈萨克斯坦的出口贸易中俄罗斯所占份额为 8.2%，而在其进口中俄罗斯所占份额为 31.3%^①。这期间只有同土库曼斯坦的贸易额提高了——达 14.09%^②。随后几年的情况逐渐朝好的方向发展。

① Синицына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нститу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и политики. Доклад № 5. 2012.С.19. <http://www.ucentralasia.org/download/UCA-IPPA-WP5-RussiaInfluence-Rus.pdf>.

② http://www.economy.gov.ru/minec/activity/sections/foreigneconomicactivity/cooperation/economicng/?WCM_PI=1&WCM_Page.556a41804309ce5898fbbbaee474279=2.

表 1 2008-2011 年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外贸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 \ 时间	2008		2009		2010		2011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哈萨克斯坦	6379,5	13298,6	3697,1	9147,2	4449,3	10690,3	6859,3	12906,0
吉尔吉斯斯坦	491,1	1308,0	367,1	915,5	393,3	990,8	292,8	1160,3
塔吉克斯坦	212,8	792,9	213,3	573,1	213,7	673,3	90,0	720,4
土库曼斯坦	100,2	808,2	45,1	992,0	148,0	757,4	142,8	1159,7
乌兹别克斯坦	1299,9	2038,0	847,3	1694,4	1556,5	1889,5	1859,7	2106,6
整个地区	8483,5	18246,2	5169,9	13332,2	6760,8	15001,3	9244,6	18053,0

资料来源：http://www.economy.gov.ru/minec/activity/sections/foreigneconomicactivity/cooperation/economicng/?WCM_PI=1&WCM_Page.556a41804309ce5898fbbbaee474279 = 2

中亚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是矿产和农业原料，还有化工产品。俄罗斯出口该地区的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和部分原料。由于一些国家购买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天然气，能源在俄联邦与中亚贸易中的份额从 2005 年的 25.4% 增加到 2010 年的 33%（从 36 亿增加到 117 亿美元）^①。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主要的利益范围是控制运输燃料资源。2007-2010 年，来自俄罗斯的煤、原油、石油产品和电力总量估价达 29-55 亿美元^②，基本等同于中亚各国能源进口总量。俄罗斯还通过中亚各国向西欧及乌克兰提供大量的能源产品。

俄罗斯也对中亚国家作为成品销售市场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感兴趣，这些产品主要有食品、机械、纺织、交通运输设备，但总的趋势还是从原料供应中获利。“俄罗斯出口的粮食、机器、运输设备和近年来的纺织品相当大的份额都在中亚地区。2000 年上半年，该地区进口汽车及运输设备的需求高达俄罗斯出口份额的 27%。但是，俄罗斯出口到中亚的工业品在总额中所占份额却从 2005 年的 66% 下降到了 2010 年的 52%，低于原料出口所占份额。

① Синицына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12.

② Там же.

尽管在出口中制成品所占份额比进口更高，但这不会改变俄罗斯与中亚地区各国以原材料为主的经贸关系的总体格局”^①。

高新技术产品占俄罗斯出口的份额几乎减半（从 1997 年的 19% 降到 2010 年的 10%），中等技术产品份额——从 2002 年的 30% 降到 2010 年的 16%。只有低技术产品的份额增加了，从 2002 年的 16.6% 增加到 2009 年的 22.4%^②。

一方面，俄罗斯出口到中亚的工业品所占百分比减少与来自其他经济伙伴的竞争有关，另一方面，越来越明显的原料取向也反映出俄罗斯经济的整体弊端。乏力的支持出口机制也在其中起作用，尤其是在俄罗斯政府的担保计划把中亚各国列为只给予最低限度担保金额的高危险地区的情况下^③。

2009 年，对中亚的投资合作急剧缩减。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直接投资总流入减少了 36.1%，累计 70 亿美元。与 2008 年相比，俄罗斯在塔吉克斯坦经济中的投资量下降了近 60%^④。同时，总体上的投资合作开发率相对较高：累计投资量（按当前价格）在 2005–2010 年之间增加了 3.4 倍；中亚国家给予俄罗斯投资的总指标也提高了^⑤。但是，投资趋向极端不稳定：受大宗交易或政府间协议的影响，投资量会增加数倍，然后又反弹到原来的水平。俄罗斯的资本首先集中在能源开采上。

在世界经济危机时，俄罗斯给一些中亚国家提供了财政援助。比如，2009 年 2 月达成了一项俄罗斯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超过 20 亿美元财政援助的协议。该共和国收到的前两批 15,000 万美元的赠款和 3 亿软贷款被转为发展基金——用来弥补内部预算亏空^⑥。这样，17 亿用于建设水电站的主要贷款

① Кузьмина Е.М. Проблемы и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 <http://regconf.hse.ru/uploads/7dbafa41ac25a1f319c3a45075d7fd704c6bb607.pdf>

② Там же.

③ <http://base.garant.ru/12160087/>

④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роявления мирового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странах. Под ред. проф. Л.Б. Вардомского. М., ИЭРАН. 2010.

⑤ Синицына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18.

⑥ Матвеева А. С начала кризиса Россия раздала 1,5 млрд долл. Помощи другим странам//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http://mn.ru/business_economy/20120709/322508566.html

还没有到位，莫斯科已经因自己的贷款被滥用而感到不满^①。欧亚经济共同体反危机基金会正在运作，它应当能筹集到 100 亿美元（俄罗斯缴纳 75 亿，哈萨克斯坦缴纳 10 亿，白俄罗斯缴纳 1000 万，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各缴纳 100 万美元）^②。

2010–2011 年，俄罗斯政府就已开始修正自己在后苏联空间的战略。重新当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的首批法令之一——“关于俄联邦外交政策的实施措施”^③中所阐述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方案就是这一战略的最终版本。在该文件中，把对独联体国家的关系称为优先政策。从 2011 年 10 月 18 日开始推动实施的自由贸易区协定是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主要任务。该法令也确认了在关税同盟和俄白哈统一经济空间范围内欧亚一体化的战略方针，以及在 2015 年 1 月 1 日前建立欧亚经济联盟^④。

从中亚向俄罗斯劳务输出的问题和前景

外部劳务输入已成为近 20 年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整个俄罗斯社会发展的现实。从 1992 年到 2010 年，俄罗斯人口自然减少约 1,270 万，同时增加移民 650 万。^⑤独联体国家居民占全部移民的 93% 左右（2009 年），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见表 2）^⑥。

① Москва и Бишкек нашли долговой компромисс// Радио Голос России. 16.08.2012. http://rus.ruvr.ru/radio_broadcast/35533471/85243938/

② Д. Медведев ратифицировал договор об антикризисном фонде ЕврАзЭС// РБК. <http://top.rbc.ru/economics/27/07/2009/318042.shtml>.

③ Подписан Указ о мерах по реализации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курса. <http://news.kremlin.ru/acts/15256>.

④ Путин изложил новую программу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Regnum. <http://www.regnum.ru/newa/polit/1528552.html#ixzzluGHKXeVI>.

⑤ Изменение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населения по вариантам прогноза //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http://www.gks.ru/free_doc/new_site/population/demo/prognl.htm

⑥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Демография.ру. http://www.demographia.ru/articles_N/index.html?idR=21&idArt=1901

表 2 来自独联体成员国的移民比例（按从前生活的国家以百分比表示）

国家	比例
乌克兰	17.6
阿塞拜疆	8.7
亚美尼亚	13.7
白俄罗斯	2.1
哈萨克斯坦	14.8
吉尔吉斯	8.9
摩尔多瓦	6.3
塔吉克斯坦	10.3
土库曼	1.3
乌兹别克斯坦	16.3

资料来源：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然而，有关俄罗斯从外部输入劳务之必要性的争论还相当激烈，所作评估争议也很大。在此可举出三种不同的观点，它们代表了三种派别的立场：

第一种：不需要外部劳务输入，应当更多地向俄罗斯人支付劳动报酬，他们将能满足全部的劳动力需求；

第二种：外部劳务输入是客观需要，离开它俄罗斯不可能发展；

第三种：外部劳务输入是俄罗斯眼下不得不接受的现象，但它是暂时的。

对移民的否定态度与前述俄罗斯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有关。既与经济因素有关（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税收收入降低），也包括社会问题（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犯罪增加，负担加重，还有本身就已存在的教育与医疗保健经费投入不足）。

对外部移民输入的支持态度与俄罗斯现实的人口形势有关。按照俄联邦国家统计局的预测，如果 2025 年俄罗斯的人口与 2010 年相比将总共减少

100万的话(从14,180万减到14,080万),那么劳动年龄人口同期将减少1,100万。根据其他一些预测,这个数字有可能在1,500-1,700万。在一般情况下,即使按平均方案预测,俄罗斯的人口也将从2011年的14,200万下降到2030年的13,940万^①。据专家估计,外来务工人员约占俄联邦劳动人口的7-8%,创造6%左右的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2011年不少于1,000亿美元)^②

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汇款(见表2)为中亚国家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占到他们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47%^③,在客观上有助于保持并发展俄罗斯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这是好的方面。总的说来,外部劳务输入从20世纪90年代无组织的自发现象变为一个运转良好的机制,这是非官方经济一体化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自下而上的一体化)。

表3 从俄罗斯向独联体国家的个人汇款(百万美元)

国家 时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前三季度
独联体国家(总计)	13525	16744	13611
中亚国家(总计)	7520	9380	8008
哈萨克斯坦	221	290	200
吉尔吉斯斯坦	1250	1407	1165
塔吉克斯坦	2191	2752	2266
土库曼斯坦	24	22	17
乌兹别克斯坦	3834	4909	4360

资料来源: http://cbr.ru/statistics/CrossBorder/print.asp?file=Personal_Remittances_CIS.htm

2012年9月17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委员与梅德韦杰夫总理会面时,联邦委员会主席瓦伦蒂娜·马特维延科对劳务输入计划所作的评价不同寻

① http://www.gks.ru/free_doc/new_site/population/demo/prognl.htm.

② Трудовые мигранты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формируют экономики стран ЕЭП //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портал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13.04.2012. <http://kzinform.com/ru/pr/10914.html>

③ Башкатова А. Доходы мигрантов растут даже в период кризис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22.11.2012. http://www.ng.ru/economics/2012-11-22/1_migranty.html

常：“没错，由于我国的人口现状，吸引外国移民在今天看来是有道理的。但从长远看这将是死路一条。目前它就已经引起了很多问题。在我看来，首要方案应该是关注内部劳动力流动这个问题”^①。

无论是现在还是从长远来看，在俄罗斯，没有大规模的外部劳务输入是行不通的。这意味着必须制定一项新的移民政策，以适应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紧迫任务。

双边对多边的经济关系

俄罗斯与每个中亚国家的关系都有各自的特点，因此，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三类：无条件的盟友、合作伙伴——哈萨克斯坦；有条件的伙伴盟友——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有条件的独立合作伙伴——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以下详细说明俄罗斯与上述每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哈萨克斯坦是欧亚一体化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关税同盟的成员，并参与建立了欧亚经济共同体。它占了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全部贸易的 80%。在哈萨克斯坦有 5,000 多家俄罗斯注资的公司。据哈萨克斯坦专家评估，俄罗斯的投资总量已超过 50 亿美元（俄罗斯官方的统计是 25 亿美元），但这些数字并未给出俄罗斯投资的全貌。事实上，俄罗斯的绝大部分投资都是通过其他国家，首先是那些低税司法管辖区来进行的。比如，“俄罗斯联邦原子能机构”的一个部门，就是通过加拿大铀矿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控制着超过 10 亿美元的铀矿开采与洗选资产^②。

俄哈经济合作的重心落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发电、有色和黑色冶金、化肥生产、核工业、以及金融业和移动通信行业上。比如，哈萨克斯坦的铀矿开采列世界首位（几乎占世界总产量的 30%），但目前还没有自己的铀浓缩设施^③。而俄罗斯掌握着三分之一的世界富集潜能，十分关注铀矿的开采

①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встретился с членами Совета Федерации// Интернет-портал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и. 17.09.2012. <http://premier.gov.ru/news/item/20770/>

② Грибанова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 не ангажированные деньги// Эксперт Казахстан. № 42(383). 22.10.2012.

③ 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Report. <http://www.world-nuclear.org/uploadedFiles/Pocket%20Guide%202009%20Uranium.pdf>

成果。

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个领域，俄罗斯遇到了来自外部十分强大的竞争——中国，美国，法国，日本，瑞士和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公司拥有更强的资金实力，并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到 2012 年初，累计外国在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俄罗斯仅排第 9 位^①。哈萨克斯坦努力争取使自己的经济政策多样化，这使它的政策具有更大的弹性。

近年来，俄哈之间开始在一系列高技术制造领域发展经济合作，包括汽车工业、铁路机车制造、航空工业、宇宙空间的利用等。同时，在这些行业中，俄罗斯的公司许多情况下都无法与其他国家竞争，因为它们并不具备必要的技术，所承担的任务中有的部分并不能完成，因而导致已经批准的项目完成期限被延误。

由于哈萨克斯坦可以为商业活动提供更有利的条件，也引发了一些严重问题。在 2012 年世界银行的商业经营环境排名中，哈萨克斯坦在 185 个国家中排名第 49 位，而俄罗斯只排在第 112 位。在哈萨克斯坦，企业的税收负担要轻得多^②。俄罗斯的公司开始在法律上正式移入这些国家，并非偶然。这种趋势有可能被第三国的商业活动逐步抬升，因为在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条件下，公司在哪里注册都是一样的。

落实一些哈萨克斯坦过境俄罗斯的项目也能进一步巩固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关系。这主要指里海管道财团的管道运力的提升（投资额可达 60 亿美元）^③。

有条件的伙伴盟友也有很多类似的经济问题——微观经济不稳定、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电力不足、发动机燃料和食品缺乏、民众贫困、失业、过度依赖外部拨款。

21 世纪的头十年，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上，实行的是前后不一致的政策。在那里出现了经济关系的回暖期和衰退期。

① Грибанова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 не ангажированные деньги.

②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семирного банка: Ведение бизнеса в 2012 году// Центр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 21.10.2011. <http://gtmarket.ru/news/state/2011/10/21/3682>

③ Гуртовой К. Нефтеэкспортная опция Юга // Эксперт Юг. №. 24-25(214). 25.06.2012. <http://expert.ru/south/2012/25/nefteeksportnaya-optsiya-yuga/>

目前，在中亚地区，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发展水能的规划问题上的相互关系十分紧张。众所周知，中亚地区 80% 的水资源都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而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都有需求^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俄罗斯在这一领域都努力保持中立的立场。2012 年时，俄罗斯支持“上游国家”水电计划的政策明显收紧，但还是通过核销旧的债务、提供贷款、协助其加强防卫等途径，给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大量财政援助。

最好能继续执行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经济援助政策，研究制定促进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的专门方案。现在俄罗斯参与了多个促进经济发展的国际项目，为此划拨了数亿美元。但是，这些“捐赠”的对象由国际组织决定。在这方面，最好适当增加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援助，少参加一些国际多边项目。

这里要特别谈谈依靠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扩大关税同盟的前景。谈到扩大关税同盟的前景，首先应当考虑作为苏联原加盟共和国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参与一体化的潜力，他们多次表示有兴趣参加。特别是吉尔吉斯已经提交了加入关税同盟的申请。

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经济问题最多，这是由于缺少能与邻国相媲美的能源资源（首先是烃类）和不利的的气候条件。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关税同盟的成员国地位也不可能很快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有利条件，因为税率将会提高。此外，在通过相关国际贸易问题的决议时，吉尔吉斯斯坦在某种意义上也会失去自主权。然而，拒绝其加入关税同盟将比让其加盟更冒险，因为那样可能会阻碍吉尔吉斯经济获得贷款，并影响对移民的调控。

吉尔吉斯斯坦加入关税同盟不会给俄罗斯带来任何经济利益——吉尔吉斯斯坦疲软的补贴经济很快将成为俄罗斯的额外支出的原因。同时，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的依赖也会加强。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攻势将使吉尔吉斯斯坦缺乏竞争力的本地生产有彻底崩溃的危险。经济方面主要依靠转售中国商品

^① Каримов и Бердымухаммедов поговорят о водных войнах // Institute for war & peace reporting. 01.10.2012. <http://iwpr.net/ru/report-news/каримов-и-бердымухаммедов-поговорят-о-водных-войнах>

存活的吉尔吉斯斯坦，从中国进口电子产品、肉类、服装、农产品，已经使自己变成了一个转运站，因为这些产品的 75% 都被发送到其他中亚国家和俄罗斯^①。

基本上依靠进口，使吉尔吉斯斯坦不仅依附于中国，也受到俄罗斯和其他中亚国家的牵制。“俄罗斯占有吉尔吉斯斯坦进口总量 34% 的份额，甚至 70% 的石油进口，是出口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受益者。俄罗斯占有吉尔吉斯斯坦出口量的 17.3%。乌兹别克斯坦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城市和北部及南部地区供应天然气，而哈萨克斯坦只占有供应吉尔吉斯斯坦石油的 5-7% 的份额”^②。

加入关税同盟意味着吉尔吉斯斯坦的平均关税将提高一倍——从 5.1% 涨到 10.6%^③，增值税也会提高（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增值税是 12%，而在关税同盟的成员国是——17%）。如此高的关税虽然将会改善关税同盟内部的贸易，但同时将导致从非关税同盟国家进口的消费品价格上涨。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加入关税同盟将意味着从中国进口和转口的廉价商品减少，但这样黑市价格就会上升。

加入关税同盟将限制吉尔吉斯斯坦的外贸行动自由。关税同盟委员会的成员在做决策时并不具有平等的发言权。目前，俄罗斯有 57% 的投票权，而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各占 21.5%。吉尔吉斯斯坦必须对自己的决策方案进行调整，以达到与关税同盟其他成员国一致，首先与俄罗斯保持一致^④。

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也知道，加入关税同盟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是，从当局的言辞来看，在执政精英中，认为适合加入关税同盟的观点占主导地位。很有可能，正是为了使吉尔吉斯斯坦的注意力转向俄罗斯，并试图使它摆脱

① Новости таможенного союза и ЕврАзЭС// Федераль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нитарное предприятие «РОСТЭК». http://www.rosteck.ru/presslujba/news_ts_evrazes/71/

② <http://www.worldbank.org/content/dam/Worldbank/document/Kyrgyzrepublic-Snapshot-rus.pdf>

③ Решение №.54 Совета Евраз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единой товарн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Таможенного союза и Единого таможенного тарифа Таможенного союза»//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http://www.tsouz.ru/eek/RSEK/RSEK/7z/Pages/R_54.aspx

④ Куртов А. Иллюзии интеграц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1.01.2013. http://www.ng.ru/courier/2013-01-21/11_integracia.html

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莫斯科才在 2012 年 10 月初，在债务减免问题上，以及促进卡姆巴拉金水电站建设方面，对比什凯克作出了重大财务让步^①。

塔吉克斯坦加入关税同盟之路比吉尔吉斯斯坦更远，它将遇到依赖进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对中亚的经济影响日益增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成为关税同盟成员国对于俄罗斯来说同样重要。

中塔双方都对经济一体化感兴趣：中国对塔实行公开“侵入”的政策。中国当局通过发放优惠贷款以及要求必须使用中国的设备，一方面得到企业的控制权，另一方面使他们依赖于中国的技术与服务。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是塔吉克斯坦主要的经济伙伴。2012 年 1-8 月，他们分别占塔吉克斯坦外贸总量的 20% 和 13.6%^②。加入关税同盟将使塔吉克斯坦从对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能源进口中受益，进口能源的折扣每年可为其节省 35,000 万美元^③。

为了解决关税问题，塔吉克斯坦极有可能在吉尔吉斯斯坦加入关税同盟后加紧进入关税同盟的过程。这也将简化塔吉克斯坦移民进入俄罗斯的海关登记手续。

经济脆弱的塔吉克斯坦加入关税同盟，需要有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付出额外的努力。不过，这些努力符合其政治利益。

俄罗斯与有条件的独立合作伙伴国家的关系并不稳定，这将对经济合作领域产生影响。乌兹别克斯坦，尤其是土库曼斯坦拥有巨大的燃料和能源资源。对这些国家必须实行灵活、审慎的政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土库曼斯坦曾完全依靠过境俄罗斯来出口天然气。的但建造通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和建设跨里海天然气管道的计划明显降低了这种依赖程度。

① Рабочий визит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в Киргизию. 21.09.2012. http://ria.ru/trend/putin_in_Kirgizia_20092012.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6.10.2012)

② “Tajikstan economic report”, №.1, 2012, The World Bank.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TAJIKISTAN/Resources/econreport11.pdf>

③ Косолапова Е. Таможенный союз на пороге расширения (“TrendNewsAgency”, Азербайджан) // inoСМИ.Ru. 15.10.2012. <http://inosmi.ru/sngbaltia/20121015/200925822.html>

俄罗斯倡议制定一个使用中亚地区水资源的协商一致的计划，但愿能为发展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打开新局面。

另一个可能深化合作的方向，是让这些国家加入《独联体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目前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还没有签署该协定，但在进行这方面的谈判。加入该协定后，在协议范围内可以解决诸如高关税、悬而不决的政府债务等一系列问题。在这方面，必须充分利用这些国家对中国经济积极扩张的担忧，并为这些国家提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替代方案。在此情况下，如果俄罗斯的企业家能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将会起到重要作用。毕竟，俄罗斯最近几年（2006–2011年）对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的投资总量达到了57亿美元，乌兹别克斯坦现在已有800多家俄罗斯注资企业^①。

还有一个提高经济合作效率的方向，那就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中起重要作用的劳务输出领域。

也应考虑到所有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经济现代化潜力的利益关系。这些国家只有从俄罗斯才能用比其他国家低得多的费用得到一些新技术以及投资和技术支持。

第三部分 俄罗斯在中亚的风险与挑战

风险与挑战：共同的特点

中亚国家所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可以分为国内的、区域的和外部的。大部分中亚国家内部的问题相似。除极少数之外，这些国家往往都是经济不发达，政治制度和社会不稳定，没有政权的延续机制，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中。由于精英之间不存在协议，在总统离开政治舞台的情况下，就会导致政局严重不稳。在一些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曾通过政变实现了政权更迭，但时至今日该国仍未能建立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管理体系，掌控国家所有的地方。例如，第二大城市奥什市市长梅利斯·梅尔扎克马托夫（Мелис Мырзакматов）就曾挑衅般地无视国家元首的指令。

^① Кондаков А. Москва-Ташкент: диалог во имя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 5873.31.08.2012.

内政不稳给本国和邻国都带来很多问题。因此，在吉尔吉斯斯坦一系列的革命不仅导致讲俄语的人口外流，移民俄罗斯的吉尔吉斯斯坦人也增加了。因精英对抗导致的政权更迭使得不知名的敢于冒险的领导人的出现，这可能会带来与俄双边关系的危机，还有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的削减。

中亚地区大部分国家都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内部市场具有垄断性，经济缺乏多样性。内部经济问题导致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强，首要方向是朝俄罗斯流动——那些在本国找不到工作的人去俄罗斯打工。

对于俄罗斯来说，讲俄语的居民在中亚国家的地位是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所有中亚国家的特点都是本民族在公共管理和商业活动中占主导地位，这导致对包括俄罗斯居民在内的少数民族的压迫。同时，在所有工作环境中，以及不同层次的教学中都使用本民族语言，且多数国家都支持以英语代替俄语作为本国第二种语言。

在中亚各国的双边关系中也存在一系列对地区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和症结点。最大的问题之一在水资源方面，这是由于中亚不少国家经济的单一性和缺少水资源造成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处于中亚地区的主要河流锡尔河和阿姆河上游，那里自然资源贫乏，如何利用自己的水电潜力是关乎其能源安全的关键要素之一。而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来说（对后者的影响程度较小），前两个邻国的计划又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为乌哈两国的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业生产必需有足够的水资源。问题的关键在于，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为了开发能源，主要是在寒冷的季节放水，而位于河流下游的国家又是在夏季最需要水来灌溉农田。在杜尚别和塔什干之间的争端已经导致塔吉克斯坦陷入了乌兹别克斯坦的交通封锁，因为后者反对建设罗贡水电站的计划。持续的冲突可能会带来（已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塔吉克斯坦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

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领土和相关的民族问题。因为苏联时代中亚各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划分形成了族群分离的问题。原来各加盟共和国属于一个统一的国家时，这没有太大问题，因为不影响自由迁徙。而各共和国独立以后，情况就变了。结果，后苏联空间的政治版图上满是飞地，边界的划定变

成了长期的、实际上悬着的问题。在个别人口过剩地区，如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费尔干纳盆地，这一点尤其明显。

每一个悬而未决的冲突都可能在任何时间升级，达到火热的程度，俄罗斯则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反应。

中亚地区的主要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之间存在竞争和不信任。人口更多的乌兹别克斯坦非常嫉妒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成就，这给解决双方必须面对的安全问题 and 经济合作带来了负面影响。

第三组对俄罗斯的风险和挑战——是由第三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所带来的共同的问题和挑战。从阿富汗经过中亚国家向欧盟国家和俄罗斯贩毒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巴基耶夫在 2010 年被推翻后，通过该国转运毒品的某些情形变得更为突出。原来，这是总统的弟弟扎内什·巴基耶夫在政治上操控这件事。这表明，存在着阿富汗邻国的势力参与贩毒组织活动的可能。

伊斯兰激进组织的传播与迅速普及是另一个全球性问题。一方面，可以把它算作第一组的风险，另一方面，这也是对中亚国家的共同的挑战，甚至对于像哈萨克斯坦这样一些内部很稳定的国家也是一个现实问题。2011 年秋天，在该国不同地区就发生了几次恐怖袭击。

中亚国家邻近阿富汗的地区都存在着恐怖主义的风险，受到来自边界另一边的不稳定和暴力的威胁。

从长远来看，一个重大的挑战是中国在该地区的大规模扩张。中国正在实施一项战略，包括两个关键点：用能源保障自己，为自己的商品扩大销售市场。为了实现第一个任务，中国正大力投资管道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为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提供巨额优惠贷款。第二个任务是通过建设连接中亚各国与中国东部省份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对发展中亚各国内部运输路线投资的方式来实现。例如，目前正在研究建设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的可行性。此外，北京为了给自己经济主导地位创造条件，还不仅限于这些措施。中国计划租用一百万公顷肥沃的非耕地，在哈萨克斯坦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的积极活动已经使俄罗斯在中亚经济领域中的影响严重下降，使俄罗斯丧失了作为中亚各国优先考虑的主要经济伙伴的地位。

考虑到作为里海沿岸国家的伊朗直接进入中亚，围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紧张局势也带有重大的潜在风险。

与未来从阿富汗撤军相关的风险是一个需要单独考虑的问题。撤军后，阿富汗可能会不稳定，这将威胁中亚地区的安全，同时还会产生一些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在现有政治军事结构中、以及独联体一体化框架内的互动相关的问题。

美国计划在 2014 年后保留在阿富汗的一些大型军事基地，多半是要进一步利用它们来监控中亚局势，并以此跟踪自己的战略竞争对手。

近期，美国和北约打算在 2014 年前最大程度地利用在中亚国家的过境机会，从而能参与到阿富汗冲突后的发展进程中。美国是否计划 2014 年后仍在中亚保持现有的军事水平，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在中亚的合作，任何情况下都将是俄美全球对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很明显，美国撤军后，如果阿富汗不稳定，中亚国家不可能独自应对挑战和威胁。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尤其脆弱。这种情况为俄罗斯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但必需要有一项专门的“后阿富汗战略”来应对这一情况，并依靠受其庇护的安全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后续实施才行。

外国军队撤离阿富汗后，上海合作组织和其专门的结构能对阿富汗的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这将需要俄罗斯努力使上海合作组织达到行动有效的国际组织的水平，把它建成一个多边的、成功的区域合作机制。

阿富汗的毒品走私问题

阿富汗的毒品走私是对国际安全、区域安全和本地安全的重大威胁。俄罗斯安全理事会把贩毒、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视为对安全的三大主要挑战。近年来，俄罗斯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中转路径，并成为巨大的毒品消费市场。

给俄罗斯提供海洛因的主要供货商来自阿富汗。两国地理的接近导致俄罗斯成了将非法货物运送到欧洲之路上的方便的“中转站”。俄罗斯高层的腐败和在中亚国家的边界上不够严格的监控导致了这一现象。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资料，在 2009—2010 年，阿富汗约 20% 的海洛因走私

到了中亚。一部分海洛因在中亚本地消费，四分之三进入俄罗斯市场，一小部分运往欧洲。据联合国统计，俄罗斯是阿富汗纯海洛因的最大市场，消费量为西欧和东欧的总和。按人均计算，俄罗斯是世界上消费海洛因最多的国家。

据联合国和俄联邦药物管制局估计，在俄罗斯有 170 万吸毒者，或占总人口的 1.6%。这个数字每年增加 8 万人。每年有 3 万人因吸毒过量丧生。对已戒毒者的评估统计情况也很严峻：这些人在俄罗斯占 10—12%（在欧洲占 30%）。因消费毒品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令人印象更深刻的是毒品给人口健康带来的影响：2011 年，俄国内艾滋病患者占人口比重平均上升 5%，在个别地区达 60%。因此，艾滋病在俄罗斯的增长是世界上最快的。流行病学家直接把艾滋病毒感染人数的增加与静脉注射海洛因联系在一起。

最为脆弱的群体是年轻人、大学生。在毒品消费构成中，海洛因占主导地位。根据联邦药物管制局的数据，90%的吸毒者使用的正是海洛因，而且是唯一源自阿富汗的海洛因。

据联合国统计，俄罗斯的毒品市场占世界的 20%；每年各类毒品的销售收入约 130 亿美元。因此，俄罗斯是仅次于欧洲的第二大贩毒地区（欧洲毒品市场占全球的 26%，年销售额约为 200 亿美元）。

阿富汗海洛因最大的消费中心是两个大都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当地不仅设有与非法贩毒有关的各小组总部，还有加工和生产合成毒品的秘密实验室。伏尔加河地区、南西伯利亚和远东正在变成新的毒品消费区，——因毒品带来的基本的“流行病”从 2000 年起就已经在那里出现了。

全方位加强俄罗斯约 7000 公里的南部边界可以作为打击毒品入侵的重要措施。这基本上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边界，对于阿富汗毒品的渗透，它几乎是不设防的。大段边界的有效封闭不仅意味着要修筑边防检查站之间的障碍，还要有价格昂贵的装备和对基础设施的定期维护费用，以及给扩编的海关工作人员和边防人员支付巨额工资（为了预防腐败）。鉴于俄罗斯联邦的边界很长，这些措施可能会成为俄罗斯预算难以承受的负担。同时，

由于处于毒品中转站这种地位，俄罗斯的解决方案未必能使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现在边境上没收的只有约4%的进口毒品（其中共有3.5吨海洛因）。

众所周知，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之间实行免签证制度，这使得过关时没有特别的障碍。尽管大多数务工移民涌向俄罗斯是与毒品交易无关的，但这确实是毒品流入的主要来向。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俄罗斯可以采取措​​施，去加强邻国的边界，例如，把俄罗斯边防军派回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显然没有考虑该措施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在俄罗斯国内打击阿富汗毒品的斗争中有各种预防和惩治措施。比如，2009年9月，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一项建议，给毒品批发商判无期徒刑。在联邦药物管制局局长B.П.伊万诺夫提出的措施中，包括禁止吸毒人员就业、对他们不予发放驾驶执照、对吸毒的罪犯进行专门审判和强制检测中学生是否吸毒。

这样看来，很明显，俄罗斯当局需要通过武力途径与贩毒作斗争，同时，要有规划地制订减少需求（也就是公益广告、保健措施和积极强化青年政策）和减少伤害（预防吸毒过量，防止艾滋病和吸毒造成的其他有社会危险的副作用，对吸毒者的社会保护）的方案。大部分专家认为，由于诸多原因，强制方法并不奏效，因为这需要最终无法收回的大量资金。此外，为了摧毁毒品贸易，必须至少截获70%进入该国的非法毒品。

近年来，在打击毒品走私领域，越来越经常地从经济上探讨毒品走私问题。贩毒的收益不仅滋养恐怖主义，重新启动种植、生产和贩运毒品的机制，而且对整个世界金融体系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国家禁毒政策战略》中提到：“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之一，是与非法贩运毒品及其前期产品有关的跨国犯罪团体与组织的活动。其中，在阿富汗境内大规模生产阿片类药物和随后进入俄罗斯的跨境运输，成为俄罗斯禁毒领域每况愈下的“关键因素”。

在双边合作方面，俄罗斯与所有中亚国家，以及伊朗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跨部门的协议，合作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及其前期产品。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下的合作进展情况更好：从2003年开始采取以“通道”命名的预防性行动，旨在识别和封锁沿所谓的北线（阿富汗—中亚—俄罗斯—欧

洲)非法运输毒品及其前期产品的路径,也加强了同与阿富汗直接接壤的中亚国家的合作。“通道”行动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国家境内进行了一周,领导这次行动的是由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的代表组成的国际协调总部。

上海合作组织为积蓄国际力量打击阿富汗毒品走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该组织框架内,俄罗斯建议各成员国承担起阻截本国境内毒品的责任。而对北约来说,最好能在阿富汗当地用武力销毁毒品,并摧毁含麻药植物的种植园。

区域合作尽管进展缓慢,但也在加强。比如,2006年成立了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期产品的中亚地区信息协调中心。而且,该中心的活动超出了地区范围,参与其工作、为其投资的也有地区外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2010年在莫斯科举行了打击阿富汗贩毒的中亚四方会谈,参加者包括俄罗斯、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同年在喀布尔四方代表进行了第一次会谈,通过了活动方案。

俄罗斯认为,国际合作是打击贩毒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因此,2010年以来,俄罗斯成为联合国毒品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最大赞助者之一,自2011年起,俄罗斯代表尤里·费多托夫成为该办公室的主要领导者。在国际合作框架下,俄罗斯与美国的互动看来最为突出,尽管双方在是否优先考虑阿富汗毒品威胁的态度上存在某些差异。近年来,在双边关系的框架内成立了一系列机构:以两国总统为首的政府间委员会,在美俄禁毒机构首脑层面上,以美国国家药物监管政策局局长约翰·克尔里科夫斯基和俄罗斯联邦药物管制局局长B.伊万诺夫为首的工作组,以及15个由俄美各级专家组成的工作组。

除了制订联合打击阿富汗毒品贩运的计划并提出建议外,双方也合作采取了实际行动。例如,2011年,俄罗斯军人参加了美国特工部在阿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Нангархар)打击毒贩的行动并获得成功,查获非法贩运的海洛因932公斤、鸦片156公斤,并摧毁了4个制造海洛因的实验室。

俄罗斯也在寻求与北约和欧盟——这两个在阿富汗的主要参与者——进行禁毒领域的合作。例如,2010年春,俄罗斯推出了与北约和欧盟合作打击阿富汗毒品生产的“彩虹2号”计划。它包含了一些相当激进的、不仅

要摧毁阿富汗毒品生产的措施，而且还有一些振兴阿富汗国家经济的重要措施。

因此，作为遭受来自阿富汗毒品影响甚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俄罗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层面上，在区域合作和全球合作框架下，都在作出巨大的努力。国家政策的资助力度还不够，尽管为此拨付的资金看上去数额已经十分巨大。在国际上，并非我国提出的所有倡议都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响应。无论是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在它与中亚国家的交叉互动领域，都有腐败存在，腐败问题在中亚国家也很严峻。

中亚的伊斯兰教极端化问题

中亚的政治精英们把伊斯兰教极端化问题列为一系列可能极大改变本国状况的首要威胁之一。他们指责伊斯兰主义者破坏世俗的权力基础，宣扬宗教自由，计划用伊斯兰教来代替中亚国家世俗发展的载体，以及在中亚境内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如果考虑到以下一系列情形，中亚统治精英担心在“伊斯兰武装”的帮助下该地区有可能走向不稳定，并非没有根据。

首先，这在历史上有先例，与成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伊斯兰民主联盟有关。这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组织，在当时十分松散且不稳定，后来又在塔吉克斯坦取得执政地位，即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尽管其组织不是很牢固，但却是中亚唯一合法有效的伊斯兰教政党，对当代塔吉克斯坦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不可忽视。

第二，这是中亚国家一些内部问题急剧增加、快速积累的反映。其中包括：贫穷、腐败、失业、跨民族和部族间的摩擦、贩毒集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等。这些问题经常被中亚当地的地下宗教活动用来抹黑世俗政权。

第三，中亚在地缘上与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些政治不稳定和冲突的地区为邻。2014 年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可能导致阿富汗不稳定，在此情况下，中亚国家将难以抵挡出现的问题，关键时刻也难以应对好战的伊斯兰主义的挑战。

第四，“阿拉伯之春”的示范效应。“阿拉伯之春”的最初目的旨在进行社会和政治变革，实现社会生活民主化，并完成其他任务，但却最终推动了伊斯兰教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等）以当地的世俗方式渗透到政权中，这些宗教组织从前是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

中亚可能出现伊斯兰教极端化（或更广泛地看待这个问题——伊斯兰教的选择）——这也是对作为中亚国家战略盟友的俄罗斯的一种挑战。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世俗国家来说，在中亚保持历史上形成的、包括由于俄罗斯进入这一地区而保存下来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之世俗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至于假设中的中亚国家可能作出的伊斯兰选择，那是俄罗斯完全不希望看到的。首先，这种选择有无法预测中亚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的危险；其次，给中亚的伊斯兰主义者提供了在反俄基础上与穆斯林“国外”同道者接近的机会；第三，将会增强俄罗斯境内（特别是在北高加索和伏尔加地区）的地下恐怖活动，以及带有伊斯兰色彩的分裂势力。因此，伊斯兰激进主义不仅威胁中亚国家的安全，也威胁俄罗斯的安全。

从安全角度看，最薄弱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它们与阿富汗有共同的边界，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受到跨国激进宗教组织的攻击，如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运动组织和基地组织。但在2010-2012年（拉什特事件等），极端分子的武装活动不再与外部因素相关联，而主要与国家的内部问题有关，国内有许多的人内战时站在反对派一方，现在再次转向暴力。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继续发展势力，准备挑战执政的塔吉克斯坦人民民主党。2012年，有4万多人拥有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的党证，其中近一半是妇女。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试图从塔吉克斯坦在俄罗斯工作的移民中赢得选票。该党代表估计，这些人能起决定作用。这个党已经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后者为了自身利益，并不排斥与阿富汗和中东的“温和伊斯兰主义者”进行对话。因此，2012年9月17日，美国负责南亚和中亚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布莱克与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主席穆希金·卡毕里在华盛顿举行了引人关注的谈判，后者是应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邀请来美国首都“讲课”的。鉴于卡毕里具有亲西方政治家的形象（与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的另一领导人穆罕默德·努里不同，后者被认为是倾向

于伊朗的人)，我们不那完全排除未来美国人会支持卡毕里化身为“温和伊斯兰教”的反对派成员的可能。

在吉尔吉斯斯坦，近十年来，被取缔后又打着各种社会团体的幌子合法运作的宗教派别追随者数量剧增。2012年5月，礼拜堂的数量明显增加（达2,000座），该国南方的清真寺占总数的70%以上。吉尔吉斯斯坦执法机构也注意到社会上激进情绪的增长，以及越来越多的、其活动不受国家监控的宗教团体的出现。

在被视为中亚稳定岛的哈萨克斯坦，2011年5月17日，发生了该国现代史上重大事件的阿克托别市恐怖袭击。后来，恐怖活动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和区域中心，如阿克托别，阿特劳，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塔拉兹等。从2012年初到9月21日，哈萨克斯坦实施了5次消灭恐怖分子嫌疑人的反恐行动，其中大部分人被打死。

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伊斯兰组织“哈里发战士”声称对恐怖行动负责。该组织与基地组织有联系，并为这一国际恐怖组织培训武装分子。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报道说，近年来常常从那里派出哈萨克族武装分子到哈萨克斯坦，目的是招募新成员并对当局施压。

应当注意的是，在哈萨克斯坦国内，恐怖袭击事件与争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交椅的、矛盾不断上升的政治斗争并存。在哈萨克斯坦主动靠近俄罗斯，加入关税同盟，并开始与俄罗斯建立统一欧亚空间的情况下，有伊斯兰教徒参加的恐怖袭击就更加频繁而且残酷。

哈萨克斯坦政权不排除在本国领土上让武器和毒品非法过境，包括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组织过境。而且，在因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非法务工移民而导致乌兹别克侨民大量增加的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伊斯兰教正在快速极端化。特工部门发现这里有“伊斯兰解放党”的活动。因此，很多情况（出现了反政府和亲伊斯兰内容的传单）都说明，哈萨克斯坦不能对包括以宗教极端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伊斯兰化进程袖手旁观。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另一个事实——伊斯兰主义者和他们的诉求得不到哈萨克斯坦民众的广泛支持，但这不是因为当局能消除极端主义现象，而是因为哈萨克斯坦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准备好进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哈萨克斯坦没有发现宗教团结的迹

象。有一点是明确的：该国统治阶层意识到了现存的威胁，正在采取措施防止它。危险在于，伊斯兰主义者可能会利用日益上升的社会不满情绪。

因此，中亚伊斯兰教极端化的威胁并不夸张，尽管除了伊斯兰教的极端形式，这里还有它的其他变种，以及试图融入政治生活的、目前在中亚还不太明显、不具代表性的一些合法的伊斯兰教流派。

关于破坏中亚稳定局势的伊斯兰教极端运动，其实际操作的可能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毕竟，这种威胁常常被中亚国家的统治阶层用来加强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政治控制，以及对自己的对手进行政治迫害的借口（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尤其典型）。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教运动和阿富汗的地下恐怖活动多半有更大的背景，但这不是决定中亚地区政治生活的根本因素。一些专家认为，与阿富汗接壤地区的极端分子目前还没有可能在边界上集中足以入侵塔吉克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的武力，而后苏联共和国的武装部队还是能够抵挡反对派小股武装势力的攻击。但是情况可能发生变化。由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运动武装分子的进攻而带来的与阿富汗接壤国家的不稳定（过去多次发生这种情况），可能需要俄罗斯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来出面干预。

社会因素和宗教因素有可能结合也是一个危险，尽管伊斯兰革命未必能真正威胁任何一个中亚国家，比如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传统上伊斯兰教就在政治上起很大作用。“阿富汗化”或“吉尔吉斯化”的变异很有可能。在长期不稳定和部族战争频发的情况下，被毒品走私滋养并得到外来支持的伊斯兰主义者正在成为一切混乱的元凶。

为了抵制这种发展和变异，中亚国家除了要有强大的军队和训练有素的快速反应部队，还必须制定应对外部挑战和风险的战略。但要制定这项战略离不开外部的援助。中亚国家可以从俄罗斯得到这些援助，包括在毒品稽查和安全领域，消除伊斯兰主义的威胁对俄罗斯本身也有切身的利害关系。

第四部分 巩固俄罗斯在中亚地位的综合措施

共同主张

为了加强俄罗斯在中亚的地位，建议更加重视“软实力”，这将有助于俄罗斯保持在该地区更“高大的形象”，使它有机会在发展精英关系的同时，成为当地社会最积极分子代表眼中更具吸引力的国家。主要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信息与教育

1. 按照国际危机小组的模式创建一个非政府组织，用于后苏联空间（包括中亚国家）的工作。该常设机构将监控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对当地的记者、专家和政客进行培训，并召开研讨会。预计将建造一个平台，吸引年轻的专家与较积极参与俄罗斯项目的年轻人来讨论现实问题并展开合作。

2. 为了能对抗日益流行的民族主义势力并促进俄联邦正面形象的提升，在创建（购买或从头开始创建）印刷出版物，以及支持使用当地语言的现有媒体方面要做系统的工作。多年来，由于缺乏资金，虽有《俄罗斯报》代办处的基础，但在吉尔吉斯斯坦仍无法实施类似的项目。

在开设面向这一地区的俄罗斯电视频道方面，开始有效的工作也极其重要。为此必须采用哈萨克斯坦低预算的高频率型电视频道“K+”的成功模式，后者通过互联网、卫星和有线频道向所有中亚国家播放。其受欢迎是由于定期播放地区新闻和对最近新闻的业务响应。如果这个想法得以实施，那么这个俄罗斯的电视频道将会因播放最流行的其他俄罗斯电视频道的节目及现代的和老的俄苏电影节目而扩大影响。

对于那些目前已经向中亚国家转播节目的俄罗斯的电视频道而言，必须照顾到排斥现代多种形式的流行文化的中亚观众的情绪和传统习惯，对大部分节目和新闻进行调整。

3. 不断加强对语言政策的重视。我们认为，在实现俄罗斯的利益方面，俄语、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语言信息空间的重要性不亚于经济或政治军事工具。所有中亚国家都断然缩减运用俄语的教育领域，减少俄语语言的信息空间。因此，重要的是让俄语回到学校，而只有俄罗斯自己建立和资助这样的学校才有可能。

4. 要让俄罗斯的专家团体更多地参与到筹备决议和提出有关俄罗斯地区政策的建议过程中来。

5. 与当地的专家团体合作。建议利用俄罗斯青年民主党联盟（РСМД）的资源，以及 A.戈尔恰科夫公共政策基金会，用来培训和资助中亚国家的年轻专家。可以从参加上述基金项目的人中挑选，也可从俄语学校在读的研究生和高年级大学生中选拔，还可通过比赛获得在俄罗斯学习和生活的补助来吸引最有天赋和才华的青年。

在教育 and 人文领域需要提出一些新的有效的项目。在哈萨克斯坦推行俄语教育已经失败了。该国的人才储备培养方案“Болаша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奖学金）已实行多年，在此方案范围内，哈萨克斯坦国内有才华的年轻人都在国外的著名大学接受教育，首先是西方和亚洲的大学。还推出了“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项目，该大学的每个系都由美国和欧盟的著名大学参与创建。俄罗斯的大学实际上没有参与“Болашак”方案，也没有参与创建新大学。由此，该国国内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前途的高管层，在政府中担任副部长以上的职位，他们受的是西方教育，俄罗斯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陌生的国家。当然，在俄罗斯和在中亚的俄语高校也能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不能保证可以凭借所获得的资格就业。

在所有中亚国家出现学术危机的情况下，必须在科学家、学术机构以及高校研究生与博士生这些年轻学者中推进学术交流与合作。

安全领域

鉴于中亚对于俄罗斯的特殊意义和该地区局势的紧张和冲突，我们认为，为了掌控局势并制定应对风险和挑战的措施，在俄联邦国防部的一所科研机构的基础上与专家团队合作，协调一致地研究中亚国家军事政策的各个方面，是很有前景的。由于北约将要从阿富汗撤军，这样的措施尤其迫切。

关于改善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军事政治关系的问题，可以拟定一些切实可行的议案。

1. 鉴于各国内政和种族暴力冲突的威胁，必须重新审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中亚的责任问题；

2. 需要发展现代通信工具、自动化控制系统、电子战、小型武器弹药、火炮系统、船舶和无人驾驶飞机等，用于装备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可能还包括塔吉克斯坦的军队。在已建立起来的、与阿斯塔纳、比什凯克和杜尚别的防御伙伴关系中，俄罗斯主要应关注上述问题。这里应注意的是，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在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不仅在于建立多个数据服务中心，还应建设有完整生产线的军工企业，其可行性值得探讨。

3. 在阿富汗边境地区局势恶化的情况下，定期进行演习，并完善将部队部署到中亚地区南部边界的机制也很重要。可以提出让俄罗斯边防部队重新入驻阿富汗边境，尤其是重驻塔吉克斯坦的议案。

经济联系

在经济联系方面关注以下措施似乎更为合理：

1. 落实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这需要创建与俄罗斯的建设、能源生产及职业培训标准有关的集群经济；

2. 建立由国家支持的俄罗斯公司进入中亚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为本国公司的风险比例提供国家保险，因为俄罗斯的企业并不十分乐于进入中亚市场；

3. 如果可能的话，扩大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与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的银行合作，以改善相互间贸易和汇款的状况；

4. 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进入关税同盟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及约束条件，并考虑这些国家与关税同盟合作的可行的替代方式。

移民方面

许多俄罗斯专家指出，中亚的劳务输出量可能会减少。他们认为，在中期前景内，来自中亚国家的劳务输出最多不见得会超过 500 万人^①。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一数字并不会给就业市场和服务市场带来根本影响，而对于中

^① Мукомель В.И. Кто приедет в Россию из «нов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Мир России. 2003. № 3. С. 139. http://ecsocman.hse.ru/data/277/008/1220/2003_n3_p130-146.pdf

亚地区则意味着超负荷的人口和剩余劳动力明显减少。这方面的工作正在进行。而且，一些措施还有可能促进移民质量的变化。

1. 国家通过一项透明的移民方案，明确界定外来移民在地域上和生产计划中的方向，为劳动移民提供社会保障，以及提高处罚不履行职责的俄罗斯官员和商人的罚金。

2. 向人力资源投资。即对技术工人进行职业培训，以及在人员外流的地方扩展某专业的职业学校网制度。鉴于中亚当地居民受教育程度低，需要设立一些培训网点，在培训中亚各国大学生时能被广泛利用，并且，无论是在俄罗斯文化机构，还是在当地的中学里都应努力推广俄语教学。

把培训中亚地区人力资源以及分配他们到俄罗斯公司的工作重心适当地转移到中亚国家，以便从一开始就在行业和区域方面规范进入俄罗斯的劳工移民。

应当把从中亚到俄罗斯的人流和从俄罗斯向中亚投资的反向流动结合起来对待。没有稳步增长的投资而限制移民（未在中亚国家创造就业机会）可能会削弱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地位。

把一些生产从俄罗斯转移到中亚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并进行相应的投资，建立人员培训制度，以及在那里建设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这方面最有前景的是纺织业生产，以及在该地区具有良好原材料、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的食品工业领域。

做好同胞的工作

必须摒弃那样一种想法，即留在中亚各国的俄罗斯人应当成为在中亚的一个特殊堡垒，成为“俄罗斯人世界”的岛屿，这就不排除以区别对待的方式，保证那些决定告别中亚的人有可能离开那里，并在俄罗斯得到安置。

目前俄罗斯人还在继续离开中亚。移民情结仍然存在，只能用压缩财政和办理俄罗斯国籍手续中的法律门槛来对此进行遏制。

如果说因为 2005—2010 年的“疏忽”，目前这种情节在吉尔吉斯斯坦不是很强烈；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人数量少，劳动年龄的人口也少；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对俄语人口来说只是越来越复杂；而在土库曼斯坦简直就近似

于灾难。同胞们早就期待着俄罗斯能就本国侨民的利益，与他们所生活的国家建立协调关系。

但是，国外侨胞的问题，在俄联邦至今仍常常只是被投机性地利用。只要回忆一下俄罗斯就这个问题对土库曼斯坦的态度就够了。2003年4月，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签署了一项协议，由土库曼斯坦向俄供应25年天然气，同时还签署了另一份有关终止（俄罗斯人可以持有）双重国籍的协议。^①这种态度损害了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信誉，加深了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

让中亚所有国家的俄罗斯侨民留在那里，这种努力未必是现实可行的。在那些俄罗斯可以认真考虑将来会实现全面一体化的那些中亚国家，比如，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侨民间的团结对俄罗斯来说十分重要。在这些国家必须促进侨民的组织建设，让侨民在全国各地都有横向联系，在国家体制中占有稳定的官方地位，在遭受地方当局的压制时能够保护自己。同时，未参与当地部族或其他传统机构的俄语居民，在复杂的内政和民族关系中，客观上也能起到稳定的作用。

俄罗斯必须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它与居住在中亚的自己的同胞利益相关。为了“俄罗斯人的合作”和“俄罗斯人的世界”，必须制定一个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侨民的全面规划：包括财政、组织、法律、教育和文化支持。

遗憾的是，俄罗斯近年来通过的法律并没有考虑国外俄侨的存在，没有为他们创造给予国籍和留在俄联邦的特殊条件。新《俄联邦国籍法》取消了住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侨申请获得俄罗斯国籍的程序，且没有用其他简化了的程序来补充。那些俄罗斯同胞把这项法规视为一个信号，即俄罗斯已经在他们面前“放下了道口上的栏杆”，他们历史上的家园已经不再愿意承认自己欠了这些祖辈曾在19世纪或苏联时代被派去保卫和“振兴”亚洲边疆的侨民的债。

近年来，族裔间的关系不那么紧张了，但由于民族属性和对自己未来的不确定（就业和子女教育问题及日常生活中的民族主义现象），中亚各共和

^① Шустов А. Русские Туркмении не нужны?// Столетие. 13.08.2010. http://www.stoletie.ru/geopolitika/russkije_turkmenii_ne_nuzhny_2010-08-13.htm

国的俄侨仍觉得个人安全受到威胁。中亚所有国家的俄罗斯同胞都没有在政府机构中被给予应有的级别，这不仅是各国实行民族中心主义政策的结果，也是这些国家的俄罗斯侨民自我组织薄弱造成的。

双边关系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哈萨克斯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面向俄罗斯经济的国家。同时，现有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我们认为，其中包括对关税同盟的正面形象缺乏足够的宣传等）仍不符合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与俄联邦的国民经济的需求。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都应采取措施，促进更深层次的互利合作（无论是在关税同盟框架内，还是通过双边伙伴关系）。统一海关税法，实行共同的关税政策，为实际运作的燃料和能源财团（包括碳氢化合物的加工和运输）创造条件，在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冶炼、交通运输（航空和铁路）、核能领域给合资企业提供优厚的待遇，这应是未来两国之间经济互动的主要方向。

无论是独联体经济会议的经济委员会，还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的执行委员会，目前都不能对一体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它们是多边组织，必须要考虑非常广泛的意见。应该建立一个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政府授权的双边工作机构，该机构最好能促进贸易、金融、银行和投资关系的发展及立法的统一等。这样的机构最好能解决预审仲裁和风险担保等问题。

当前，在两国的经济关系中存在着一些需要政府参与的问题——传统上，这些问题要在两国总统层面上解决，但落实情况往往使问题的解决变得复杂化。

1. 实现经济一体化的任务之一，是改变把原料出口列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之上的做法——需要共同努力，发展高新技术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并在此基础上创立合资企业、金融和工业集团以及所谓的科技园区。在这方面可以采取灵活的做法，但确实还应加强。

在这方面存在一个需要单独修正的问题，那就是必须把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创新突破”型计划结合起来。目前，莫斯科和阿斯塔纳打算不考虑合

作伙伴的经验，采取措施实行国民经济现代化。尽可能地调整和改变两国在各自经济中依赖原料的做法看起来将是有益的。即使在互动的初始阶段，相对来说，在这个“协调经济发展创新模式的跨国委员会”中，短期内不仅可以做到思想和学术专长的有益交流，还可节省大笔的经费：如果对方有感兴趣的发展方向，或者有可能达成合作的话，那就不一定去耗费自己的资源。

2. 两国水平相当的防御能力、相互接近的军事理论、几乎雷同的军事基础设施（包括指令系统、防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领土上原苏联军队的关键设施（“拜科努尔”发射中心，多边形炮塔等）都可以忽略，这些未能对地区局势和双边关系产生积极影响。我们认为，最现实的是这两个国家的军事系统更紧密地融合。毫无疑问，首先是防空系统：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协议已经签署，两国必须认真周全地把这些协议长久落实。

在整个军事技术合作中，恢复国防工业信息、军民两用技术交流、俄罗斯最新式的设备参与哈萨克斯坦军队的重新装备，尤其是参与空军和防空，是至关重要的。

无论对于俄罗斯还是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南亚、近东和中东的国际局势恶化都是潜在的威胁。由于这些地区不少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或接近这个水平），因此，建立和加强预警系统（至少）是迫切的需要。为此，需要做相关的准备工作，以增强两国导弹防御系统之间的合作水平，而且要定期举行联合演习。

在这两个国家的安全会议之间成立一个负责地区安全的双边委员会，也许会成为新的一体化和军事技术合作层面上可行的初始步骤。这个委员会一方面将集中国家军事战略的各种构想，另一方面也能成为协调军事技术合作的工作机构。

3. 与教育相比，在文化领域的合作水平要足够高。教育水平和教学方法的某些差异是需要逐步从政治上理性解决的问题，解决方案应该能够得到俄联邦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舆论的正面评价。纳扎尔巴耶夫建议在后苏联空间创办推广并发展使用俄语的、能够有效运作的基金会，这一提议如今不仅未失去现实意义，而且需要尽快实施。

近期，在媒体合作方面已有反映。俄罗斯领导层意图推动独联体国家的合作伙伴访问俄罗斯媒体空间，这一想法无疑应当落实。特别是在重组政府后，哈萨克斯坦总统直接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通讯与信息部提出了任务，要求“在与所有新闻团体的密切互动中”，为“保障国家的信息安全”而“积极”行动。

我们认为，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专家团体加强科技合作的可能性尤其令人感兴趣。这将可能创建一个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的非正式机构，例如，两国著名专家俱乐部。而且已经进行了尝试（比如，以莫斯科国立大学分析研究中心为基础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领导下的哈萨克斯坦战略研究所已在这方面积极行动起来。类似的机构通过实施出版计划并使用互联网，可以为俄联邦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的互利合作打下基础。这种互动不仅能发展对中亚各国进行渗透的相应理念，并对其渗透过程进行评估，而且能把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关系推进到更客观、务实与科学合理的水平。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在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中，强调双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合作是可取的。重要的是要注意，对俄贸易几乎占了该国对外贸易额的28%^①。尽管在经济问题上有一些摩擦，但俄罗斯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盟友和经济合作伙伴。两国之间合作的关键领域之一是劳工移民问题。

但是，两国之间也有经济纠纷。比如，2009年初，由于乌兹别克斯坦汽车行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居民购买力的下降，“通用乌兹别克斯坦”公司的汽车供应就出现了困难^②。围绕MTS乌兹别克斯坦子公司也出现了冲突。

① Узбекистан: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с Россией впервые превысил \$4 млрд// Фергана. news. 21.04.2008.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php?!d=8972>

② Узбекистан пригрозил России мерами за усложнение доступа узбекской продукции на российский рынок// Фергана. news. 14.12.2012.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19917>

还有一个目前对于俄乌关系来说影响信心提升的领域是水的问题。必须化解这个问题，理顺冲突各方关系，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例如，有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参加的、在吉尔吉斯斯坦建设新水电的项目，应推动其尽快落实。

尽管乌兹别克斯坦已正式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但考虑到 2014 年后阿富汗的局势有可能紧张，与俄罗斯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对塔什干是有利害关系的。充分考虑乌兹别克斯坦同邻国间的紧张关系同样也很重要。因此，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就地区安全问题进行磋商，看来还是有发展前景的。

土库曼斯坦

专家认为，俄罗斯与土库曼斯坦关系的首要问题是俄语居民的地位问题，首要任务是解决终止实行双重国籍的问题，或最大限度地消除其对俄语居民的负面影响。建议成立一个谈判小组来解决这一问题，并以此作为俄罗斯在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领域合作问题上作出可能的妥协的“补偿”。

在俄罗斯与土库曼斯坦之间的里海建立安全防御联盟的想法很有意义，这让阿什哈巴德不放弃其官方中立的地位就能保障自己在中亚的安全。

由于该国淡水严重短缺，实施建设有以色列参与的海水淡化工厂的项目看起来很有前景。

重要的是在双方有共同利益和有可能取得成果的领域继续开展合作。土库曼斯坦是“卡玛斯”车辆和特种设备的最大消费国之一。在“卡玛斯”开办的阿什哈巴德教育服务中心，每月提供服务的技术单位高达 160 个，每年能对 400 人进行职业培训。在玛雷城和巴尔卡纳巴德也开办了类似的中心。^①

在下诺夫哥罗德、阿斯特拉罕和喀山的工厂船台，正在为土库曼斯坦的石油天然气部门利用里海大陆架运输石油产品和其他技术设施建造江海型船舶。

^①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о странами СНГ (по данным Минэкономразвития РФ). www.kaztrade.ru/russian_federation/cooperation/state/rf_sng.doc

在运输方面的合作看来也有前景。进一步发展铁路交通领域的互动很重要：要参与土库曼斯坦新铁路的建设与开发以及工业科技园区的现代化。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莫斯科对待比什凯克和杜尚别的政策没有原则区别，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情况类似，并严重依赖俄罗斯。在战术上自然应当有所不同，要结合两个共和国的精英、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的特点。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在长远战略方面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案。

应当坚持吸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与关税同盟、欧洲经济空间及欧亚联盟开展合作。同时，不应把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加入关税同盟看作是发展与这些国家经济政治关系的首要任务和可靠保证。发展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所有经济和政治任务，包括逐步统一经济立法的问题，都可以在现有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独联体自由贸易区条约》以及俄罗斯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保护和相互促进投资协定》的框架内解决，这两个国家是上述组织和协约的成员国。

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俄罗斯与这些国家的主要合作关系。在纳伦河上建设梯级中小型水电站是有前景而且是现实的，这将为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至于坎巴拉吉斯克水电站，鉴于大规模的投资以及吉尔吉斯斯坦政局不稳，其施工似乎太冒险了。而且，重要的是要使这个问题摆脱争议。必须让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真正参与项目的实施。

加强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人道主义伙伴关系，不仅会为俄罗斯进一步在中亚采取措施提供有益的经验，而且还将对其他许多相关问题产生长远影响。保证所开设的俄语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的生源将具有特殊的意义，还必须提高在两国首都设立的斯拉夫大学的教学质量。

俄罗斯拥有成为中亚领导者的历史、地理、经济和文化的可行性，尽管当地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一点都不模糊：一方面，它们回转到传统主义上；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个与俄罗斯没有关联的新知识阶层，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只对纯粹的务实合作感兴趣。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成功开明的年轻领导人圈子。对于这个圈子的人，俄罗斯没

有任何吸引力。实际上在所有的中亚国家也都有这种发展趋势，只是概率不同。

从全部情形看来，俄罗斯在面对当地社会的复杂情况时，既要针对执政的精英团体，也要针对那些未来的继任者，来制定政策。“阿拉伯之春”运动发生后，俄罗斯专注于抵御外部干预的扩大（保护的责任），以及全面维护地区稳定的立场，对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大部分精英来说，这似乎是十分可取的。因此，“机会之窗”在中短期开得更大了。由俄罗斯启动的深化经济一体化，可以成为促进保留世俗性政治制度的因素。

然而，伊斯兰教是中亚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之一，不能排除它会在一些国家执政（联合其他势力或独自执政）。那时，这个方案可能会对双边关系的调整有用，俄罗斯政府在制定关于中亚的长期战略时必须考虑到它。

（粟瑞雪 李燕 译）

【Abstract】 Russia and states of central Asia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each other.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central Asian fac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welve federal subjects of Russia share their border with the central Asia. Along this border region concentrate the Russia's considerab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tential, Central Asia is one of Russia's sales market. Central Asia is also the important energy source region of Russia. Russia strives to secure their status in central Asia, but it is facing all kinds of challenges, include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extremism, drug trafficking, transnational crime, illegal immigrants, and competi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Russia should take measur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safety, economy and immigration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Key Words】 Russia; Central Asia; Construction of relationship; Economic interests

【Аннотация】 Россия и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высшей степени зависят друг от друга.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перед ними возникают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вызовы. Двенадцать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граничат с регио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этих субъектах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 довольно круп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рынков сбыт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товаров и важным источником российских энергоресурсов. Россия всеми силами старается сохранять свой статус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о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рядом трудностей, в числе котор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терроризм, экстремизм, наркотрафик, 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реступность и нелегальная иммиграция, а также конкуренция с друг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Россия должна принять меры в сферах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экономики, иммиграции и укрепит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Аз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责任编辑 阎德学)

试论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合作 *

宋志芹 **

【内容提要】新世纪开始,在世界能源形势对能源出口国有利的大背景下,俄罗斯新领导人开始重视实施积极的对外能源战略,以获取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双重利益。位于中亚中心的乌兹别克斯坦因拥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欧亚大陆重要的能源过境国地位、对俄罗斯南部安全有着特殊意义而成为俄罗斯能源外交的优先对象。而乌兹别克斯坦也从发展国家经济、维护政权安全的角度,需要与俄罗斯开展能源合作。于是,从2004年开始,以勘探、开采、采购、运输、管道维修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俄乌能源合作迅速展开,并在短短几年里取得显著成效。俄罗斯成为对乌兹别克斯坦能源领域投资最多的国家,并垄断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出口。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世界能源形势出现的新变化对俄乌能源合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展望俄乌能源合作的未来,俄罗斯将失去对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采购和运输方面的优势地位,但在乌兹别克斯坦油气投资领域的优势将会继续保持;乌兹别克斯坦也会在增加国内天然气出口量方面对俄罗斯能源企业有所倚重。俄罗斯仍将是乌兹别克斯坦最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

【关键词】俄罗斯 乌兹别克斯坦 能源合作 动因 前景

【中图分类号】D83/8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2-0177-(24)

苏联解体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发展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非常重视。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地区的中心,扼守独联体的南大门,战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中的疏漏由作者负责。

** 宋志芹,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呼伦贝尔学院俄罗斯语言学院讲师,教研室主任。

略位置相当重要；乌兹别克斯坦始终对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采取不妥协立场，使其成为中亚地区稳定的主要支柱。对于希望主导中亚事务的俄罗斯来说，发展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至关重要。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中亚地区近一半的人口，境内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铀、黄金等战略性资源，一直以来都是俄罗斯商品的主要市场和原料来源地。乌兹别克斯坦自独立以来，长期面临着来自地区内部和邻国阿富汗的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毒品和武器走私、跨国组织犯罪等安全威胁，在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在安全问题上始终需要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培训军事人才等，使其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不可或缺的安全盟友。作为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是乌兹别克斯坦经济最重要的投资者和主要的商品销售市场。乌兹别克斯坦因自身政治模式、经济发展方式与西方国家迥异而备受其责难，俄罗斯不仅不干涉乌兹别克斯坦的内部事务，而且在关键时刻坚决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有力的国际支持（这一点在2005年安集延事件中得到鲜明的体现）。所有这些使乌兹别克斯坦在政治、安全与经济上都离不开俄罗斯。

能源合作是俄乌关系中两个关键因素之一（另一个是军事合作）。^①因此，通过对俄乌能源合作问题的考察，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两国关系的总体发展状况。尽管俄罗斯学术界对中亚问题相当关注，但单独研究俄罗斯同乌兹别克斯坦关系的学术成果仍相当单薄，^②且以研究俄乌政治和军事安全合作关系为主，单独以俄乌经济合作（其中涉及能源合作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

① Лаумулин М.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политологии и мировой геополитике. Том V: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 XXI столетии---Алматы: КИСИ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К, 2009 г. С.264.

② Мещеряков К. Российско-узбекские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основ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СПб.: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Петербур. ун-та, 2008. 262 С. ; Файзуллаев Д. Узбекистан. Друж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осле 'развода'//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3-12-31.№.12. С.14-16; Абдуллаев Е. Холодно-о горячём. Дискуссии. Устойчи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Россией в политик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цессы. 2005-08-31.№.2. С.119-126; Файзуллаев Д. Россия 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ерегруппировка сил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6-03-31.№.3.С.10-15; Файзуллаев Д. Узбекистан: новый "дрейф" на Запад?// ЭКО.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4. 2010. С.146-159; Евсеев В. 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узбек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3. №.6. С.66-74.

成果仅见于个别文章，内容较少且时间较早。^①至于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更少。^②

本文拟以俄乌能源合作为视角，通过对两国能源合作背景、合作状况的分析，进而对两国能源合作的发展水平和发展前景作一个展望，以达到更好地认识俄罗斯同乌兹别克斯坦双边关系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目的。

中亚是我国的近邻，中亚的稳定、发展与繁荣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中亚地区两个结构性支点之一（另一个是哈萨克斯坦）^③，对中亚事务有很大的影响力。通过对俄乌关系的研究，可使我国学术界更好地把握中亚地区的形势特点。另一方面，随着 2009 年 12 月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的建成并投入使用，乌兹别克斯坦不仅已成为我国从中亚引进天然气的重要过境国，而且还成为我国重要的天然气供应国。^④中国能源企业自 2005 年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油气领域以来，已经同乌兹别克斯坦在油气勘探、开采、深加工等方面展开了多个项目的合作和投资活动，在乌兹别克斯坦能源领域的地位不断巩固。因此，研究俄乌能源合作，可以使我们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对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外交，从而更好地维护我国的能源安全。

① Урдашев Б.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и России// Общество и экономика. 2004-08-31. No.7. С.344-350. ; Файзуллаев Д.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Газовые кладовы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5. No.5. С.41-45.

② 柳丰华的《俄罗斯与中亚—独联体次地区一体化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年）是目前国内研究俄罗斯对中亚政策以及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多边和双边关系的唯一一部专著，其中涉及到关于俄乌政治、军事安全、经济和能源合作的部分内容。另外，孙永祥的“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合作”（《国际石油经济》，2000 年第 4 期）对新世纪以来的俄乌能源合作并未涉及。冯玉军所撰“俄罗斯与中亚的能源外交”（《国际石油经济》，2007 年第 6 期）和张宁的论文“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现状”（《国土资源情报》，2009 年第 5 期）对俄乌能源合作问题也有涉及，但内容较为零散，不全面。

③ 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 年，第 172 页。

④ 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西起土库曼斯坦，途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在我国新疆霍尔果斯入境，全长 1833 公里，其中乌兹别克斯坦段 529 公里。自 2012 年 8 月乌兹别克斯坦开始通过该管道向我国供应天然气。从 2015 年起，供气量将达到每年 100 亿立方米。

一、俄乌能源合作的动因

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合作始于 2003-2004 年。上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直到新世纪初，俄乌政治关系冷淡，俄罗斯对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经贸、能源合作不重视，两国间的能源合作长期缺乏必要的条约法律基础，1999 年，俄罗斯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投资仅占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投资总额的 0.1%，为 34.7 亿美元，^①俄罗斯能源公司没有参与乌兹别克斯坦能源领域的一些大型项目。自 2004 年前后至今，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俄罗斯能源企业积极开拓乌兹别克斯坦能源领域，在油气勘探和开采等方面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姿态。到 2012 年，仅卢克石油公司（Лукойл）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三个油气开发项目，总投资就已经超过 20 亿美元。在所有投资项目实施期间，卢克石油公司计划再投入 50 多亿美元。^②俄乌能源合作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

（一）21 世纪初的世界能源格局

在世界能源消费中，石油占主导地位，天然气的地位日益增强。但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在全世界的分布极不平衡。全世界有 80 多个国家有石油蕴藏，但 90.7% 的石油储量分布在 12 个国家^③；世界上发现天然气的国家有 94 个，但 76% 的储量蕴藏在 12 个国家^④。其中位于欧亚大陆中央地带的波斯—俄罗斯—中亚里海地区，蕴藏着世界大约 65% 的石油储量和 73% 的天然气储量，被称为“世界能源供应的心脏地带”。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能源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能源出口国的变化。这首先表现为世界能源需求进入新的增长周期。1999-2004 年，世界一次能源需求从 88.84 亿吨油当量增至 102.24 亿吨油当量，年均增长 3.03%，其中 2004 年更是高达 4.3%（石油需求增长 3.4%），远远高于 1994-1999 年 1.38% 的年

① Файзуллаев Д.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Узбекистан. Друж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осле 'развода'//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3-12-31. No.12. С.14-16.

② И.Каримов обсудил с В.Алекперовым проекты "ЛУКОЙЛа" в стране, 20.04.2012. http://uzgeolcom.uz/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93%3A-qq-&catid=14%3A2011-09-06-07-47-14&Itemid=27&lang=ru

③ 庞昌伟：《俄罗斯能源外交：理论与实践》，博士论文，2002 年，第 6 页。

④ 同上，第 9 页。

均增长率^①。世界能源需求的上升导致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在世界能源供应格局中，也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中东的能源供应主导地位相对削弱。尽管中东依然是石油产量最多的地区，但俄罗斯在世界能源供应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2002年第一季度，俄罗斯的石油产量首度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俄罗斯成为各方争相聚焦和争夺的主要能源供应国，在世界能源市场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

（二）俄罗斯借能源外交实现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目标

俄罗斯是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是世界大国中唯一的能源输出国。据对俄罗斯能源的战略评估，俄罗斯的石油储量大约为 440 亿吨，约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 1/10。而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约为 47 万亿立方米，大约占世界总储量的 1/3。天然气预测储量约为 130 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储量的大约 40%。能源资源对俄罗斯的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俄罗斯燃料动力部门的产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 以上、联邦预算收入的 30%-50%、俄罗斯工业生产总值的 1/4 以上。^②在拥有丰富能源资源的同时，俄罗斯还拥有雄厚的能源工业潜力、地跨欧亚两洲的优越地理位置、连接东西和南北的管道运输系统等有利条件。所有这些成为俄罗斯开展能源外交的雄厚物质基础。

世界能源形势的变化和俄罗斯能源地位的提升，成为俄罗斯实施积极的能源外交战略的巨大推动力。2003年8月，俄罗斯出台了《2020年前的俄罗斯能源战略》，对未来相当长一时期内俄罗斯能源外交的目标、任务、实施原则和优先方向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新能源战略具有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利益的双重任务，其中独联体是俄罗斯能源外交的优先方向。

2002-2004年世界石油价格的暴涨引发了国际贸易中天然气价格的抬高，且涨幅大大超过预期。2004-2005年欧洲市场的天然气价格平均增长到

① 赵宏图：“世界能源格局的变化与调整”，《国际石油经济》，2006年第10期。

② Основ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 http://www.energy-exhibition.com/Zakon/Federal/Pravitel/strateg_energy_new.htm

每1000立方米130-150美元，^①而1996年每1000立方米仅为76美元。^② 俄罗斯开始尝到了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甜头。俄罗斯在欧盟国家的天然气市场占有主导地位，俄罗斯要保持并扩大在欧洲市场的存在，除了开发国内新的资源基地外，还瞄准了天然气资源丰富的中亚。为此，俄罗斯积极鼓励本国能源企业占领中亚市场，参与对中亚天然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并为此改造和扩建了中亚的天然气管道系统，为确保油气运输安全畅通创造条件。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也是天然气生产国和出口国，而且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生产和出口能力仅次于俄罗斯。因此，俄罗斯需要做的是将中亚国家天然气的生产及出口潜力吸收过来，通过穿越乌兹别克斯坦西北部的中亚—中央和布哈拉—乌拉尔天然气管道，将它们纳入本国的天然气资源再分配系统，作为自身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俄罗斯不仅获得了可以不间断地得到补充的天然气资源潜力，保持了对欧洲市场的天然气份额，而且通过低价买入中亚国家的天然气，再高价向欧洲卖出，从中赚取巨大的价格差。

俄罗斯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外交，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把能源活动作为“俄罗斯在最重要方向上加强地缘政治影响的因素”。中亚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9·11事件”后，中亚的地缘政治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乌兹别克斯坦因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和领空，成为美国的反恐盟友，乌美关系迅速升温，乌俄关系则持续冰冷。美国希望借助阿富汗反恐战争达到长期驻军中亚的目的，这显然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在这一背景下，能源外交成为俄罗斯实施对中亚地缘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俄罗斯有些分析家指出，与邻国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不同，对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部门进行投资很可能没有利润，因为它远离世界销售市场。^③但是，俄罗斯仍然加强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合作，其中的地缘政治因素应该是俄罗斯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能源合作的主要推动力。

① [俄]日兹宁著，王海运、石泽译审：《俄罗斯能源外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页。

② 同上，第53页。

③ Лаумулин М.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политологии и мировой геополитике. Том V: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 XXI столетии. С.88.

(三) 乌兹别克斯坦希望通过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加强国家经济实力，改善同俄的关系，并获得俄的安全保障和政治支持

乌兹别克斯坦也是油气资源相当丰富的国家。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11年》提供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乌兹别克斯坦已探明石油储量为6亿桶，天然气储量为1.6万亿立方米。^①天然气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1%，在全世界居第十九位，^②在中亚国家中仅次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在乌兹别克斯坦燃料能源结构中占据突出地位。2010年，天然气在乌兹别克斯坦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分别占88.9%和82.3%。^③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开采量快速增加，1999年突破了500亿立方米。2004年以后由于开采量增加，出口量开始稳定上升，达到开采量的20-25%^④（参见表1）。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主要出口至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表1 2000年以来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生产量、消费量和出口量统计

类 别	年（亿立方米）									
	2000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开 采 量	511	558	540	545	591	622	600	591	570	569
需 求 量	457	448	427	419	459	487	435	455	491	479
出 口 量	54	110	122	126	132	135	165	136	79	90

资料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2011年》转引自张宁：《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1991-2011），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页；Узбекистан в 2012 г. сохранил запасы нефти и газа на прежнем уровне – ВР. 13. 06. 2013. http://www.oilcapital.ru/upstream/210588.html?sphrase_id=31121; Узбекистан в 2011 г. сохранил запасы нефти и газа на прежнем уровне – ВР. 18. 06. 2012. http://www.oilcapital.ru/industry/163458.html?sphrase_id=31121

①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1”，转引自 Топлив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РФ. <http://rosenergo.gov.ru/upload/00043.pdf>

② Томберг И. Га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меняющемс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контексте//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12. №.1.С.7-22.

③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1”，转引自 Топлив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РФ.

④ Топлив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РФ.

除了作为天然气生产国，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中亚地区乃至欧亚大陆重要的能源过境国。中亚天然气主要的运输线路中亚—中央和布哈拉—乌拉尔都经过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土。乌兹别克斯坦现有天然气管道总长度达到 1.3 万多公里，^①沿途设有 250 多个增压站。^②中亚—中央和布哈拉—乌拉尔管道除了用于向俄罗斯及通过俄罗斯向欧洲出口乌兹别克斯坦本国的天然气外，中亚另一个天然气出口大国土库曼斯坦也通过该管道系统输出天然气，这使得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管道系统具有了国际意义。

矿产资源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独立和经济实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领导人将燃料能源资源摆在第一位。^③随着世界能源需求的增长和国际能源价格的上升，出口天然气和石油及其产品对于促进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发展、增加外汇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意义重大。为此，乌兹别克斯坦实施积极的能源战略，大力增加对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勘探和开采。

油气部门是乌兹别克斯坦国民经济最大和最重要的部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为国有公司，成立于 1998 年，由 6 个股份制公司组成，下辖几百个企业和组织。是中亚最主要的能源生产企业之一，每年开采天然气 700 亿立方米，液态氢 800 万吨，2011 年开采天然气约 630 亿立方米。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垄断了乌兹别克斯坦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运输、加工、销售，以及油气领域的招商引资。公司经营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和开采量，加快新油气田的开发，提高石油和天然气的加工和运输效果，采取积极措施吸引外国投资，进一步完善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工业的市场机制及组织管理。

在发展油气部门的过程中，除了依靠自身的力量，乌兹别克斯坦还希望为石油天然气项目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并为此积极开展国际能源合作。为改善本国投资环境，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鼓励外国资本进入其油气领域

① Ластовская М. Развитие нефтегаз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МРНиг. 2009 . №.08 (август). С.8-24.

② Топлив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РФ.

③ [乌兹别克]伊斯拉姆·卡里莫夫著，王英杰等译：《临近 21 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安全的威胁、进步的条件和保障》，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年，第 177 页。

的法律法规。如 2000 年 4 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颁布了“关于吸引外资勘探及开采石油、天然气措施”的第 2598 号总统令，提出了一系列吸引外国公司从事地质勘探工作的优惠政策。

实际上，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就曾努力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油气领域，但是没有成功。^①当时乌兹别克斯坦重视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在燃料动力领域的合作关系，而对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态度一度相当冷淡。^②1998年，美国安然公司放弃了对乌兹别克斯坦油气领域的投资计划，这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国际声誉打击很大。尽管三年后英国三位一体能源公司所属的“乌兹别克”公司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就合作开发乌兹别克斯坦西北地区的油气资源签署了产品分成协议，但2003年7月，英国最终将“乌兹别克”公司的股份出售给了俄罗斯“联合石油天然气公司”（СоюзНефтеГаз）。西方国家的能源企业相继放弃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投资计划，主要是由于乌兹别克斯坦投资环境差，交通运输设施不完善，且远离世界市场，输出所开采的天然气受制于俄罗斯等原因。^③这也使乌兹别克斯坦认识到，在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对外经济联系方面存在着客观的制约因素。为了为本国油气产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乌兹别克斯坦不得不同俄罗斯合作。

2003-2004年，乌美关系开始走下坡路。美国在一些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更使乌兹别克斯坦感到政权安全受到威胁。2005年安集延事件后，面对美国和欧盟国家对乌兹别克斯坦政权的指责和孤立，乌兹别克斯坦彻底投入俄罗斯的怀抱。乌兹别克斯坦希望以天然气作为筹码来换取俄罗斯对自己的安全承诺和国际支持。^④2004年6月，俄乌两国签署的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强调，燃料动力综合体是俄乌经济合作的优先方向之一。^⑤

① Дубнов А., Ребров Д. Ташкент торопит Москву. ЛУКОЙЛ и "Итера" обещали стать узбекскими разведчиками// Время новостей. 20 августа 2002.

② [俄]日兹宁著：《俄罗斯能源外交》，第193-194页。

③ Файзуллаев Д. Газовые кладовы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5-05-31. №.5. С.41-45.

④ Арсужин Е. Голубой, а не оранжевый: Узбекистан готов платить газом за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20.01.2006. <http://www.rg.ru/2006/01/20/uzbekistan.html>

⑤ Договор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партнерств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Республикой Узбекистан. <http://2004.kremlin.ru/text/docs/2004/06/65944.shtml>

二、俄乌能源合作状况

俄乌能源合作以天然气为主。自 2006 年起，乌兹别克斯坦还从俄罗斯进口部分石油，用于国内消费。目前，乌兹别克斯坦是俄罗斯在中亚油气领域投资第二多的国家，^①参与合作的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Газпром）和卢克石油公司。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是俄罗斯天然气系统自然垄断企业。公司的天然气产量占全国天然气总产量的 86% 以上，天然气储量和开采量均居世界首位。^②新世纪普京任总统以来，俄罗斯政权大大加强了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控制，以能源外交为手段，俄罗斯使该公司成为其实现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目标的代理人。^③2002 年 12 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Узбекнефтегаз）签署了“关于在天然气领域开展战略合作的协定”。根据该协定，双方的合作涉及采购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转运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在产品分成协议条件下，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直接参与乌兹别克斯坦油气田的勘探和开采；对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天然气运输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共四个方面。

对于卢克石油公司来说，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合作项目是其开拓国际活动领域和实施天然气战略方面的优先项目。卢克石油公司于 2004 年开始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开发领域。目前，卢克石油公司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天然气勘探开采方面。自 2007 年坎德姆（Кандым）—哈乌扎克（Хаузак）—沙德（Шады）—昆格勒（Кунград）气田项目进入工业开采以来，到 2013 年中期卢克石油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已经累计开采天然气 150 多亿立方米，2013 年计划开采 38-40 亿立方米，到

① 张宁：“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现状”，《国土资源情报》，2009 年第 5 期。

② [俄]日兹宁著：《俄罗斯能源外交》，第 503 页。

③ Лаумулин М. «Газпром» как ТНК и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6. №.5. С.41-54.

2020 年计划将天然气开采量增至每年 170 亿-180 亿立方米^①。卢克石油公司在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投资规模和天然气开采量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为实施坎德姆—哈乌扎克—沙德—昆格勒气田项目和吉萨尔和乌斯秋尔特中部项目，公司 2013 年投资 6.785 亿美元，合同期内总投资额为 43 亿美元。^② 2010 年末，卢克石油公司宣布每年从乌兹别克斯坦向中国供应 100 亿立方米天然气。

中亚国家的天然气对于俄罗斯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俄罗斯希望将中亚的天然气长期、大规模地吸收到自己的燃料能源体系中。这不仅可以为后代储存俄罗斯北部天然气资源，还可以使公司保持并增加在传统欧洲市场的出口份额，并及时应对独联体国家天然气需求的增加。中亚天然气比俄罗斯北极圈内的天然气开采成本低，开采中亚天然气将使公司获利更多，这样可以降低俄罗斯公司的投资压力，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一）天然气采购和运输合作

2002 年 12 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署的“关于在天然气领域开展战略合作的协定”规定，2003-2012 年，俄罗斯将长期购买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从 2003 年的 50 亿立方米，增加到 2005 年以后的每年 100 亿立方米。

与天然气贸易相比，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对于发展同乌兹别克斯坦的油气过境运输合作更感兴趣。因为比起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出口能力要大得多。2003 年 4 月 10 日俄土政府签订的“天然气领域合作协议”规定，土库曼斯坦在 25 年内（2003-2028 年）向俄罗斯出口天然气 2 万亿立方米，供气量从 2004 年的 50 亿立方米增加到 2007 年以后的每年 700

① Лукойл планирует в 2013 году добыть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до 4 кубов газа-Алекперов. 21.06.2013. http://www.ngv.ru/news/lukoil_planiruet_v_2013_godu_dobyt_v_uzbekistane_do_4_kubov_gaza_alekperov/?sphrase_id=4485

② "ЛУКОЙЛ" в 2013 г. приступит к активной фазе реализации проектов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28. 12. 2012. http://www.oilcapital.ru/company/191917.html?sphrase_id=31121

亿-800 亿立方米。2003 年 7 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获得了经过乌兹别克斯坦转运中亚天然气的运营商地位。^①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每隔几年还要签署具体的天然气采购和运输合同，协议有效期一般截止到当年的 12 月 31 日。2005 年 2 月 5 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运输公司签署了 2006-2010 年天然气运输合同，后顺延至 2011-2012 年。2012 年 12 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副总裁梅德韦杰夫（Медведев）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双方签署了 2013-2015 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向乌兹别克斯坦采购天然气以及天然气运输合同。

根据 2013-2015 年期间俄乌天然气采购合同的规定，天然气工业公司 2013 年从乌兹别克斯坦采购了 75 亿立方米天然气。

（二）油气投资合作

为了达到对中亚资源的控制，仅靠垄断中亚天然气的出口是不够的。俄罗斯能源企业还参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大型油气田的勘探开采，这是俄乌能源合作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1、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参与的投资项目

1) 沙赫帕赫塔（Шахпахты）项目

共同开发乌斯秋尔特（плато Устюрт）地区的沙赫帕赫塔气田，是俄乌能源合作的试验性项目。根据 2002 年 12 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署的“关于在天然气领域开展战略合作的协定”，2004 年 4 月 14 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署《产品分成协议》，对沙赫帕赫塔气田进行补充开采。沙赫帕赫塔气田位于乌斯秋尔特高原东南部，自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开采，2002 年由于设备老化而停产，目前剩余储量为 77 亿立方米。协议有效期为 15 年，双方按 50/50 对产品进行分成。该项目是俄乌间第一个产品分成协议。至今乌斯秋尔特油气区共开发了 15 个油气田，其中沙赫帕赫塔气田最为有名。乌斯秋尔特地区具有很好的开采前景，而且该地区与通向俄罗斯

^① Панфилова В.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ждут Путина. Глава "Газпрома" подготовил почву для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с Исламом Каримовым//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4 июля 2003.

的天然气管道干线相邻，这意味着所开采的天然气能够快速地被运输到消费市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自 2004 年 8 月在该气田恢复开采天然气，到 2012 年已累计开采 21 亿立方米。^① 2012 年全年共开采天然气 2.8 亿立方米，比 2011 年增长了近 40%。^②

2) 乌斯秋尔特项目

2006 年 1 月 25 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署了《关于对乌斯秋尔特地区投资区块进行地质研究主要原则的协议》，规定将对乌斯秋尔特地区 7 个投资区块进行地质研究，同时协议规定，一旦该地区发现有开发前景的油气产地，将在产品分成协议的条件下给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开发的优先权。这 7 个投资区块总面积为 38000 平方公里，占整个乌斯秋尔特具有开发前景的油气区的 60% 多。这 7 个投资区块中，较有名的是乌尔嘎（Урга）、库阿内什（Куаныш）、阿科恰拉克（Акчалак）区块。据乌兹别克斯坦地质专家预测，这些区块油气田的天然气储量将超过 7000 亿立方米。^③自 2007 年起，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对该地区进行了地质勘探。2009 年 5 月，在沙赫帕赫塔投资区块内发现了德热尔（Джел）气田，并于 2010 年 8 月获得了天然气工业开采量。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目前正在对该气田的天然气储量、工业前景等进行评估。

2、卢克石油公司参与的投资项目

1) 坎德姆（Кандым）—哈乌扎克（Хаузак）—沙德（Шады）—昆格勒（Кунград）气田开发项目

2004 年 6 月卢克石油公司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署《产品分成协议》，合同期 35 年（2004-2039 年）。协议规定双方共同开发位

① 参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海外公司网站：<http://gazprom-international.com/ru#ru/operations/country/uzbekistan?overlay=true>

② Добыча газа на Шахпахты увеличится на 40%. 11.12.2012. <http://gazprominternational.com/ru#ru/news-media/articles/dobycha-gaza-na-shahpahty- uvelichitsya-na-40>

③ 2008 年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放弃了对乌尔嘎、库阿内什、阿科恰拉克区块的开发。2008 年 5 月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就上述区块签署了产品分成协议。2013 年 5 月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到 2013 年年底，公司将放弃所有在乌的油气上游产业项目，包括对上述区块的勘探开发。

于乌兹别克斯坦西南部布哈拉州（Буха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的坎德姆—哈乌扎克—沙德气田和位于乌兹别克斯坦西北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Республика Каракалпакстан）的昆格勒气田。项目总投资额超过 30 亿美元，合同区块天然气蕴藏量为 2830 亿立方米，凝析油 800 万吨。其中最大的坎德姆气田天然气蕴藏量超过 1500 亿立方米，计划最大年开采量约为 90 亿立方米。合同期内天然气开采量累计达到 3000 亿立方米。在双方组建的财团中，卢克石油公司占 90% 的股份，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占 10% 的股份。该项目是俄乌石油天然气领域的第一个投资项目，从投资规模来说，是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实施的最大规模的项目，对于俄乌两国都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实施此项目，卢克石油公司向世界天然气市场迈出了第一步。卢克石油公司总裁阿列克佩罗夫（Алекперов）说，卢克石油公司向实现自己的目标迈进了一步，即不仅成为规模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同时也在世界天然气市场占有应有的地位。而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来说，能与世界能源市场上的领先者合作，是走向世界天然气市场的现实机会。^①

2007 年 11 月，卢克石油公司正式开始对哈乌扎克的天然气进行工业开采，成为第一个在乌兹别克斯坦开采天然气的外国公司。作为坎德姆—哈乌扎克—沙德—昆格勒气田开发项目的一部分，哈乌扎克气田的开采量将占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开采总量的 20%。^② 在卢克石油公司 2012—2021 年发展战略规划中，计划将布哈拉州哈乌扎克气田的天然气开采量增至每年 30 亿立方米。^③

2012 年 8 月，卢克石油公司副总裁库兹涅佐夫（Кузнецов）宣布，该公司已经完成了对昆格勒的地质勘探工作，发现了舍格（Шеге）气田，并计划在近两三年内开始开采。

① Файзуллаев Д.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Газовые кладовы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5. №.5. С.41-45.

② Кахаров Д. Газ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приведет ли к увеличению его экспортных цен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маневрирование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8. №.6. С.125-141.

③ ЛУКОЙЛ. Программ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группы ЛУКОЙЛ на 2012-2021 годы. 01.12. 2011. <http://neftegaz.ru/news/view/100864/>

2) 吉萨尔 (Гиссар) 和乌斯秋尔特中部开发项目

2007年1月23日,俄罗斯“联合石油天然气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就吉萨尔和乌斯秋尔特中部产地签署《产品分成协议》。双方按30/70进行产品分成,合同期为36年。2008年2月,卢克石油公司获得了“联合石油天然气公司”的控股权,成为该项目的实际操纵者。项目探明天然气储量约为1万亿立方米,石油约1.5亿吨。项目总投资为12亿美元。在获得该项目后,卢克石油公司总裁阿列克佩罗夫说,“乌兹别克斯坦是卢克石油公司国外经营的重要地区之一,扩大在该国的业务活动完全符合公司的长期战略目标。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对卢克石油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活动给予积极的评价,并赞同我们参与此项目,我们对此感到满意”。^①

2011年末,公司开始在吉萨尔的德扎尔库杜克(Джаркудук)、扬吉(Янги)、克济尔恰(Кызылча)气田开采天然气。初期阶段计划年开采天然气11亿立方米,^②下一步还将开采阿达姆塔什(Адамташ)和古姆布拉克(Гумбулак)气田,并计划到2017年将吉萨尔地区的天然气开采量增至80亿立方米。^③2012年,卢克石油公司在吉萨尔西南投资区块又发现了新的天然气田和凝析气田。

3) 咸海项目

卢克石油公司还积极参与了乌兹别克斯坦规模最大的项目——开发咸海乌兹别克斯坦海域,预计该海域天然气储量为1万亿立方米,石油1.5亿吨。^④2006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卢克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韩国国家石油有限公司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了《产品分成协议》,卢克石油公司享有10%的产品份额。^⑤合同期限35年,自2007年1月生效,项目总投资额将超过

① Лукойл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новые углеводородные активы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Узбекистане. 08.02. 2008. <http://www.lukoil.ru/press.asp?id=1368>

② ЛУКОЙЛ начал добычу газа в блоке Юго-Западный Гиссар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30.12. 2011. <http://neftegaz.ru/news/view/101136/>

③ LUKOIL Overseas Uzbekistan Ltd получит синдицированный кредит в размере 500 млн долл США. 31.03. 2012. <http://neftegaz.ru/news/view/102098/>

④ 张宁:“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现状”,《国土资源情报》,2009年第5期。

⑤ 2012年初卢克在该项目的产品份额增加至26.6%。

20 亿美元。该项目目前仍处于地质勘探阶段。未来一旦咸海段碳氢化合物储量得到证实，卢克石油公司准备投资数十亿美元。

（三）合作改造和扩建天然气运输系统

俄罗斯能源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活动直接取决于乌境内天然气管道设施的状况。中亚—中央和布哈拉—乌拉尔天然气管道经过乌兹别克斯坦西北部与俄罗斯相连，主要用于中亚天然气过境运输。这些管道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在中亚有多条支线。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段由于年久失修，导致故障率较高，其年输送能力不足 550 亿立方米。随着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向俄罗斯供应天然气规模的扩大，必须对这些管道进行大规模的维修改造，以满足不断增加的运力要求。2007 年 5 月，俄、土、乌、哈四国总统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到 2010 年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的运输能力将扩充至每年 700—800 亿立方米。

2008 年 9 月，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期间，双方就共同建设中亚新的天然气管道达成协议。新管道计划与旧的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并行铺设，从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德里扬雷克（Дарьялык）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到达哈萨克斯坦的别依涅乌（Бейнеу），从而满足土库曼斯坦急剧增加的天然气过境乌兹别克斯坦的需要。建成后，该管道的运力将达到每年 300 亿立方米，其长度近 400 公里，在乌境内有 320 公里，^①项目费用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共同承担。2009 年初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期间，双方再次确认 2008 年两国政府的协议。同时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总裁米勒（Миллер）宣布，俄乌将就建设与现有天然气管道并行的新天然气管道进行技术经济论证。^②

但工程的技术经济论证始终没有进行，主要原因是世界金融危机使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出现了财政困难。同时，随着近年来俄罗斯对中亚天然气采购规模的缩小，对中亚天然气管道的扩建工作变得不那么迫切。长期以来，俄

① 张延萍：“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工业的现状与未来”，《国际石油经济》，2010 年第 1 期。

② Восточный транзит: Энергетика и транспорт стали ведущей темой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и Ислама Каримова. 26.01. 2009. <http://www.rg.ru/2009/01/26/medvedev-karimov.html>

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原指望通过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运输系统的投资改造达到控制其天然气运输系统的目的，但是没有成功（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曾希望得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下属天然气运输公司44%的股份^①）。在推动能源合作领域对外联系多元化的同时，乌兹别克斯坦希望保持最大的行动自由。

（四）天然气深加工合作

到目前为止，比起俄乌在油气勘探、开采、采购、运输等上游和中游产业的有效合作，两国在天然气深加工即下游产业方面的合作还比较少。

早在2004年，俄乌就曾规划过以穆巴列克天然气加工厂为基础，合作生产压缩天然气的项目。2004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下属子公司—天然气运输建设公司也曾中过标，并为促成该项目成立了合资公司。当时该项目价值2.215亿美元。由于工艺生产设备价格的上涨，2008年6月天然气运输建设公司建议增加项目投资，但遭到乌兹别克斯坦的拒绝。2008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重新对穆巴列克天然气加工厂的压缩天然气生产设施工程项目进行设备及安装（负责安装和启动调试）招标，最后注册在瑞士的一家公司（Zeromax GmbH）中标。

目前俄乌间仅有的一个天然气深加工项目是年加工能力为80亿立方米的坎德姆天然气加工厂。该项目曾计划于2011年投产，后推迟到2016年。2011年，卢克石油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对该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协议。项目总投资为30亿美元，计划建设120口油气井以及增压站、生活设施、公路、铁路等配套设施。^②

三、对俄乌能源合作的评价与展望

通过以上对俄乌能源合作状况的考察，可以认为，俄乌能源合作开展的时间虽不长，但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表现为：

① Никольский А., Дерягина О. Власть/деньги. "Газпром" получил свое// Ведомости. 07 августа 2003.

② «ЛУКОЙЛ» запустит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ГПЗ в Буха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 августе 2016 года. 09.09.2011. <http://www.uzdaily.uz/articles-id-8148.htm>

首先，俄罗斯获得了对乌兹别克斯坦能源领域的投资优势。到 2012 年，俄罗斯对乌兹别克斯坦油气领域的投资额累计已达到 50-60 亿美元^①，仅卢克石油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三个项目的总投资额就已经超过 20 亿美元，居所有外国公司之首。通过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签订产品分成协议，俄罗斯能源企业控制了乌兹别克斯坦大多数有开发前景的油气产地。

其次，俄罗斯公司是迄今为止唯一开始在乌兹别克斯坦开采天然气的
外国公司，且天然气开采量在逐年增加。2008 年底，俄罗斯公司天然气
开采量占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开采总量的 5.5%^②。到 2012 年底，这一数字上
升到了 7.7%。^③尽管份额不大，但在稳定上升。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在乌
兹别克斯坦的项目还未进入开采阶段。而且现有俄罗斯公司的所有开采项
目都仍处于初期阶段，未来几年内俄罗斯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开采天然
气的份额肯定会继续增加。根据卢克石油公司 2012-2021 年的战略发展规
划，公司在未来十年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增加天然气开采量，年平均增长速
度为 3.5%。

最后，俄乌在天然气采购和运输方面的合作成绩显著。在 2009 年 12 月
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建成之前，乌兹别克斯坦除了俄罗斯方向的天然气出
口通道外，没有其他替代性出口路线。因此，这在客观上使乌兹别克斯坦
对于向俄罗斯出口天然气有兴趣。2010 年之前，俄罗斯几乎垄断了乌兹别克
斯坦的天然气出口。如 2008 年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的天然气 90% 以上都流
向了俄罗斯，只有不超过 10% 的天然气用于供应邻国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
斯坦。^④同时，2009 年之前，欧洲市场天然气需求旺盛，俄罗斯对中亚天

① Андреева О. Российско-узбекск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акое будущее? 06.03.2012. [http:// www. klubsmi .ru/ekonomiks/6248.html?task=view](http://www.klubsmi.ru/ekonomiks/6248.html?task=view)

② Парамонов В., Столповский О., Строков 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нефтегазово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прогнозы и риски 12.10.2009. <http://www.easttime.ru/analitic/1/1/715.html>

③ 2012 年卢克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开采天然气 41 亿立方米，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开采了 2.8 亿立方米，根据 BP《世界能源统计 2012 年》，2012 年全年乌兹别克斯坦共开采天然气 569 亿立方米。

④ Парамонов В., Строков А., Столповский О. Российское нефтегазово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прогнозы и риски 12.10.2009. <http://www.easttime.ru/analitic/1/1/715.html>

然气的采购量很大。2006-2008年期间，俄罗斯仅对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采购量就达到400多亿立方米（参见表2），这使俄乌天然气运输合作也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然而，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天然气市场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在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下，欧洲各国经济复苏缓慢；加上欧洲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欧洲的天然气需求量下降。根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资料，2009年欧洲市场的天然气需求下降了7%（约440亿立方米）。^①美国页岩气的大规模开发和全球LNG（液化天然气）产能的增加，使欧洲市场的天然气供应量大幅增加。在欧洲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来自卡塔尔等国的LNG现货气价远低于俄罗斯的长期合同管道气价。

在天然气传统消费区域美国发生“页岩气革命”和欧洲的消费需求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亚太地区的天然气需求却在稳步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中国的天然气产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天然气消费量从2000年的238亿立方米增长到2008年的778亿立方米，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6%。^②中国已经成为拉动世界天然气需求的重要力量。为保证天然气的安全供应，中国不断加强天然气领域的对外合作。拥有丰富天然气资源、产量和出口量可观的中亚因同中国相邻的地理位置、不断加强的政治经济友好合作关系而成为中国进口天然气的首选地区。2009年12月建成的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成为中国首条陆上引进境外天然气资源的战略管道。

2008-2009年全球天然气市场出现的新变化对俄乌能源合作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导致两国在天然气采购、运输等方面的合作水平明显下降。2008年3月，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三国共同决定，从2009年起，中亚天然气价格将完全参照欧洲市场的天然气价格确定。欧洲天然气

① Махмудов Д. Оценка нефтегазовых запасо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х рынков их сбыта (ЕС и Китай)//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11.Том.14. Выпуск 3. С. 183-197.

② 朱世宏等：“世界天然气市场变局与中国的对策思考”，《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需求的下降和中亚天然气的集体涨价，使俄罗斯在优先向欧洲销售本国生产的天然气的前提下，对中亚天然气的采购规模大大降低。（参见表2）

表 2 2005-2012 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对中亚天然气的采购量

国 别	年（亿立方米）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乌兹别克斯坦	82	93	96	142	154	139	80	87
土库曼斯坦	38	410	426	423	118	107	112	109
哈萨克斯坦	60	72	85	96	101	124	119	116

资料来源：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网站 <http://www.gazprom.ru/>

由表 2 可见，从 2009 年开始，俄罗斯对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采购量降幅最大。因为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变得最贵，除了天然气本身的价格外，俄罗斯还要向乌兹别克斯坦等支付运输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过境费。

2009 年 12 月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的建成，标志着中亚国家寻求天然气出口多元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中亚天然气开始出现分流现象。2010 年 6 月，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签署天然气购销框架协议，乌兹别克斯坦将通过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每年向中国供应 100 亿立方米天然气。2012 年 8 月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开始向中国供气，并计划于 2015 年达到每年 100 亿立方米。乌兹别克斯坦向中国供应天然气，标志着俄罗斯对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的出口垄断成为历史。

展望近、中期俄乌能源合作的前景，考虑到 2009 年后俄罗斯对欧洲出口天然气规模的持续大幅下降（参见表 3），欧盟积极推进实施天然气进口多元化战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因此，未来欧洲不大可能大幅增加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前景不容乐观。^①

^① 黄绪春等：“欧洲天然气现货贸易发展及其对俄欧天然气合作的影响”，《国际石油经济》，2012 年第 12 期。

表3 2005-2011年俄罗斯管道气出口量。单位：亿立方米

年份	出口总量	向非独联体国家出口量	向独联体国家出口量
2005	1872	1598	274
2006	1820	1618	202
2007	1713	1544	169
2008	1743	1584	159
2009	1507	1205	303
2010	1527	1074	453
2011	1617	1170	447

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网站。转引自，黄绪春等：“欧洲天然气现货贸易发展及其对俄欧天然气合作的影响”，《国际石油经济》，2012年第12期。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将不会增加对中亚天然气的采购量。而且，如果俄罗斯国内天然气开采量在未来几年里得以增加的话，那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甚至有可能继续降低从中亚采购天然气的规模。^①考虑到未来几年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出口量不会有很大的提升（有专家预测，2016年前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出口量将会保持在120亿-135亿立方米的水平，到2020年最多不超过170亿-180亿立方米。^②），再加上从2015年开始每年要向中国出口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因此，可以认为，未来几年俄乌在天然气采购和运输方面的合作规模将很可能保持在危机后的水平。

尽管未来几年俄乌在天然气采购和运输方面的合作水平会有所降低，但笔者认为，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不会终止。从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合作中获取经济利益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将能源合作视为对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施加影响的手段之一。2012年夏乌兹别克斯坦暂停其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资格的外交举动，使俄罗斯对中亚地区可能发生的地缘政治

① Лукин О. Если Газпром меняет приоритеты...// Нефтегазовая Вертикаль. 2011. № 18. С. 81-83.

② Устименко А. Нефтегазовая отрасль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нестабильн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24.04. 2013. <http://oilnews.kz/1/analitika/neftegazovaya-otrasl-uzbekistana-nestabilnye-perspektivy/>

变局表现出明显的忧虑。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不会轻易放弃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至于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尽管国内天然气需求紧张，又有向中国供气的出口任务，但乌兹别克斯坦也不太可能终止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除非双边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①毕竟在事关地区稳定、政权安全、经济发展等问题上，乌兹别克斯坦对俄罗斯还有诸多诉求。

同时，俄乌在天然气勘探、开采方面的合作进展较为顺利，俄罗斯在对乌兹别克斯坦油气投资方面的优势地位一时也难以被其他国家所取代。考虑到卢克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开采量不断提升（预计到 2017-2018 年生产规模将增加至 180 亿立方米），未来卢克公司在增加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天然气产量和出口量方面的作用将会不断凸显。2010 年 10 月卢克公司承诺，2014 年后公司将每年从乌兹别克斯坦向中国供应 100 亿立方米天然气，这将使卢克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开采项目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向中国供气的主要保障。^②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将使乌兹别克斯坦对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继续保持兴趣。

【Abstract】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situation of the global energy markets was favorable to the energy-exporting countries. The new Russian leaders began to pay much attention to implementing an active foreign energy strategy in order to get geo-economic and geo-politics interest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Central Asia, Uzbekistan has abundant natural gas resources. Meantime, as an important energy transit country in Eurasia, Uzbekistan show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ecurity in southern Russia, which made Uzbekistan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in Russia's energy diplom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zbekist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needs for maintaining the security of the regime, Uzbekistan also needs to cooperate with Russia. Under this situation, from 2004, Russia and Uzbekistan have developed the energy cooperation rapidly in such areas as exploration, mining, procurement,

① Устименко А. Нефтегазовая отрасль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нестабильн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24.04. 2013. <http://oilnews.kz/1/analitika/neftegazovaya-otrasl-uzbekistana-nestabilnye-perspektivy/>

② Там же.

transportation, and pipeline maintenance and construction, and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just a few years. As a result, Russia became the largest investor in the energy sector of Uzbekistan, and monopolized the gas exports of the country. However, follow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world energy situation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Russia-Uzbekistan energy cooperation.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of the two countries' cooperation, although Russia might lose the dominance in procurement and transportation of Uzbekistan's natural gas, the advantages of investing in oil and gas fields in Uzbekistan will continue to maintain. Furthermore, for the needs to increase natural gas exports volume, Uzbekistan has to rely on Russia energy companies. So Russia will remain the most important energy partner of Uzbekistan.

【Key Words】 Russia, Uzbekistan, Energy Cooperation, Motives, Future

【Аннотация】 В начале 21-го века мирова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была выгодна странам-экспортерам энергетики, что побудило новое рус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активно проводить внешнюю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ую стратегию, чтобы получить ге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Узбекистан, находящийся в центр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располагает богатым запасом газа, является и важной страной транзита в евразийском континенте. Он ещё играет особую роль в обеспечен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южной границы России. Всё это делает его приоритетным объектом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России. Чтобы развива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экономику, сохраня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режим, Узбекистан был склонен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с Россией в ТЭК. И с 2004 года российско-узбек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в нефтегазовой отрасли стало интенсивно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в таких сферах, как геологоразведка и разработка нефтегазовых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й, закупка и транспортировка газа,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и увеличение пропускной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узбекских участков газопроводов.

Через 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Россия уже заняла первое место по вложенным инвестициям в ТЭК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и монополизировала экспорт газа. Но в условиях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новая тенденция мировой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оказала глубок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русийско-узбек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то Россия будет лишаться статуса лидера в закупке и транспортировке узбекского газа, но сохранять св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во вложении инвестици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будет всё больше рассчитывать на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 компания в увеличении объёма газового экспорта. Россия остан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партнёром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по нефтегазов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я, Узбекистан,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отивация, перспектива

(责任编辑 阎德学)